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17

錢賓四先生全集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聯經



A89015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自序	一五
----	----

第一章 引論	一
--------	---

上 兩宋學術	一
--------	---

下 晚明東林學派	八
----------	---

第二章 黃梨洲	二五
附 陳乾初 潘用微 呂晚村	

傳略·····	二五
---------	----

學術思想之大要·····	二六
--------------	----

一 梨洲論劉蕺山·····	二六
---------------	----

二 梨洲論王陽明·····	二八
---------------	----

三 梨洲晚年思想·····	三〇
---------------	----

四 梨洲經史之學·····	三二
---------------	----

五 梨洲之政治理想·····	三八
----------------	----

梨洲同時幾位學者與梨洲思想之關係·····	四一
-----------------------	----

一 陳乾初·····	四二
------------	----

小傳·····	四二
---------	----

乾初與梨洲之交游·····	四三
---------------	----

乾初論學要旨及梨洲之意見·····	四四
-------------------	----

乾初大學辨要旨·····	五四
--------------	----

二 潘用微·····	六〇
------------	----

小傳……………六〇

潘用微軼事……………六一

潘用微求仁錄大意……………六五

黃梨洲駁潘用微……………七五

三 呂晚村……………八三

小傳……………八三

呂晚村與梨洲兄弟之交游……………八四

呂晚村之尊朱關王論……………八九

呂晚村四書講義……………九四

### 附錄

陳乾初大學辨……………一〇五

第三章 王船山……………一一四

傳略	一一四
----	-----

學術大要	一一五
------	-----

船山政治理想	一四一
--------	-----

第四章 顧亭林 附 馬驪	一四七
--------------	-----

傳略	一四七
----	-----

學術大要	一四九
------	-----

亭林之政治理想	一七九
---------	-----

亭林與梨洲兩人之異同	一八四
------------	-----

附 馬驪傳略	一八八
--------	-----

著述大要	一八八
------	-----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	一九五
------------	-----

習齋傳略	一九五
學術大要	一九六
恕谷傳略	二四八
學術師友大要	二四九

## 第六章

### 閻潛邱毛西河

附 姚立方 馮山公 程綿莊 胡東樵 顧宛溪 …… 二七五

潛邱傳略	二七五
潛邱之考據及其制行	二七六
西河傳略	二八二
西河軼事及其著書之道德	二八三
西河潛邱兩人對理學之態度	二八五
潛邱西河辨古文尙書眞僞	二九六



第七章

李穆堂

附 萬孺廬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謝山

蔡元鳳

·····三二三

傳略

·····三二三

清初之朱陸異同論

·····三二五

穆堂之朱陸異同論

·····三三六

附 萬孺廬

·····三五七

王白田與朱止泉

·····三五九

全謝山

·····三七九

蔡元鳳

·····三八二

第八章

戴東原

附 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三八五

傳略

·····三八五

戴學大要·····	三八七
-----------	-----

戴學與江永·····	三八七
------------	-----

東原論學之第一期·····	三九三
---------------	-----

戴學與惠棟·····	四〇一
------------	-----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四〇六
---------------	-----

東原言義理三書·····	四〇九
--------------	-----

東原哲學之大體·····	四二二
--------------	-----

原善·····	四二二
---------	-----

緒言·····	四二九
---------	-----

孟子字義疏證·····	四三九
-------------	-----

東原思想之淵源·····	四五〇
--------------	-----

戴學之流衍·····	四六二
------------	-----

戴學與程瑤田·····	四七二
-------------	-----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四八五

傳略……………四八五

學術述要……………四八六

文史通義與經學……………四八六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四九四

經學與史學……………四九九

學問與功力……………五〇二

纂類與著述……………五〇六

著述與事功……………五一一

性情與風氣……………五一六

專家與通識……………五二一

方法與門路……………五二七

校讎與著錄……………五三一

實齋學風之影響……………五三四

實齋文字編年要目……………五三五

附 袁簡齋……………五五〇

簡齋論學語……………五五一

汪容甫……………五六一

容甫學述大要……………五六一

## 附錄

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五七一

##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五八三

里堂傳略……………五八三

里堂著述大要……………五八三

里堂論性善·····	五八五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五九四
里堂論一貫忠恕·····	五九七
里堂論同異一多·····	六〇〇
里堂論漢學考據·····	六〇三
里堂論命·····	六一五
芸臺傳略·····	六一七
芸臺論學宗旨·····	六一七
次仲傳略·····	六三二
次仲與東原·····	六三三
次仲之復禮論·····	六三四
次仲之好惡說·····	六三九
次仲論慎獨格物·····	六四四



次仲論漢學流弊……………六四六

次仲之史學……………六五七

附 許周生……………六五九

周生論學語……………六六〇

方植之……………六六九

方氏論學大要……………六六九

## 第十一章

龔定菴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六七七

一 常州莊氏……………六七七

二 劉宋……………六八一

三 魏默深……………六八五

四 龔定菴……………六八九

傳略……………六九〇

定菴之論政……………六九〇

定菴之論學……………七〇七

五 戴子高……………七一七

六 沈子敦……………七一九

七 潘四農……………七三〇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 羅羅山……………七三九

傳略……………七三九

曾氏學術淵源……………七三九

曾氏之風俗論……………七四九

曾氏之禮論……………七五八

曾氏之文章論……………七六七

附 羅澤南……………七六九

羅氏學術大要……………七七〇

##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 朱鼎甫……………七七七

傳略……………七七七

著書大要……………七七七

東塾遺稿……………七八二

東塾論漢學流弊……………七八三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七九五

附 朱鼎甫……………八一二

鼎甫論學語……………八一二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八二七
------	-----	-------	-----	-----	-----

傳略	八二七
----	-----

康氏之長興講學	八二八
---------	-----

康氏之新考據	八三八
--------	-----

康氏之大同書	八六五
--------	-----

康氏思想之兩極端	八八六
----------	-----

康氏之孔教論	九〇〇
--------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	九二七
-------------	-----

#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許周生 方植之

## 里堂傳略

焦循，字里堂，揚之甘泉人。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年五十八。以舉人應禮部試不第，即奉母家居不出。母卒，即託疾閉戶，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著書數百卷，皆精博。

##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與東原

里堂論學極重戴東原，謂：「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雕菰樓文集卷七申戴又曰：「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



論語通釋  
之年代

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爲孔子之義理也。」

文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學士書

是里堂論學，亦主以訓故明義理，仍是「經學卽理學」之見也。其先嘗

爲論語通釋，在嘉慶甲子，

此據文集卷十六論語通釋自序，木犀軒叢書所刻論語通釋前序作癸亥，先一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七有焦循的論語通釋一篇，考論與此異，可參看。

里堂年四十二，其書體例卽倣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而作。文集序通釋凡十二篇：曰聖、曰

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

阮芸臺通儒揚州焦君傳亦作十二篇，蓋據文集序言之。

今刻通釋凡十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仁、曰聖、曰大、曰

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增異端、多、

據三篇，而次序亦異。疑木犀軒本乃里堂以後改定之本。文集編次於嘉慶二十二年丁

丑，里堂年五十五，距其卒尙三年，今刻通釋殆尤後，出里堂晚年也。里堂又爲論語補

疏，書成於丙子，里堂年五十四。自序謂：「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就正於吾友汪孝嬰，

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

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自丙子上推十二年，

則甲子也。故知今文集所收通釋序乃原稿，後通釋略有增廣而易其序文，乃誤記爲癸亥



性善乃性  
能覺於善

所謂性善，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聞之者耳。……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之所謂偽也，為也。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

孟子正義「滕文公為世子」章，  
參讀文集卷九性善解五篇。

里堂論義  
之時變

里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進化言之，其說亦本於東原，而人類之自以其智慧而進化者，其一段之歷程，里堂名之曰「變通」，變通之所得即善也，仁義則善之大者。故曰：

仁義由於  
能變通

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

正義「性猶  
杞柳」章。

變通所以  
爲利

人。類。何。以。必。出。其。智。慧。以。求。變。？里堂則曰：變化所以爲利。故曰：

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

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羸蠃之肉，飢則食，飽則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卽一義而已矣，卽一智而已矣。正義「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章。

故人性之善否，視其心知之智愚。智則能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故曰善；不智則不能變而之於宜而不得其利，故曰不善。人與禽獸之分在此。其界說明白通順，自來持性善論者未能及。今更進一步言之，此所謂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者，其實卽人智之變也，卽人之智慧之進化也。人智慧之能進化，卽可以人之一生證之。故曰：







里堂近似  
顏李處

習行必有  
所因

里堂此兩條及前引人智明昧因習而殊諸義，極重學習，力斥心悟，且明舉周官「六德、六行、六藝」爲說，頗似顏、李。然里堂似未見顏、李書，故正義自序歷引諸家著述，獨顏、李缺如。可見論學容有暗同，近人必主東原疏證聞之顏、李，實無的據，此亦可爲旁證矣。里堂既深斥心悟、心覺之說，謂人智之開通進化，必有賴於習行，而習行必有所因。故曰：

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通變神化？……故非習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同上

里堂近恕  
谷遠習齋  
處

習行必有所因，而歸於誦詩、讀書，博學詳說，此意近恕谷，可以矯習齋主習行而力攻讀書之偏。然後人學問，正不必全賴六經羣籍，仍自有仰觀俯察，近身遠物可因也。習

里堂性善  
論之不徹  
底

性之與反  
之

三百年學  
術思想不  
脫尊聖信  
古一見

齋力斥讀書，亦不能從此處著眼，乃專據禮樂爲習行之主，失之益遠。又里堂謂人初不知夫婦，伏羲教之有夫婦，人初不知熟食，神農教之有熟食，而曰：「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其說是矣。然伏羲、神農所以能發明人倫、火食以教人者，正亦由其性之善。則亦可謂非性善無以開其教，亦非能教無以證其性之善也。聖人與我同類，後世非不能再有伏羲、神農。孟子言聖人，有性之者，有反之者。「性之」則自「誠」而「明」，自發自悟，開教創義者也。「反之」則自「明」而「誠」，因人之教，反之吾心而知其誠然，信教服義者也。里堂因斥心悟、心覺之說，故其論性善，似偏於信教服義者言，於開教創義之理未能深闡，故其言重「因」不重「創」。則以當時漢學家讀書博古之風方盛，里堂浸染者深，遂不覺其言之偏倚。至習齋亦言性善，又力斥讀書，乃亦未能從此層發揮，則以習齋成學精神，本在其意志氣魄之堅強，不在其心知識解之湛深也。三百年來學術大體，要之不能脫「尊聖信古」之一見。雖若里堂以人智進化言性善，習齋以力斥讀書言習行，而結局均不免。然則陸王發明本心之論，即孟子所謂「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之義，其末流之空言心覺、心悟者固可斥，其教人自發自悟，自開自創之風，苟言性善，決不能抹撥此路，又斷斷然矣。又





禮主時變  
易義兼之

通情，毛詩補疏序。禮教主時變，禮記補疏序。而會其義於周易。里堂易學三書，處處發揮此「通情」

與「時變」之二義，惜其拘牽於時尚，未能擺脫注疏考據面貌，卓然自抒心胸之所得，

效實齋通義體例爲之，則其成績，必遠超於今諸書之爲一鱗一爪，隱現出沒於煙雲霧

靄之間者，無疑也。

郭嵩燾遂知書屋集卷七周易釋例序，謂：「焦氏循易通釋，其辭博辨不窮，而頗病其舍本義而專意於互卦，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未聞錯綜其言也。焦氏之弊，在以易從例。一所言頗中焦書之病。」

##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里堂論學，既尚情之旁通與義之時變，故其論學態度極明通廣大，頗不喜唐、宋以來所謂「異端」之說。乃別爲「異端」二字創新解，其說曰：

執一卽異  
端

執其○一○端○爲○異○端○，論語通釋「釋異端」。執其○兩○端○爲○聖○人○。

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意、必、固、我」。異端反是。……執一卽爲異端。……聖







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自貶損，則至害道而害人。如執於禮而視嫂之溺而不拯，不欲賤其君而使君止於敵，執一端以至於害人，既害人而道亦害。聖人所以重能權也。通釋「釋權」。

然則里堂言權，仍不越通情、達變之兩義也。

里堂言通情、達變，言權，惡言執，故又不喜「矜」，不喜「定」。文集卷十有說矜一篇，說定上、下二

篇，可參看。

## 里堂論一貫忠恕

里堂深惡異端執一，乃反而言「一貫忠恕」。夫謂執一者不達於義之時變，此說猶顯，知之者多，謂執一則不達於情之旁通，此說則晦，知之者少。里堂於此，發揮特有深趣，此即其一貫忠恕之說也。其言曰：

善與人同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

卽忠恕一貫

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

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

通釋此處多「近時考據家漢學、宋學之辨」一語。

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

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

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

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

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

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是故，「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

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為通神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

文集卷九，一以貫之解。

又曰：

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而各極其用，此「一貫」之道，非老子「抱一」之道也。

又曰：

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通釋「釋仁」。

里堂此論，可謂宏深圓密，較之實齋爲學必本性情之說，尤爲本末兼賅，物我並顧。德儒尼采，以憐憫爲弱者之道德，而創爲「超人」之說，豈如里堂所言，不使天下立達皆出己施，爲始盡忠恕之道者，遙爲深厚而入情耶？里堂亦深以其一貫忠恕之說自喜，故其序通釋也，謂：「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於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忠恕之說，未及闡發。」則其書要旨在是，可知也。余謂陽明拔本塞源論，乃以孔、孟之知命盡性，爲老、莊之齊物逍遙，若里堂此說，可與並觀矣。

## 里堂論同異一多

里堂論異端，論一貫，其說皆與昔人異。蓋里堂之論性，乃重視其異，而不重視其同，故曰：

人各一性  
同而實異

人。各。一。性。不。可。強。人。以。同。於。己。不。可。強。己。以。同。於。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實。異。也。故。君。子。不。同。也。

通釋「釋異端」。

又曰：

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清、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即分於道也；其趨一，則性不同而善同矣。

通釋「釋一貫忠恕」。

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為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

分故不同

理卽分

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真宰、真空耳。正義「性無善無不善」章。

又曰：

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趙燕者行乎南，趙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卽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惟分，故有宜有不宣。理分於道，卽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旨，故戴氏東原詳為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茫乎未聞道矣。正義「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條。

里堂謂「性不妨歸諸理」，卽東原「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之說也。惟里堂本此極論性分之不同，則似非東原所及。其言「以性爲理，非起宋儒」，又曰：「性不妨歸諸理」，皆糾戴說之偏。既定性分

之異同，則進而論爲學之「一」、「多」，其言曰：

聖人重博  
重多

聖人重博、重多，乃曰：「……予一以貫之」，何也？重多者，惡執一也。執其多於己，仍執一也；一以貫之，何多之有？

多與一，相反者也。儒者不明一貫之旨，求一於多之外，其弊至於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或謂一以貫之，即貫其多。亦非也。……

多聞者，己之所有也。己有所聞，即有所不聞；己有所知，即有所不知。則合外內之跡，忘人己之分。……藝有六，流有九，學詩不學易，不知易也；學名不學法，不知法也。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謂明其一，即可通於萬，豈然也哉？通釋「釋多」。

此即實齋爲學必本性情，及其博約之論也。里堂輩行稍後實齋，雖未能盡見實齋書，而爲論頗若時兼東原、實齋兩家之長矣。

## 里堂論漢學考據

里堂治經  
方法

里堂，一極富文藝天才之人也。乾隆己亥，年十七，應童子試，受知於督學諸城劉墉石庵。問：「學經乎？」曰：「未也。」曰：「不學經，何以足用？」又曰：「不

學經，無以爲生員。」里堂歸，乃屏他學而學經。

文集卷一感  
大人賦。

然里堂治經途轍，亦復與當

時風尚不同。里堂幼承其祖、父學，好易。丙申，

十四歲。

自塾歸，其父問日課，舉小畜彖

辭。曰：「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

其思之也。」里堂自後著易通釋，即本此發軔。

文集卷十六易  
通釋自序。

其學主就經之本文精思眇

會，得其大義。其治易與當時所主治漢易者不同。治他經，亦以治易之法治之。其治論

語，曰：「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

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董、揚、班之說。」

文集卷十六論  
語通釋自序。

其意境途轍，亦非當時名物訓詁逐字逐句零碎考釋之類也。里堂能詩文，讀

書每玩大體，又精天算，能爲嚴密之考核，二者交濟，又治宋明理學者言，故其成就，頗與當時專務考據者異。而里堂亦深不喜「考據」二字，嘗與孫淵如書極論其事，曰：

里堂論考據

無性靈不可言經學

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無所謂考據也。……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趙宋以下，經學一出臆斷，……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捃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







傳論曰：「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藏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譌離。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蓋東都之學，至鄭氏始通。……其箋詩主毛而屢易其義，注儀禮則兼用古今文，注周禮則兼采杜子春、鄭衆之說而素以己意，子夏喪服傳且駁正之，注詩不必同於注禮，前說與後說殊，雖一己之言，不拘於一，誠能述古而不泥古，博而能貫，得乎聖人之意。王肅、孫毓，不知鄭義，或相爭難，至於南北分途，門戶異立。唐學士元行沖作釋疑引王邵云：「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寧道孔、顏誤，諱言服、鄭非。」然則服、鄭之外，皆屏之矣。服、鄭之外皆屏之，則仍兩漢饒饒之習。蓋必據鄭以屏其餘，與必別有所據以屏鄭，皆據也，皆非聖人一貫忠恕之指也。班固論諸子曰：「九家之說，邊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流諸子，各有所長，屏而外之，何如擇而取之，況其同為說經之言乎？

論語通釋「釋據」。

述難

此則暢論兩漢以來所謂經學家知據不知通之弊，惟鄭康成能不專據而求會通，今康成且不當據，況又別據以屏康成！其言可謂廓清摧陷，纖翳不留矣。然其時所謂漢學者尙猶據康成，後則復據今文屏古文，康成亦在所斥，至謂自有康成而兩漢十四博士專家之經學遂亡，是誠考據學之末路，皆惟求有據，不能用思以求通者也。然當時經學家所以專務爲考據者，夫亦曰我以述古也，里堂於是又深辨之，作述難五篇以見意。曰：

述非托非  
誦爲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孟子能述；孟子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爲己之道，以己之道爲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爲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

文集卷七，  
述難一。







據守

校讎

撫拾

叢綴

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懷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跼蹐狹隘，曲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刪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撫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贗為真，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文集卷八  
辨學。

是里堂所譏為據守者，尚列二等，其下如校讎、撫拾，則只是學者預備工夫，非可語於



成學。叢綴一途，貌似通核，一得其整，一得其散，蓋通核者出其餘事爲之，亦可由是而進窺通核之藩籬。通核之於叢綴，正猶據守之於校讎、撫拾也。然則經學塗轍，由里堂之見論之，只有通核、據守兩派，可謂成學，而里堂則力主通核，極斥據守者也。統觀里堂成就，闡述性理近東原，平章學術似實齋。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里堂繼起，能綜滙兩家之長，自樹一幟，信可敬矣！惟里堂於東原素深服膺，而實齋書則未全覩，其讀書三十二讚，大抵皆當時漢學家言，獨屬一文史通義，亦僅佩其論文史義法諸說耳。實齋批評當時經學家之意見，里堂似未詳知。里堂殆所謂「能述之乃能非之」，其非議當時之考據者，乃由其精治考據而得，乃不期與實齋之說頗多暗合也。

雖菰樓集卷十七有贈方鐵珊序，自記平日研治詩文情況，謂「詩與古文，迭相疏密」，又說始好食蒜，已乃愛韭，執一不變者愚，而每嗜其一，則必赴以深情。此等處可見里堂性格，實活潑而兼憨摯。其迭相疏密爲課，正又與實齋類似，知兩人性好，亦有一部分相通也。

然里堂雖力言變通，而里堂成學格局，實仍不脫據守範圍，凡其自所創通之見解，必一一納之語、孟、周易。里堂雖自居於善述，然自今觀之，與當時漢學據守諸家，仍不免五十步之與百步耳。其解「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及解「格物」諸篇，文集卷九有格物解三篇。若脫離舊文，自造新說，固足成一家之見，若以此爲述古，則不惟不通核，抑且難據守，又

何以服當時漢學家顯顯於考據訓詁之業者哉？

蓋里堂論性善，仍不能打破最上一關，仍必以一切義理歸之古先聖人，故一切思想議論，其表達之方式，仍必居於述而不作，仍必以於古有據爲定。故里堂既爲論語通釋，

又爲孟子正義，集中論義理諸篇，亦必以語、孟話頭爲標題，言義理決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據守而何？又其治孔孟，仍守六籍爲經典，雖於詩、禮諸端，未多發揮，而奇思奧旨，往往寄之治易諸書，不知易之爲書，未必卽是孔門之教典也。又里堂既務爲通核，乃不願爲考據、著述分途，論語通釋專言義理，乃早成之書，未刻入雕菰樓全書，而別爲論語補疏，與易通釋、孟子正義諸書，均以發抒義理之言與考據、名物、訓詁者相錯雜出，遂使甚深妙義，鬱而不揚，掩而未宣。以體例言，顯不如東原原善、疏證，別自成書，不與考據文字夾雜之爲得矣。故其先謂經學卽理學，捨經學安所得有理學者，至是乃感義理之與訓詁考據，仍不得不分途以兩全。雖菰樓集卷七申戴篇，述東原臨終之言曰：「一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里堂極辨東原所謂「義理」，乃其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然要知考據與義理，在東原自身，顯屬兩事，未能併歸一體矣。此則經學權威必以此降落，而學風將變之候也。合觀東原、實齋、里堂三人之學，正可以見斯間之消息矣。



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為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囿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囿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即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為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

文集卷九，知命解下。

里堂言命，全本人事，與向來以天意言者不同，猶其言性善，全本後天智慧，與向來以先天稟受言者不同也。

## 芸臺傳略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八

十六。江蘇儀徵人。里堂，其族姊夫也。芸臺敷歷中外，所至提倡後學，主持風氣，不

遺餘力。督學浙江，修經籍纂詁。及撫浙，立詁經精舍。任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

撫江西，刻十三經注疏。其校勘記多出段懋堂、洪震煊、徐養原諸人手。總督兩廣，立學海堂，編刻皇清經解。晚

年爲體仁閣大學士。其致仕歸里之年，清廷以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鴉片煙事，奏

禁鴉片，固芸臺督兩廣先言之也。及芸臺卒之明年，而洪、楊起於廣西。芸臺猶及乾、

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領袖一世，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鎮。咸、

同以下，世亂相尋，稽古之業，亦遂衰焉。

## 芸臺論學宗旨

芸臺與東原

芸臺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交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  
學經室二集卷七南江邵氏遺書序。時戴東原卒已十年，懷祖、子田，皆東原弟子也。芸臺講學，頗師承東原，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意。其言曰：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按：其事在嘉慶三年戊午。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勸新知也。學經室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

經籍纂詁

經籍纂詁一書，其議亦先發於東原。見錢竹汀經籍纂詁序。以古訓求義理，本東原所主，而自古言之，則宋自不如唐，唐不如晉、魏，晉、魏又不如漢也。又曰：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聖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聖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

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聖經室集自序。

然若僅務詁訓而不求義理，則亦非是，故曰：

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

矣。聖經室一集卷二概國史儒林傳序。

芸臺與定字

此等議論，完全戴學面目也。然自古訓求義理之說，惠、戴皆主之，語詳東原章。故芸臺於惠

氏亦深契，其序江藩鄭堂生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卒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七十一。漢學師承記有云：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

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學經堂一集卷十一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芸臺古訓  
論之推衍

鄭堂又爲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均不著錄，見其子鈞跋語。而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在焉。可證當時惠、戴論學固無差歧，以古訓發明義理，而

取徑於漢儒，兩家意見實相一致，芸臺則聞其風而起者。今觀其集中如論語論仁論、

一集卷八。孟子論仁論、一集卷九。性命古訓、一集卷十。諸巨篇，皆所謂以古訓明義理之作也。伊川謨學者將聖賢言

仁處類聚觀之。張南軒祖之，類聚孔、孟言仁，而朱子不甚謂然，云：「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宋儒未嘗不知將古訓類聚而觀，惟領悟之淺深，仍不在此。近人若以阮氏方法爲漢學家獨擅，宋儒皆專輒自信不守古訓，此豈爲知漢、宋之辨者？其他如論語一貫說、大學格物說，均見一集卷二。亦同爲講明古訓之文。而所

以講明古訓者，則一以古人之言爲依據。如論語解亦一集卷二。引劉向、延篤諸人，論語、孟

子論仁兩篇，據鄭玄「仁，相人偶也」一訓，孟子論「性命」章，據東漢趙岐注，此皆

依據漢人古訓之明例也。又推而上之，謂：

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七十子親受業於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





云：「是時六經未有，簡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為何等訓詁？」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此即推溯古訓必有窮極之說也。主張自古訓求義理，起自竹汀、定宇諸人，至芸臺而竭。植之遂有以掩其後，然後微言大義之說起。此亦且何以最先之古訓，即為最真之義理乎？此尤無說以解者。而義理漢學窮極必變之一端也。

自古訓中來之意見，即無形摧破，而芸臺不之悟也。芸臺所極自得意者，即在其推溯古訓來源之一事，其性命古訓一長篇，即本此意而成。「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故芸臺僅為論語、孟子論仁論，不及詩。

芸臺又申說義訓最古即義理最精確之意於釋敬一篇。續集卷一。其言曰：

自詩書推至造字之聖人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即敬也，加攴以明擊教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

謂「敬」字本訓恆自肅警，後乃變為端坐靜觀主一，其說縱是，然學者何以必恆自肅警，不當端坐靜觀乎？此別是一事，與敬字義訓無關也。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論之三云：「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即以說文證之，『恭』亦

訓肅。『恭』與『敬』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許君並以『肅』釋之。如近儒所疑，戴記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造字之誤耶？說文心部自有『愍』字，與『恭』字相次。如謂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一則知敬字義訓，亦並不能專從外面行事說也。若謂文字最古之義訓，即人生最高之真理，此稍一置思，可悟其不然。清儒推尊漢學，亦為其去孔子較近，欲求孔子書中義理，不得不借徑於去



人。而古聖人之造字又何始乎？芸臺又說之曰：

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一集卷一釋矢。

自造字之  
聖人推之  
人說話之聖

其說亦是矣。則造字古聖人，其最先義理，乃得自開口出聲說話之古聖人也。苟本「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苟本「捨古何以求是」之意，充類至盡，不得不推溯及於開口出聲說話之古。以其茫昧難尋，乃不得不降而稍下，求之於初造字之古；而猶苦其茫昧而難尋也，乃益降而下，求之於初見於詩、書之古。如芸臺所云：

尚書之「虞性」、西伯敷「節性」，召誥毛詩之「彌性」，大雅卷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性命古訓。

然猶或苦詩、書之簡略不詳備，難盡尊式，乃益降而下，求之於孔孟之古。孔孟去我亦已遠，其義訓亦未可驟曉，乃求之於七十子後學，及並世諸子，乃至於兩漢說經之言。此則清儒精神大率如是，芸臺不過其百尺樓頭，更上一層者也。

芸臺又有塔性說，文見學經室續集卷三。大意謂：

塔性說

東漢時稱釋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則別有一物，……梵語稱之曰「窣堵波」。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別造一字曰「塔」以當之，絕不與「臺」相混。……至於翻譯「性」字則不然。浮屠家說，有物焉具於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為嗜欲所昏，則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為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之於中國經典內，原注：經典釋文所謂「性」者，老、莊也。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時經中「性」字縱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相近。原注：莊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為明顯。莊子曰：「騁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此言復性，謂復其自然也。晉人讀老、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於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執「臺」字以當「窣堵波」而不別造「塔」字也。……然而與儒經尚無涉也。唐李習之……作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誥、卷阿、論語、孟子內從心從生之「性」字，其悟於心而著於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是直以「塔」為「臺」，口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佛經明心而見之物，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性已為不同，與召誥、孟

子之性更相去萬里。

特惜翻譯者不別造一字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典中「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復性辨

繼此而有復性辨，亦見續集卷三。曰：

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為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即馬蹄「天放」也，即所謂初也。以天放為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唐李翱復性之書，即本之於此。……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為滅弱，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為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為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不讀書，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經而面壁見性也。

芸臺之辨精矣！其深闢莊周、李翱復性之說者，意亦本東原。然芸臺不悟若自古訓求義理之說為之，實同一反本復初，將同一使人還歸於茫昧淳樸之上古也。

阮福雷塘菴主弟子記卷六庭訓云：「余之

學多在訓詁，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賢儒自命，故論仁、論性命古訓，皆不過訓詁而已。塔性之說，本應載入性命古訓之後，嫌其取譬少入於諧，然由晉人清談轉入翻譯釋典，又轉入於唐人之復性，實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徹，將來姑收入續集而已。一則芸臺講學，然芸臺「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之說，則截斷不脫訓詁根柢，芸臺亦鄭重自言之。

衆流，卓乎爲乾嘉考據樹一至堅定之標的矣。

芸臺同時如方植之，雖力詆漢學，而卒不能不先慮夫自考據之厭倦，而一變爲陸、王。（詳後）稍後陳蘭甫、曾蔭生論學，雖均有主約之說，然特足爲阮說之補充或修正，未能對阮說爲反駁也。

抑余觀芸臺於古訓，亦有未能明白求之適得古訓之真者。

如上論「敬」字之例。

茲仍舉其性命古訓

爲說，其言曰：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

試先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

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美味，……美色，

……音聲，……芬香，……安佚，……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恩愛施於父子，……理義施於君臣，……禮敬施於賓主，……明智知賢達善，……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為文，性命之訓最為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即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即「哲」也，天道即「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今按：孟子此章，趙注本甚是，即朱子集注亦不誤，自東原疏證別創新解，轉嫌牽強，芸臺又節外生枝，比附於召誥，說益支離。孟子「命」字乃遭遇之命，趙岐一語已足，何得與哲命、敬德互相牽纏？芸臺誤認古訓必大指相同，故爲之比附，又誤於東原疏證只認食色爲性，不欲將孟子仁義禮智云云，直捷認爲性分中所有，故遂支離牽強說成如此。又如論語論仁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芸臺謂：「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然孟子論仁篇又謂：「孟子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以仁義爲「本心」，與以仁爲「本心之德」，所別何在？既認「仁，人心也」之說，又何以謂「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芸臺此等處甚多，由其先未有一根本之見解，既牽纏於古訓，又依違於新說，故時見矛盾模稜也。

芸臺專據康成以「相人偶」爲仁，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辨之云：「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有从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嘗以『相人偶』爲仁也。又謂：『仁當作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釋，專求諸外近墨，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乎？』方氏商兌對此亦有詳辨，見卷中之上。無怪譏評漢學者，謂彼輩只能考訂名物，談及義理，便無是處，亦由如芸臺此等處授之口舌。然若謂古訓自有異同，則此異同之間，孰爲得其義理？孰爲不得？若謂愈古則得義理愈正，則孔孟尚非甚古，勢必至違棄孔孟而後已。若謂孔孟得義



近朱子，里堂近象山。故芸臺集中極斥陸王，里堂則頗喜陽明，此兩家爲學途轍之異，亦自其性情以爲別也。至其影響於後學，則以兩人出處顯晦之不同，芸臺遠較里堂爲大。其所編刻諸書，如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學海堂經解，皆大有惠於學者。其在浙立詁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興起尤多。以芸臺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其在粵，又頗推譽陳清瀾學蔣通辨，謂「其學博識高，爲三百年來之崇議」。續集卷三學部通辨序。粵之學者因雜治朱子。後有陳澧蘭甫，其學蓋聞學海堂芸臺之遺教而起者。著漢儒通義，卽芸臺性命古訓之舊規也，力主讀六朝、隋、唐注疏，卽芸臺學海堂策問三。續集卷所提倡也。方植之先已推許此說，謂爲儒林讜議，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方氏又謂：「鄭氏易、書實於經旨正解爲短，唐人所述未便爲非。諸經經文實未嘗讀，諸儒注疏實未嘗詳玩，客氣好事，矯異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斷未能若唐賢之篤實。」其論當時經學家未能細讀注疏，亦與以後東塾言合。惟東塾主會通漢、宋、植之則主宋抑漢，芸臺乃尊漢抑宋，此三家之異耳。故東原當日力詆宋儒，而其後承東原之風而起者如芸臺、如里堂，其言義理，皆不能爲孔孟與宋儒間造一嚴格之壁壘，里堂並不斥宋，芸臺晚年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辨後云：「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理必出於禮也。」此雖偏重「禮」字立說，然謂朱子中年講理精實，其意與東原遠歧。江鄭堂經義目錄有孟子字義疏證，而清經解不收，僅刻已著論孟論仁、性命古訓諸篇；雕菰集中屢讀東原疏證，望經集無之。若自此點言，似芸臺識東原不如里堂之深。然兩人皆不守漢、宋壁壘則一也。其極卒滙而同流焉，此則又自河北顏、李以來一番起落之波瀾也。

## 次仲傳略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生乾隆二十年乙亥，卒嘉慶十四年己巳，一七五五—一八〇九年五十五。其父經商海州之坂浦場，家焉。次仲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唐詩別裁集及詞綜，携歸就燈下讀，遂能詩詞，而六經未全覩也。年過二十，亟思發憤讀書，著辨志賦。時兩淮鹺使奉朝命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字句違礙者，次仲遂至揚州，從事讎校，得脩脯自給，年二十七矣。越兩年，至京師，從遊於翁覃溪，始習舉子業，嗣以進士爲寧國府教授。母沒，哀毀骨立，嘗一目，旋卒。次仲治禮極精，又熟於史，其友甘泉江藩稱之，謂：「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多得。先進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孝臣、汪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又稱其駢體文在胡穉威、孔巽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

## 次仲與東原

次仲與東原

次仲論學，極尊東原。爲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謂：

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大興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爲言先生爲學之始末。……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廷堪於先生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輯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

次仲論朱子陽明

其推挹嚮往如是。故次仲於宋明朱王之學，均致不滿，晚年賦姚江篇，詩在戊辰，次仲年五十四，翌年次仲卒。有云：

六經日月光中天，家法端賴儒林賢。王何以來弊漸出，稍有異論違師傳。翻新好











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性，……槐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誠如是，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顏子問仁，……孔子告之者惟禮焉耳。……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復禮下。

又曰：

五常實以禮為之綱紀，何則？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後生禮，故仁義者，禮之質幹，禮者，仁義之節文也。夫仁義非物也，必以禮焉為物。仁義無形也，必以禮焉為形。……記曰：「致知在格物」，物者，禮之器數儀節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復錢曉微先生書（癸亥）；文集卷二十四。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即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

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考論語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

釋氏以理事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按：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則宋儒所謂好惡當理，正本樂

記，為見其必為援記，為見其必為援儒入釋之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按：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唯

能勝理」，注：「理，事理情欲也。」寧理並稱，亦漢人常語。其於大學，說「明德」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說

「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於中庸，

說「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按：道、理互訓，尤為常見。呂覽慎行：「則可與言理矣。」淮南子原

道：「是故一之理」，本經：「喜怒哀樂不離其理」，主術：「而理無不通」，說林：「不如循其理」，脩務：「殊體而合於理」，氾論：「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注皆云：「理，道也。」呂覽察傳：「必

驗之以理」，注：「理，道理也。」廣雅釋詁三：「材、質、實、綸、理、音、牖、命、裕，道也。」王念孫疏證，七字皆有說，獨「理」字絕不論，不知何故。其宗旨所在，自不

能掩。又於論語，說「知者」曰：「達於事理」，說「仁者」曰：「安於義

理」，說「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說「不知而作」曰：「不知其

理」，說「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於「無違」下文明有三「禮」

字，亦云：「謂不背於理」，按：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樂論亦同。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禮器：「義理，禮之文也。」則無違

禮以不背於理說之，亦非大謬。無端於經文所未有者，直援釋氏以立幟。其他如「性即理也」、「

天卽理也」，鄭注集記「天理滅矣」，已云「理猶性也」。尤指不勝屈。故邵儒遂誤以理學為聖學也。然理

事並稱，雖為釋氏宗旨，猶是其最初之言，若夫體用對舉，惟達磨東來，直指心

宗，始拈出之。按：王弼老子注，「上德不德」章：「雖實無以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此處「體、用」對舉，尚在達磨東來前。至盧慧能著壇經語

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為本，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宋儒體用，實出於此。

故其大學補傳曰：「全體大用」；中庸章句曰：「一體一用」；又以「大本」為

「道之體」，「達道」為「道之用」。論語集註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以為「

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說「忠恕」，以為「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註說「理也義也」，引程子曰：「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至於論語「禮之用」，本無「體」字，亦

云：「禮之為體雖嚴」，補出「體」字，以與「用」對。此外隨處莫不以體用對

舉。然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卽無在而非禪學

矣。……夫好惡原於性，子產言之，子太叔述之，春秋時學士大夫，尚知此義。

……宋儒最喜言學、庸，乃置好惡不論，而歸心釋氏，脫口卽理事並稱，體用對

舉，不知先王制禮，皆所以節民之性，好惡其大焉者也，何必舍聖人之言，而他







又曰：

正義。……然則學、庸之慎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按：此語實嫌不辭。禮器謂禮有以少為貴者，因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內心之精微，故不得不以少為貴。此謂禮之器數、儀節，不足以表達其內心之精微，今反謂是禮之內心精微，內心指在人，豈在禮乎？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又曰：按：此指禮器篇。「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即大學「格物」之正義也。格物亦指禮而言。……然則大學之格物，皆禮之器數、儀節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問，而侈言格物，則與禪家之參悟木石何異？文集卷十六。

考古人所謂慎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今按：此數語更嫌不辭。若謂禮之內心精微在行禮時，即不得謂雖不見禮，若有威儀也。若謂此內心精微並不在行禮時，又何以說是禮之內心精微乎？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按：次仲下引：「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皆人所不知、己所獨知，與禮無關。當知獨坐觀空，與己所獨知，亦非一事。……又考古人所謂格物者，蓋言禮之器數、儀節，皆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既習於禮，則當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按：此言似只認禮有精義，不認天地間別有事物之理矣。宋儒訓格物為一



是固然矣。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遂可盡其源流。卽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嚴、顏氏，春秋穀梁氏，黨厚無異學，授受有專家，西京之盛，蔑以加之。哀帝時，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怨恨，衆議沸騰，龔勝乞骸，師丹大怒。建武初，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為不可，陳元爭之而不從。譁然而攻之者，如此其衆也，豈非變於始者難為力乎？……至鄭君

西漢至魏  
晉爲一變魏晉至隋  
唐爲又一  
變

康成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所注諸經，皆兩漢之不立學官者，……於是天下皆靡然從之，矯之者獨一王子雍耳。……及魏、晉以還，鄭氏之易、書、詩、禮，服氏之左傳，始立於學官；延至永嘉之後，西京立學之書，遂掃地而無餘。此學術之一變也。魏王輔嗣以空言講易，好異者競相祖述，未幾而杜預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幾而梅賾之古文尚書出矣。東晉太興初，周易王氏，尚書孔氏古文，左傳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後，南北分裂之際，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易、書則鄭康成，左傳則服子慎；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蓋天下攻之者半，而從之者亦半，其風會又不同於魏、晉之初矣。唐貞觀十二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用王弼、韓康伯注，尚書用梅賾所上孔氏傳，詩用毛公訓故傳及鄭氏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傳用杜預注，天下始靡然從之，而鄭、服之學寢微。唯資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漢、晉以前之舊，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學術之一變也。由是而行之數百年，……陸務觀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













好罵宋儒

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以爲千古絕業，此又當時漢學一大病也。

按：次仲謂容甫好罵宋儒，汪孟慈孤兒編辨之，

謂：「先君與劉先生（端臨）爲問學交，劉先生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先君若聞人舉宋儒輒罵，則不與之友矣。胡竹邨云：『仲子先生罵宋儒最甚』，則漢蓋假先君以自附耶？」據此則次仲亦是好罵宋儒者。

又復孫

淵如觀察書云：

伏讀來札，云「近時為漢學者，又好攻擊康成，甚以為非」。此言切中今日之

弊。文集卷二  
十四。

鄭與倭

不僅罵宋、罵朱子，又進而攻擊東漢，罵康成，此又當時漢學一病也。然當時漢學家必尊許、鄭於考亭、陽明之上，以爲聖學之宗傳，而許、鄭訓詁，亦自有失，固難盡掩。孫星衍同時有管世銘緘若，其人乃時文家，然韞山堂集有漢學說一篇，論孫氏倭鄭，頗足發噓，茲爲并錄。其說云：

鄭康成博洽貫穿，薈諸經之精蘊，集漢儒之大成，厥功偉矣。但詳語而未能精擇，純雜參半。……近代學者，厭棄宋、明以來空言性命之陋，復不能實力窮經，……高言漢學，……則必以鄭說為大宗。崇奉太過，即鄭說之誤會經文，沿

習衆說，有待後人之釐訂者，亦必強為之說，旁引曲證，使無一字不合於聖人而後已。此則鄭氏之佞諛，……就使康成復起，必以為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下之意，揮之門外，惟恐其不遠去者也。……姑以尚書……開卷言之，鄭訓堯典「稽古」為「同天」，爾雅所未有，七十子之徒所未嘗言也。……必由漢初諸儒，本孔子「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二語，為放勳義疏，經口授者傳誦顛倒，遂以「同天」移帝堯之上，因以當「稽古」之訓，鄭氏耳熟而沿其誤也。……夫康成羽翼諸經之功甚鉅，千慮一失，不足為康成病。……譬如食瓜含蒂，嘗梨棄核，……偏嗜者乃并其蒂核咀嚼而誇美之，夫豈瓜與梨之知己哉？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鳴，駁駁入古人之室矣，……忽去而說經，有不尊奉鄭氏者，驛面戟手而與之爭。余未嘗與辨，而心不以為然，著是說以糾其失。又竊取韓稚主終身未嘗與歐陽永叔言易之義，不必示孫，亦以息爭端、全交道也。

學術之盛衰，一往一復，歷時必變。風尚歇則是非白，雖有大力莫之能持。孫氏以漢學護法，極推康成，然已不足服同時鄉里之口，更何論於後世？

王鳴盛蛾術編卷五十八鄭康成下  
述鶴壽按語云：「先生生平

專守鄭氏一家之言，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搜羅宏富，辨證詳明，洵爲鄭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稱「獨守鄭氏家法，於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同即斥之，必欲強天下之人悉歸於鄭學而後可。」孫王同於佞鄭，及其反動，乃次仲雖頗然孫說，然次仲又謂：爲罵鄭，而漢學漸衰矣。

世之學者，徒惜夫宋學行而兩漢之緒遂微，不知鄭學行而六藝之途始隘也。

師頌，文集卷十。

漢十四經

其意固在鍼砭夫執一師所垂爲圭臬，懸一氏之義作標準者，而承風逐流之徒，則又不至於尊西京斥東都都不止，是又次仲所言學術必變之大例所莫可逃也。次仲又謂：

以許掩孔

六書廢已久，訓詁多闕殘，一二篤信儒，闡發誠艱難，殷殷考訂時，亦擇心所安。織兒擇唾餘，羣籍束不觀，但取許氏書，閉戶施鉛丹，六經所有字，無不遭譏彈，說文未載者，毅然信筆刪。用力既不多，已足驚愚頑，尋彼沽譽念，真見其肺肝。宋儒論錯簡，厥咎尚可寬，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豈其許叔重，遂掩周孔還？

學古詩之一，校禮堂詩集卷五。

漢學本主以訓詁明義理，其極遂至以許慎掩周孔，此又當時漢學一大病也。今人治甲骨鐘鼎，流



反民族觀  
念之歷史  
論

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為攀麟經，師心失所守？拘拘論正統，脫口卽訛繆。拓拔起北方，征誅翦羣寇，干戈定中夏，豈曰無授受？義爾江介人，戡篡等禽獸，荒淫無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盡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漢文愍。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構，奈何紀宋元，坐令大綱覆？兔園迂老生，永被見聞圍，安得如椽筆，一洗賤儒陋！學古詩，校禮堂詩集卷五。

治漢學者必斥宋，宋儒論史，主嚴辨正統，次仲乃譏爲賤儒之陋。而以金晟比漢文，又深惜其謀之不臧，坐失滅宋之機。讀金史太宗紀後，文集卷三十一。又謂：

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讀宋史，文集卷五。

又謂：

道學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同上。

而於秦檜、史浩，皆力持平反。書宋史史浩傳後，文集卷三十一。又深惜元人不能重用擴廓，付以恢復之

事，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書元史陳祖仁傳後文集卷三十一。又爲十六國名臣序贊，文集卷十一。謂：

尼父之作春秋，亦書荆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

對於范長生、陳元達、張賓、王猛諸人，若不勝其仰敬之私。又爲十六國名臣補贊，同上旁及慕容恪、苻融，目之爲宗賢。嗟乎！此其治史之意，所爲深異於船山、亭林、梨洲諸老而適成其爲乾嘉之學者，則又深心治史之士所當引以猛省深惕者也。

## 附 許周生

許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七八八——一八二八年五十一。以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稱盛。大興朱珪曰：「經學則有張惠言，小學則有王引之，詞章則有吳鼐等，兼之者其許某乎？」著書號能持漢宋之平，極爲時流推許。







學問虛實之辨

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方植之謂漢學家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與此正反適合。然而不為是者，則羣斥以為空疏。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彈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真所謂迂踈寡效者也。此辨學之虛實，亦與植之全似。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偽，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此視宋、明儒者見解稍寬，而與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亦微別。……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為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為學，則惑之甚也！……辨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為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為名而摭拾以仿倣之，蓋數十年于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繼止水齋集卷十六

此正式對於由古訓以明道之說，施嚴厲之攻擊也。學說篇則曰：

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為學。

此論所由與陸王、顏李異途。以後漢學轉變，如陳蘭甫提倡

鄭玄、朱熹，常州學派專治公羊，皆仍就讀書博古一路。

……學也者，所以求知也。……始于知言、知禮，終于

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憊怙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總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盤止水齋集卷十四。

原學一篇所以破，學說一篇所以立。

芸臺為周生作傳，錄其學說一篇，而不採原學以原學之所破，正是芸臺學術立足點也。

周生之所謂「

學」者，在乎治性情，達政事，而止至善。

語亦見上文。

至其所以為學者，則見於其所為書齋

之記，曰：

余不肖，幼秉先人之訓，讀周公、孔子之書，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政事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真偽，……思竭慮畢能，效其區區，以佑聖化之萬





制禮不必  
合古

或曰：「禮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擾及天下，而終不可行耳。」是不然。順人情而制禮，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蓋人情所甚不便者，莫過于無節。無節則貧賤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貴者亦終不能以自暢。卽如一送終也，飾以綵繒，威以鼓吹導從，甚且雜以俳優百戲，而又蕩然無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從頽俗，此豈人情之所樂哉？……有聖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為之節，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見天下之人從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禮論下。

自戴東原以來，學者相戒惡言「理」，而以「禮」代之，里堂、芸臺、次仲其著也。周生與諸人同時，於此未能自外，然其言禮，主今不主古，主社會庶民不主朝廷君相，其議論發端於人情世故而不重窮經考覈，亦其異也。周生成進士，芸臺爲其座主，兩人又爲姻家。而論學諤諤不苟合，芸臺亟稱之。其同年陳壽祺恭甫，推爲「於越士足以躡梨洲而跨堇浦」，見壽祺所爲墓志銘。其見敬於時賢如是。惜其多病不壽，未能極學力之所至。其卒歲，正江鄭堂在廣州督署刻行漢學師承記之年，而繼此有方植之著書盛毀漢學，其論乃頗近於







周官師合一之說，與實齋文史通義相似。汪與王宗炎交好，必有關於章說也。余觀里堂、次仲、漢郊諸人持論，與章氏相通者甚多，實齋思想議論，其影響於當時者已至深矣。又桐城胡虔，字雒君，爲廣學篇，謂：「國朝通儒碩學，鑒宋人之失，義不敢臆造，語必有據依，疏通證明，以求本始，洵漢以來說經之盛軌矣。乃風會所趨，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近不妨棄其精華，古則必珍其糟粕，以爲去聖未遠，自有所受。夫以子夏之學，傳爲田子方、吳起，彼二子之言，果聖門之緒論乎？且推崇叔重，詬厲紫陽，幾於萬口一聲。而撰述之體，博引繁稱，以多爲貴，一字之偏旁，音訓動輒千言。以古準今，事窮則變，不數十年，知必有厭倦而更張之者矣。」胡以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世與汪相若，議論亦相似。胡氏曾遊鄂，與章實齋同修湖北通志，相交契，宜其識議及此也。

## 方植之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咸豐元年辛亥，一七七一—一八五二年八十。

嘗學文於姚姬傳。阮文達督兩粵，延修廣東通志，又授經文達幕中。著漢學商兌、書林揚鱗兩書，皆譏彈漢學。

## 方氏論學大要

漢學商兌

植之評漢學大意，備見商兌一書，其序例成於道光六年丙戌，是年乃文達在粵最後之

年。儀衛軒集卷七有上阮芸臺宮保書，自獻其商兌，惜是書無年月可考。鄭福照所爲年

譜，附儀衛軒後集。定著商兌在道光四年甲申，然亦無他證。近梁氏清代學術概論，謂商兌成書在嘉慶間，益無據。要之成書在丙

戌前，刊行則在辛卯，又其後之五年也。文達在粵十年，立學海堂，刻經解，在嘉慶二十五年庚辰。

頗招致名士，以宏獎漢學自任。江鄭堂漢學師承記八卷，即刻於粵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翌年而

植之亦赴粵。後商兌刊行，而鄭堂即以是年卒。商兌於鄭堂師承記及阮刻經解均致抨

擊，謂：

江氏作漢學師承記，阮氏集經解，於諸家著述，凡不關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

者，概不著錄。……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爲難，非徒不爲公論，抑豈能求真得

是！卷上

蓋阮刻經解，其意本如鄭堂師承記所列經師經義目錄之類。芸臺爲師承記作序，謂「嘗

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

羣經各章句之下，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其先計畫如是。略近經籍纂詁。後乃苦其繁重，

乃創始爲今刻經解之編輯。鄭堂之師承記、芸臺之經解，皆漢學極盛期之產品也。而植

考據只在紙上

說文不足盡恃

理與禮

之其時亦適在粵，乃不禁對此全盛之空氣而生反動。其議論所到，實亦頗足爲漢學箴砭者。其言曰：

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卷中之上。

植之又深斥自訓詁求義理之見，謂專據說文以證經義有十五謬。

詳卷中之下。姚惜抱文後集卷二跋許氏說文，謂：「許書非

一人一時所成，故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又不著爲何家之經；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植之頗承其意。又新城陳用光碩士序薛傳均說文答問疏證，引顧亭林論說文之學，謂「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爲善學」，於錢竹汀曲護許氏處，頗有糾難。文中亦引姚說，此皆當時桐城一派對說文所持之見解也。其於考禮以易理之說，亦極致

非難，謂：

禮者爲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凡事凡物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理幹是非，禮是節文，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今欲申其蔑理之旨，舉凡事物之理，悉舉而納之三禮注疏，是



朱子即實  
學事求是之

書林揚輝

凡植之所以駁斥漢學者，率具如是。而於朱子尊護尤力，謂「理即事而在，即物窮理，即實事求是」。卷中之上。又謂：「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不如漢學諸人所警誘。朱子自言：『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漢學家刪去最後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卷下。大抵植之此書，議論駿快，稍前如章實齋，稍後如陳蘭甫，同時如許周生，皆於當時漢學極盛空氣中感不滿，持論亦往往與植之書相出入，惟皆立言有節，不如植之肆口無忌。以造詣言之，則文史通明不如實齋，經義湛密不如蘭甫，識趣深細不如周生，而惟以縱橫排募見長。然亦頗爲並時學者推重。即其首列諸家題辭可見。良以漢學已臻極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學術將變應有之象也。  
植之書於商兌外尚有書林揚輝，謂：

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徒。余慨後世著書太易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因誦往哲遺言及臆見所及，為十有六論，以諗同志。

其書亦倚撫時病而發，與商兌爲姊妹篇也。  
揚輝未載商兌序略，今不見於商兌；商兌末亦述及揚輝。兩書同刊於辛卯，蓋亦同時所成。惟商兌專

辨道論

務糾駁，揚鱗則稍有建白。大率其書上不逮章實齋通義，下不及陳蘭甫學思錄，而風格差近。要其在漢學極盛之時，努力欲創一新趨，雖識解未深，魄力未宏，而頗有平坦淺易處，可以繩當時漢學病痛者。植之復有待定錄，乃隨時笥記之稿，未刊行。又儀衛軒文集卷一有辨道論一篇，謂：

考證漢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素心而任目，剗徹精神而無益於世用。……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則必翻然厭之矣。翻然厭之，則必於陸王是歸矣。何則？人心之蕩而無止，好為異以矜己，迪知於道者寡，則苟以自多。……吾為辨乎陸王之異以伺其歸，如弋者之張羅於路歧也，會鳥之倦而還者，必入之矣。

其後陳蘭甫起於粵，倡為鄭、朱同歸之學，亦所以防倦返者之歸於陸王也。今文學派則轉而治春秋，以發明微言大義為標幟，而德清、戴望、子高倡為顏、李，凡此皆倦鳥也。惟均不歸陸王，植之言卒不驗。是蓋乾、嘉尙實博證之風，尙有其宰制牢籠之力，使後之來者，雖變不能脫其樊。倦鳥之颺不厲，囿阱之防尙密，此亦道、咸以下學術風氣迴翔往復，終不能一變故昔之所由也。

又按：當塗夏炯卯生，

生乾隆乙卯，卒道光丙午，年五十二。

有仲子集，

桐城姚石甫、

武進李申耆、寶山毛生

甫俱推之，許其識見爲百年所未有。而姚氏序之，謂其與植之書若遙相和者也。父燮，

官新安，炯與兄斂、弟燮皆年少隨侍，猶及聞微學諸宿如程瑤田、凌廷堪、汪萊諸人之

議論。及燮再宦新安，又得交俞正燮、江有誥，皆徽人所稱考據名儒也。然斂、燮皆

以理學、史學成名；炯早年亦治訓詁考據，繼而悟其非，於漢宋之見力爲平反。集中於

清儒自顧亭林以下，如毛西河、朱竹垞、閻百詩、臧玉林、惠定宇、戴東原、錢竹汀、

盧抱經、江良庭、段懋堂、王懷祖父子，以及阮芸臺、凌次仲諸家，皆有糾彈，而於乾

隆以下臧、惠所倡以小學說經、以訓詁明義理之說，排駁尤力。其學於清主楊園、稼書，

於明主敬軒、心吾，循是以上溯紫陽，而辨陸王之非。此道、咸以往治理學者，軌轍大

率皆然。而仲子集議論明暢，條貫不紊，量其識議所屆，猶在唐鏡海、倭良峯諸人上。

其弟燮治朱子尤精密，考辨明當，亦勝王白田。近人於景紫一集頗有流傳，而仲子書獨

晦。民國有鉛字排印本。其集寫定於道光庚子，距商兌行書不越十年，議論亦時有高出商兌之上

者，亦考論當時學術思想轉變一可注意之書也。





## 第十一章 龔定菴

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 一 常州莊氏

莊方耕

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學，始於武進莊存與，字方耕，

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

其學不顯於當世，而頗爲後之學者所稱許。阮元序其書，謂其「于六

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專爲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又

謂其「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柄鑿不相入，故祕不示人。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

討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

見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此文刻入味經齋遺書卷首，而阮氏聖經室集未之收。

董士錫序其書，謂：「不知

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正滙也。」又曰：「方乾隆時，學

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醇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游雜。其門人爲之，莫不以

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固其藝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爲空言而實學

恣肆如是者哉！」

見董氏易說序，亦刊味經齋遺書卷首。

魏源之序其書則曰：「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

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無類之言，不形之行，不贅之辭，君子慎之。

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

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

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韓傳、董生，處西

漢之初，而其言若是。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

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

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

學者大患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

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於器械，攷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故使學

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

清之有天下，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獨先生未嘗支離鉅析，如韓、董、

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爲漢學者罕稱道之。烏虜！公所爲眞漢學者庶其在是！」

見魏氏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刊莊書卷首。

三家之序，出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莊氏之學猶是也，而世

風既變，人心既易，則出主入奴之見自異焉。然阮氏刻經解，僅收其春秋正辭，其意蓋

猶取乎其專家，非取乎其大義也。至龔自珍爲莊氏神道碑銘，定菴文集卷上乃舉莊氏之不辨尚

書今古文真僞者而亦曲譽婉稱之，謂：「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

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夫而後稽古之業，不如濟世，軒輊之間，斷然捨

此而就彼矣。至於魏氏之論，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漢儒之說駁漢學，而若惟莊氏爲得學

術之正統。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卽是非之準。乾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轉

而不滿於乾嘉，因以推尊莊氏，莊氏亦未必是。莊氏爲學，既不屑屑於考據，故不能如

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爲說，又

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汪中與畢沅書，自謂：「爲

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王引之與焦里堂書，亦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王念孫拜經日記序，亦謂：「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實貴之，而於古人之

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細而忽之。」惠學流弊，當時已多能言之者。其實則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歧趨，不足爲達道。而考

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徬徨困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爲

公羊，又轉而爲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





羊，而申受成其業。謂：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首，於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欽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筭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公羊何氏釋例敘。

又曰：

條例與家法

余嘗以為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為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

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為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決，人事備，以之網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

公羊春秋  
特盛之背  
景

孔巽軒

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

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入都，父執故舊偏京師，不往干謁，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張氏爲學亦由

惠氏家法入也。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即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

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

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於春秋，

因其備人事。治春秋

又折而趨於公羊焉。

因其具師傳，詳條例。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助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此與申受尊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

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

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

爲方耕門人，而亦從

學戴氏，爲公羊通義，已不遑南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於何休所定

「三科九旨」，亦未盡守。至申受乃舉何氏「三科九旨」爲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著春

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

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錢氏文例證堅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尙謬，實同爲考證學之反動。近人乃

認晚清今文學爲清代經學考證最後最精之結果，則尤誤也。與條例之必遵何氏。

下篇針對孔異軒公羊通義而發。何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節說之論爲辨，此焦里堂所譏。

爲「據守」之學也。常州公羊學之淵源於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

遂爲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發墨守評、穀梁廢

疾申何諸篇，重興何氏一家之言。又爲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謂其書稱左氏春秋，

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非傳春秋，而劉歆增書法，改名春秋左氏傳。又爲論語述

何，則並欲以何氏之學說論語。其意若謂孔門微言大義，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豐十年，年八十五。著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

於春秋，蓋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續經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又爲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

附。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晚年編過庭錄，又深推兩宋道學，以程朱與董仲舒並尊，蓋幾幾泯漢宋之

見焉。見過庭錄卷十二「道學」條。乾、嘉學者嚴辨漢、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爲一變。乾、嘉研習討論，多在三禮、小學，易與春秋鮮所盡心。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春秋公羊

自孔氏及於劉氏；宋氏則欲以公羊、易理說論語；自訓詁、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爲又一變。此後南海康有爲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連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哉？要之

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宋于庭

今古文與漢宋門戶



### 三 魏默深

魏默深

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龔、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

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豐六年，年六十三。

初尙宋

儒理學，後主今文。謂毛詩晚出，據齊、魯、韓三家撰詩古微，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難馬、鄭，爲書古微。又謂孔、劉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於董書未之詳，撰董子春秋發微。嘗謂：

劉魏之異點

今日復古之要，由訓詁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

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

師今古文家法攷敘。劉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詩並言；魏氏則轉尚西漢，故既斥毛詩，又專董於何。然主微言大義，重經術、政事，則仍當治易、春秋。魏氏詩、書古微之作，仍不脫家法觀念之作案，仍落考據窠臼，非能真於微言大義、經術政事處見精神也。

今文與公羊

然後今文學之壁壘漸立，與常州之所謂公羊者又異焉。

劉氏治公羊，不斥毛詩，卽是一絕大異點。

然默深之求微

言大義，頗不據於傳注，謂：

經有奧義，有大義。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彙觀而自

足。外集卷一論語  
孟子類編序。

又曰：

自明以來，學者爭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爭漢宋。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諍？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誦，屏斥躬行，即論洙泗淵源，亦止云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託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為「壹行」，以詁經為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為困勉之學。同上。按：所幾似。

指阮元。

是默深之說經，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此意較後來陳蘭甫為強。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也。

此則幾由漢返

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谿、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於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將以矯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卷四張鐵甫墓誌銘。按：陳蘭甫提倡鄭康成、朱子，仍不過返諸清初之戶庭塗轍，然如魏氏詩、書古微之作，則路徑更窄，更不實際，更無所謂「體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當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於乾嘉學風頗不滿，此與定庵態度微不同，以二人環境自異耳。尤於當時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者致深慨焉。謂：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數語見盡言集提要，魏氏誤記為言行錄。以私滅公，是用憤懣。」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玩瑛錄發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及劉安世，亦魏氏誤憶之也。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劉安世，惟元城語錄提要有「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蓋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一條，遂以誤憶。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闢，汜再汜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

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南宋黃震日鈔亦評騭茲錄諸人，亦廁劉公於王巖叟、范祖禹間，次第相符。

是宋本、今本，五百年來之有改也。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贅說，適愜

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為奇貨。至書目於慶元黨禁謂「南宋亡於諸儒，

不得委之侂冑」；於龜山集謂「東林起於楊時，遂至再屋明社」；

按：此均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

山集無之，亦則固無譏焉。

卷四書宋名臣言行錄後。按：南宋胡致堂讀史管見，四庫斥其書不入著錄，提要引王應麟通鑑答問，謂「胡氏但就一事抵斥，不究其事之始終」，

以為篤論。而考答問實無此語，姚梅通藝文集卷五書讀史管見後以此為譏。然尚不如默深所發之甚也。魏文亦多誤，然所論提要門戶之見則甚是。李慈銘日記取魏文，至謂四庫所收言行錄或非足本，則有意迴護矣。夏仲子集卷五讀四庫提要，謂：「國初若張揚圖、李二曲、魏環溪、刁蒙吉、左翽宸、耿逸庵諸儒，皆卓然理學，無片紙隻字錄入四庫；其所採國朝之書，朱竹垞、毛西河、閻百詩、萬充宗、萬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書，最為詳備。」譏為「不知體要」。又讀蘭明目錄，謂：「各門類書一涉宋儒，即有微詞諷語，至程、朱所訓各經領在學宮者，僅詳卷什，不置一詞。」謂：「四庫館諸公竟專與宋儒為怨。」要之，提要門戶抑揚之見過深，不足以持平服衆也。

默深論戴東原

乾嘉所以詆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詆乾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見世風之驟變，而是非之無定矣。默深尤力詆東原，謂其「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又歷指其著書之不德。

魏氏遺文書趙校水經注後，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時平定、張石州穆，有全氏水經注辨

誣，亦證東原攘竊，文見薛刊全校水經注附錄，張氏爲齊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頗推東原，而王國維氏復有聚珍本戴校本經注跋發其覆，本文見觀堂集林卷十二。至楊守敬最爲近代治水經專家，其爲水經注疏要刪，亦謂戴竊趙書，此案殆成定論。今大典水經注已由商務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體校讀一過，知戴竊趙書確然無疑也。默深又嘗贊賀長齡纂輯皇朝經世文編，著

海國圖志及聖武記諸書，感切時變，有志經濟，而晚節仍以辨漢儒經學今古文名家。則甚矣時風世業之難迴，苟非大力幹旋氣運，足以驅一世而轉趨，則仍必隨逐因循至於途窮而後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非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爲考據之反動，其終滙於考據之類流，魏、龔皆其著例也。

## 四 龔定菴

龔定菴

常州之學，起於莊氏，立於劉、宋，而變於龔、魏，然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則必以龔氏爲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政，否則何治乎春秋？何貴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義」，義貴褒貶進退，西漢公羊家皆以經術通政事也。亦何異於章句訓詁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經而重時政，則定菴其眉目也。

## 傳略

龔輦祚，原名自珍，字璣人，別號定菴。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五十。父闡齋，名麗正，爲段玉裁女夫。定菴天才早秀，年十二，即得聞其外祖小學之傳。年二十八，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進士，時年三十八。負才氣，久困閒曹，以禮部主事棄官歸，爲道光十九年己亥。越兩年卒。

## 定菴之論政

學者政論  
之復興

清儒自有明遺老外，即渺談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禍，習於積威，遂莫敢談。不徒莫之談，蓋亦莫之思。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經學之所由一趨於訓

詰○考○索○也○。嘉○道○以○還○，清○勢○日○陵○替○，堅○冰○乍○解○，根○葉○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爲○政○論○焉○，而○定○菴○則○爲○開○風○氣○之○一○人○。定○菴○雖○自○幼○濡○染○於○樸○學○，而○早○年○持○論○，頗○已○著○眼○於○世○風○時○政○。嘉○慶○十○九○年○甲○戌○，定○菴○年○二○十○三○，爲○明○良○論○，大○意○謂○：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爲○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清○暇○之○官○，知○作○書○法○、廣○詩○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萬○一○立○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豈○矣○。

洪稚存（亮吉）卷施閣文甲集補遺有廉恥論，已先定菴言之，可參看。

蓋○定○菴○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配懷。父○闔○齋○，兩○世○仕○宦○。定○菴○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師○。

至○嘉○慶○十○七○年○壬○申○，其○父○簡○放○徽○州○知○府○，定○菴○隨○侍○南○行○。居○京○國○適○踰○十○載○，當○時○朝○廷○士○大○夫○風○習○，定○菴○雖○少○年○，英○才○卓○犖○，固○已○得○其○涯○略○矣○。定○菴○又○夙○工○韻○語○，爲○懷○人○館○詞○，其○外○王○父○段○懋○堂○爲○之○序○，深○獎○其○詞○之○工○，而○謂○：「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爲○之○愈○工○，去○

定菴與章  
實齋

道且愈遠。」叮囑教戒，欲其銳意於經史。

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亦在嘉慶壬申。

又寄書勉學，囑問業於程易

田。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事在嘉慶十八年癸酉。

而其時定菴學問志趣，似不屑屑爲經生，而頗有取於其鄉人實齋

章氏文史經世之意也。

嘉慶十九年甲戌，闡齋議修徽州府志，延歙汪塾泉、龍。

陽湖洪

孟慈。給孫

諸人爲纂修，定菴亦預其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有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

書，

見定菴文集卷上。

大意謂：「府志非史，特爲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

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其議論已儼然似實齋。而尤著者，則在所爲乙丙之際箸議，

此等題目亦做實齋。

蓋創稿於嘉慶乙亥、丙子間，時定菴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於嫫嫫治古

經籍，而有志爲昭代治典之探討，暢見其趣於箸議之第六，其言曰：

定菴之治  
學合一論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聞之也。……載之

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

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

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

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





定菴論漢  
學師承記

此其陳義至新穎，而實承襲實齋「六經皆史」之說也。定菴外王父段氏，爲東原大弟子，卒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孫屬章著議之年。學術隨風氣而變，風氣依時代而易，觀於此，而實齋所謂「學術當以經世，勿趨風氣追時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蓋實齋之唱六經皆史，與常州莊氏之所謂「尋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同爲一時之孤徑。方其生，聲名落漠，而終不能抑塞其後世之大行。至定菴之學，雖相傳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門徑，則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學之與常州，若略其節目，論其大綱，則同爲乾嘉經學之反響，故遊其樊而得相通也。定菴之不滿於當時所謂經學者，又見其意於所爲江子屏所著書敘，

文成嘉慶二  
十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薪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為法。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為道問學。……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為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為之裏，有詁訓實事以為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為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

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

此其抨彈漢學，大旨與實齋通義之說絕類。定菴既爲江書作序，又附箋極論江氏書名之不安，謂：

大著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實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漢人所能專。……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遽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瑣碎鉅釘，不可謂非學，不得謂漢學。……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乎？……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於經。……大易、洪範，體無完膚。……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粗獲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即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

此箋亦在丁丑冬至，即乙丙著議之後一年也。



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狙，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魁君子也，抑小人甚魁。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胥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悻且悻，且睊然睊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舜之倫，惡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

此文又稱乙丙之際塾議二。

定菴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識，危言高論，不足以破一世之詭詭。其後三十年而洪、楊難作，定菴所謂不遠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變法則尤有待於一世之人，人才則有待於百年之培養，而定菴之世何如者？定菴謂世之衰徵於無才，而無才則原於無培養。定菴又微見其意於所爲江南生彙筆集鈔，謂：「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

此意管同異之擬言風俗書已暢論之。安吳包慎伯著說備，主罷八股，以明經術、策時務應之。又主設給事中，以新進茂才除授，直門下，

清代糾虔  
士大夫實  
例

主封駁詔勅，國有大政、大獄下九卿者，國子監祭酒得手教諸生各以意爲議，呈本師彙擇奏之。其書與管文略相先後。管氏謂清政安靜於廟堂、學校之間，大臣無權，臺諫不爭，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包齊則正從正面立法以矯其弊也。包氏已大膽爲清廷草擬改制書矣。經學家承其後，乃以孔子春秋相附會。其所謂「糾虔士大夫甚密」者，於定菴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爲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其文絕瑰麗，如怨如慕，極動宕之致。謂：

王掇

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貽，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亶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爲例，卽義、炎、頊、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扶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挾疏不止，自擢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耄昏，廷議以達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按：王掇時年八十四。……恭讀聖祖諭曰：「王掇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請代父謹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

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為百神擇主，為先聖擇後聖，為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嘉慶冊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拔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勸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倂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為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此文成於丁丑，亦在乙丙策議後一年。

又其一則為杭大宗逸事狀，其文絕冷雋，如泣如訴，極淒婉之致。謂：

乾隆癸未歲，

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卷誤記也。

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

筆為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汎滿、漢之見。」是日

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意解，赦歸里。

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太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

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

上大笑，手書「買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太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

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無考，疑亦在定菴入京前。又按：癸巳亦無南巡事，集文蓋出傳述之誤。汪藤源雜記云：「乙酉，四舉南巡，在籍文員迎駕湖上。上顧杭世駿問曰：「汝性

情改過麼？」對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對曰：「臣尚要歌詠太平。」上哂之。集或由此誤也。

定菴之廉  
恥論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開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氣節廉恥？又奈何言人才？定菴又慨言之於古史鉤沉論之首篇曰：

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規

吳昌綬所為定菴年譜，謂：「國朝詩徵序：年三十四（乙酉）著古史鉤沉論七千言，具稟七年，未寫定。己亥雜詩注則繫於癸巳歲，蓋其時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則刪補多矣。」



定菴又極言之於與人之箋，曰：

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於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泥沙。與人笑。

定菴之尊  
隱論

嘻！何其言之沉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變法？定菴於是又唱爲尊隱之論。其詩謂「少年尊隱有高文」，是尊隱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秦之家。……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傑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則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獨夫也，百耐民不如一痒民也，百痒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菴實不能爲一之民，定菴不能隱，終且如京師。定菴以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鄉試，卽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會試不售；又明年，庚辰會試仍不售，僅得爲內閣





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衆君擾君孰甚！……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菴之無聊賴，乃欲設此自逃遁。然定菴不徒不能尊隱，抑亦不能尊命，以定菴之聰明才氣，終不能「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爲微官何。困鬱閒曹，既不得一伸意，乃於是又激而爲賓賓之說。其言曰：

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考，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考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官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服，在賓則當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







不甘同於乾嘉正統之轍迹者。其不樂經生之媚古，不徒見之於乙丙之際箸議，及其中漸江鄉試再進京師，猶時時言之，其意可徵於所爲陳碩甫所著書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者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為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有高語大言者，則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為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省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辟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



於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學塘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

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

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承珙曰：「使碩甫自

信所推舉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

益企待，總之必不為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其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

皆識之。此文作年無考，然碩甫以丁丑來京師，定菴以戊寅來京師，文殆作於此時；去所為江子昇所著書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評此文云：「空談性理，非學也。乃樸學之士，矯空疏之弊太過，又

謂學盡於是，是古有六書九數而無天人性命也。此云天人性命之學從小學入手，小學者，實兼禮經十七篇、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與六書、九數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體用備具，千古可息爭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關鍵。」蓋當時議論，不僅不以六書、九數盡學問，並不敢以六書、九數盡小

學矣。戴望為陳碩甫弟子，再從此一轉身，遂折入顧、李路上，則此文誠當時一關鍵也。

碩甫乃懋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學自限，乃漸通於治天下，雖同時猶有「整齊益整

齊，企待益企待」之論，而定菴則徘徊無所一是，且無寧謂其同情於碩甫也。定菴既來

京之翌年，己卯，遂從學於劉逢祿，習公羊春秋。又深愛宋翔鳳，謂其「萬人叢中一握

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稱其「樸學奇材張一軍」。蓋常州之學，固已與乾嘉樸

學諸前輩不同，固已自樸而轉於奇，定菴之所謂樸學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學有之。

常州學之  
自樸至奇

定菴亦以奇自負，既不滿於其外王父所治小學之循謹，而欲高談性天、治道，則聞劉宋之說而喜之。道光壬午，定菴年三十一，從劉學之三年。乃爲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極推其所爲尚書既見。其言曰：

辨古籍真偽，爲術淺且近。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勿復言。古籍墜湮十之八，頗藉偽書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周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疇瘳闕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

夫而後閻百詩、惠定宇諸人所畢精力辨於尚書古文之眞僞者，乃曰其術淺且近，今之魁碩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則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學，所由與乾嘉樸學考訂異趣也。定菴治經，既務求其通治道，乃曰「瑣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銘座詩。定菴不樂

「借瑣耗奇」，

四字亦詩語。

乃務益爲其大。癸未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此物此志也。

陳蘭甫評此文云：「孔子至

聖，但爲易傳，七十子以下至漢之大儒所著者，禮記、春秋傳、書大傳、詩傳、外傳，從無極五經之義以著論者。但觀此題，即知其人之無學問，直狂妄而已！」陳氏論學與龔不同，然若使乾、嘉諸老見之，恐亦首肯此說。顧治五經大義以求通於治道，而爲之朝廷天子者弗受，則其道終細。定菴不能不有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終以陷於瑣，此則非盡定菴之過也。道光丁亥，定菴年二十六賦常州

高材篇，其辭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

下賓客盛，始見臧庸，在顧子述東。來哀哀。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季述。最後

乃識掌故趙懷玉，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

家人人本虞氏，悠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變異，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

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道。近今算學乃大

盛，泰西客到攻如讐。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

凡此所舉，惟算學非定菴所習，其他則定菴皆擅其能事。所謂「借以耗奇」者，其究不得歸於瑣；及其瑣，乃不得不落於小。逮定菴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論。其言曰：

定菴之抱  
小論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創則勦，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中，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為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奧，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

此文著作年無考，然謂「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則至早在道光壬辰後也。

定菴言當時小學家者如此，可謂精美矣。定菴自謂「年十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即授以

許氏部目」，是其浸潤於小學家之庭訓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菴之舉浙江鄉試，高郵王引之伯申實爲其座主，所謂「王尚書」是也。尚書既卒，而定菴爲之銘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菴墓表銘作於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聞於尚書者，曰：

「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

伯申季子壽同觀其自養齋遺餘錄，有擬復集定菴書，謂：「先人於先秦諸子、史記、漢書皆有校正，其說皆在讀書

雜志中；至廣雅疏證末卷，則直著文簡公名；何閣下曰先君有言『吾於百家不暇治，獨治經』耶？」

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

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用

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

之訓。所著書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

壽同書云：「先君著經義述

聞，名述聞者，善則歸親之義。其中凡先光祿公說十之三，先文簡公說十之七，其書閣下亦既讀之矣。今不別其辭，而渾舉曰述聞於兵備，則先君述聞一書，不僅寫錄之勞乎？又閣下獨舉述聞而遺釋詞，竊恐後之讀定菴文集者，就文以考先人之書，必曰釋詞非王文簡公著也。」按：定菴此文，實爲對其理想中小學家之風度爲一種極好之描寫，觀於壽同之箋辨，益見其文前載有深趣也。又曰：「吾

著書不喜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慄然止，不溢一言，如

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異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

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閑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 定菴之卒

則定菴亦於是乎卒矣！

定菴以暴疾終。其已亥出都，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不携眷屬僕從，倉皇可疑。雜詩謂：「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甯故將軍。」又曰：「一生還重喜，金

焦。」其年十月北上迎督，謂「陳碩甫爲予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徵良友之愛」。自駐任邱縣，遣一僕入都，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乃又進次固安。（均見雜詩自注）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張孟劬告余，定菴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傳顧太清事非實也。張家與龔世姻，故知之。又曰：「定菴爲粵鴉片案主戰，故爲穆彰阿所惡。」余謂定菴若爲顧太清出都，其詩中不應反復自道，若惟恐後人之不知，則傳說自未可信。若孟劬說，定菴終爲不能守實賓之道自全也。惟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云：「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薄語。」定菴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開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顯然紙墨間，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則其論至深酷，又爲更進一層之責備，定菴亦無以自解也。大抵定菴性格，熱中傲物，偏宕奇誕，又兼之以輕狂。定菴謂：「起而視其世，亂亦竟不遠。」定菴殆亦此時期一象徵之人物乎！

### 定菴之學

定菴自言：「江鐵君沅，是予學佛第一導師。」鐵君乃江良庭之孫，良庭師事惠定宇，

亦小學名家。鐵君既傳其家學，又師事彭尺木學佛；定菴有知歸子讚，卽尺木，而定菴自號懷歸子，識其慕尺木也。定菴自謂「一事平生無齟齬，但開風氣不爲師」。然余觀定菴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定菴特沿襲乾嘉以來全盛之學風，而不免露其蕭索破敗之意象者也。定菴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謂：

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為蕭疏澹蕩，冷然瑟瑟，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

定菴之時

瓶水冷而知天寒，揚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覘國運。

揚州盛衰，可參看阮元學經室再續集卷三揚州畫舫錄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

十九年，即當定菴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菴卒年，林則徐廣東事敗，不十年洪、楊已亥也。

亂起，定菴所謂莫善於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鄉曾氏削平大難，欲以忠誠倡一世，而晚境憂譏畏讒，惴惴不可終日。異姓之賓，雖掬忠誠以獻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

故湘鄉之倡導忠誠，亦及身而歇，無救於一姓之必覆。

龔、曾二氏為人，治學俱絕不同，然其論當時之風俗與知命之說，則居然相似，此

可以徵

自是而公羊之學附會於變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鉞，身則奔亡海外，僅全腰領，猶且昌言保皇，識出定菴賓賓下遠甚。而定菴治春秋，知有變法，乃不知有夷夏。

其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乃謂：「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

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菴又言尊史，乃知有乾、嘉不知有順、康，故止於言賓賓而不敢言革命。然則定菴之所識「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彌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於賓之上，而安為其主者也。嚮使聖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



神聖，不忍棄才屏智士而厚參驚羸」，亦乙丙塾議第二篇中語。則何以使定菴生初秋之世，酷熱已消，衰象已見，方治春秋，而猶不敢游思及於夷夏，顧惟以賓賓、尊命之說自慰藉哉？然而定菴猶知倡賓賓之說，要已爲一代之奇才矣！定菴集他高論尙多有，然如平均篇則本之唐大陶，唐甄書極行於吳，定菴必見之；又許周生有禮論三篇，亦發不平召亂之義。定菴乙丙之際著議第十九，論西北水利，許周生答丁子復書已言之。（鑑止水齋集卷十）定菴文字往往有來歷也。公私篇則頗似洪江北，意言眞僞篇。定菴熟常州文獻，又交其子，亦必見之。散而無統，不足成一家之言矣，此故不備論。

## 五 戴子高

戴子高

爲常州公羊學後勁者，尙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

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年十

四，偶讀顏習齋書，大好之。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詁校讎之學，從遊於陳奐、

宋翔鳳，治西漢經說，欲以窺孔門微言大義。爲顏氏學記凡十卷，謂：「習齋當舊學久

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顏氏學記序。又爲論語注，謂：

「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

戴氏論語  
注

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櫟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勛公所傳。論語注序。是子高之意，仍

欲遵西漢博士章句家法治論語，而特墨守齊學一途。此其牽強附會，未能盡當於論語原

旨，可不煩舉證而知也。

習齋論學，本可與章氏「六經皆史」之說相通。戴氏喜顏、李而終歸於常州之公羊，此猶如定菴之自實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

顏、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義爲幟志，而又拘拘於漢儒之章句家法，

顏氏學記成書在同治八年六月，

莊械戴子高哀辭謂「論語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則論語注成書應在學記後。

則面貌雖殊，精神猶昔，終不脫蘇州惠氏漢學之牢籠矣。

子高嘗與友人論學，謂：

世事紛紜，師資道喪，原伯音之徒，咸思襲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於

前，無知之人和之於後，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黨振而興之，徵諸

古訓，求之微言，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則救世弊而維聖教在是矣。

此札與張

星鑑，即據張氏戴子高傳轉錄。

此則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陳蘭甫，雖知漢學考據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據則逃於空疏不學，故乃徊翔於漢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論語以接徑於政事。不悟訓詁考

據可。言。家。法。如乾、嘉學者所唱「以漢還漢，以宋還宋」之論，即以家法治訓詁考據也。政。事。義。理。不。可。言。家。法。政事義理實能通今而實踐，訓詁考據已不夠，何論

守家。若言政事義理而尊家法，則其極必近於宗教。其後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視孔子，子高所嘆「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實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顏、李之與章句家法，此乃絕相違異之兩事，子高好顏、李，由激於時病；而治公羊，則逐於時趨；治公羊而歸宿於西漢之家法，則困於傳統。子高智不及此，尙不能辨西漢章句家法與顏、李事物身世之乖異，而兼信並好之，則子高亦爲一不脫時代束縛之學人也。

俞樾序  
戴氏管

戴子高之  
制行

子校正，謂：「子高，陳碩甫高足，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此見子高仍爲乾、嘉漢學傳統也。惟陳氏以家法求毛詩，猶禾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則失之甚遠耳。又李慈銘日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學生，游句江湖，貪緣入會湘鄉偏裨之幕。嘗冒軍功，詭稱爲增廣生，改其故名，求改訓導。又竊軍符，徑下湖州學官，爲其出弟子籍，學官以無其人申報，湘鄉大怒，將窮治之，叩頭哀乞乃免。」則子高制行多可議。大抵道、咸以下學人，雖薄考據，轉言義理，而其行已操心，尙頗有不逮乾、嘉考據樸學諸先生者。風俗之日趨卑污，正足以證見考據樸學之流弊也。

## 六 沈子敦

沈子敦

當嘉、道之際，尙有一人焉，雖不爲常州公羊之學，而其砭時論世之風，頗有似於定菴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烏程人。生嘉慶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

一七九  
八一

一八四年四十三。游京師，館徐星伯松家，星伯極推其地學之精，然子敦之學實不僅於此。其居京師，爲徐星伯、姚伯昂、元之沈範廬、濤徐蓮峯、寶善諸人修書，惟以糊口，頗欲別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論兩篇，一曰立名，一曰風俗，則子敦論學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沈氏論學大意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名之謂。……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尚。周、漢而下，大概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時，爭爲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遇人爲名，唐之士大夫以功業濟世爲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爲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爲名，則隨時隆污，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爲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節，故其望峻。……二者雖異，有裨于世道人心則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後，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狐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

劉刻落帆樓集卷四。

沈氏對於當時風俗之記載與批評

阿諛輕薄苟且

其風俗篇云：

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俗為先務。卷四

子敦二論之意，蓋特有感於時病而發，嘗謂：

覽觀史冊，於古今利病，亦略識其梗概。今日風氣，備有元成西漢兩帝時之阿諛唐宣宗年號，大中唐宣宗年號時之輕薄，明昌南宋時金章宗年號，貞祐金宣宗年號時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見。嗚呼！斯非細故也。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齊之不說學，蘇張之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即不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人心。嗚呼！斯豈細故也！卷八

又曰：





證之學。嘗曰：

學術人才  
衰壞之來  
原

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為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

卷八與孫  
愈書。

又曰：

今人之通  
遠不如前  
通明人之不

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嶷嶷，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立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於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於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

卷九與許  
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故，大率有得於中，故



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詆前明人為不通，而當世所推為通士者，率皆冒於貨賄，昧於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覺，是尚可為通乎？譬之於身，前明人於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於一拇一指，察及羅紋之疏密，辨其爪之長短厚薄，可謂細矣；而於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偏識，況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尚可為通乎？……居家則父子貴利，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習，紕繆之論，積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

卷八與張  
淵甫。

夫治學而專務爲瑣屑之考據，無當於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於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數十年來學者，……聞見自誇之人多，讀書貫穿之人少。聞見須有所憑藉，故奔走形勢之人，既得潤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學自命。貫穿非空山靜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餓死於荒江老屋之中。……無怪好學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

卷八與張  
淵甫。

小學金石  
非通儒

又曰：

讀書二字，今殆將絕矣。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卽所以為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卽所以治史。精此二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況但拾其唾餘，以瓦礫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為讀書人。而不工世俗之書，不為昏夜之乞，雖有瓦礫之耀，終於進取尺寸無獲。故以瓦礫耀者，亦落落不數見。卷八與張洞甫。

子敦寒士覆落，其言容有過激，而當時官方之頹敗，學風之墮退，與夫世亂之不終日而起，亦從此可見矣。然子敦論學，似仍主從當時所謂漢學者入手，非能別闢一新徑也。故曰：

又曰：

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己之學則可，謂窮經而可不先從事於形聲訓詁則不可。卷八與孫愈愚。



之術以圖利，而陽借君子之名以蘊利。宋儒先生有靈，必疾首痛心於斯人……

矣。……然而宋儒實有過高之弊，……先辦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

二字，如何可以責人？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有此訓。宋儒亦以自勵，非祇以責人也。……茲當謂東漢之人

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務責己而不責人者，東漢之人

也。人、己俱安於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

自處於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厲之，惟東漢處士

之行，責己而不苛求於人，最為踐履篤實而無弊耳。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

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為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

無以易斯言。卷九與許海樵。

其論宋儒流弊，頗似戴東原，而當時所謂「宋學家」底裏亦從可見。卷七有記湯侍郎告門生語一篇，尤證當時治理

學者之僞而陋。其主儒者當躬耕習藝以治生為急，又似顏習齋。惜乎子敦寄鑒於達人，弊心力

於故紙，不能如習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東漢人之踐履篤實，則義理之於制行，猶樹木

之有根，必擁植之以土，今不究義理之源，而空羨制行之美，是無土以培其根，而望樹

龔沈兩氏  
之相似點

木之長養，不可得也。然則子敦雖蒿目時弊，而亦無以爲易也。

子敦與定菴同爲浙人，生同世，龔先沈生六年，沈先龔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邊事。而尤似者，

則同以不工小楷困於場屋，定菴既爲干祿新書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謂：

近日風氣，於進取一無可望，非賄屬公行，卽擇取吏胥俗書。君子處此世，但可讀書自淑以求無愧而已。……今世不工胥吏書，卽一領青衿，恐亦不可得。

卷十與丁  
子香。

又自謂：

定書札每多沉痛語，後人觀之，當深悲其所遇。……與故人諸札，雖未得性情之

正，然與時下不著痛癢語大異。卷十與丁  
子香。

子敦之所遇，卽龔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爲得性情之正，然皆與同時不著痛癢者異矣。





並世前後言者多矣，

尤著如包世臣、陳蘭甫。

其言學術則一主程朱，與依違於博雅考訂者異焉。其言

曰：

程朱之學，近則目為空疏迂滯而薄之，其說豈必無所見，然人心風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殆無一不取而則倣之。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合乎聖人之罅隙，又笑其於經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不知此特文學有所不備，其德行、言語、政事，莘莘大者，固孔孟以後不可無之人。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為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於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

卷十  
八任

東澗先生集序。按：此頗似沈氏「今人之通達不如前明人不通」之論，皆開陳蘭甫之先聲也。

然四農極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與固稱「正學」者復不同。其言曰：

世無虛靜之聖學，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馴至講「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虛至靜、無中含有當之者。……此陸王之學，與佛、老何異？

卷十六天下  
之大本說。



又曰：

凡言「靜存養，動省察」者，宋、元、明諸儒之言，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養始孟子「牛山之木」章，……養與不養，全在旦晷之所為，……未嘗云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動之理自在其中，……聖賢功夫只在已發時。……自程子有存養未發之說，……遂有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學者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者矣。……以予意斷之，不如并去存養未發之說，為更截然無流弊也。

卷十六戒慎恐懼即慎獨說。按：此篇辨朱子解中庸此語之誤，遂推論及於程子。

又曰：

程子謂孔子聖人，顏子亞聖，孟子大賢。……又曰：「學者必學顏子，方不錯。孟子才高，學之恐無依據。」又曰：「孟子有英氣，最害事，不若顏子之渾厚。」夫孟子之博學詳說，所以能知言者，即顏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養性，所以能養氣者，即顏子之約禮。……今以此論學，乃東漢黃叔度、陳仲弓之行徑，





據熙熙，為利往來，耽耽僥僥，而無所止，尚何暇偽忠信，貌廉潔，標為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已。

左海文集卷三義利辨。

又曰：

嗚呼！今日士行之媮，尚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日督以科舉之業，其子弟俛首聽命，亦皇皇以一於一第之得喪為榮辱。倖而弋取之，一旦蒞官臨政，內競職司之涼熱，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沉得失，日往來胸中至熟；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頽潰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異詬亡恥，婬耍苟安。

卷七書雷翠庭先生聞見偶錄傳鵬起事後。

又曰：

儀徵阮夫子、金壇段若膺寓書來，亦兢兢患風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儀徵曰：「近之言漢學者，知宋人虛妄之病，





##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羅羅山

### 傳略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一  
一八七二年六十二。家世力農，五、六百年無以科目顯者。及其祖始向學，父老儒，縣  
學生員。先生以道光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七遷爲禮部侍郎。咸  
豐二年丁母憂歸，遂起鄉兵討太平軍。先後在軍中十三年，卒平大難，稱清代中興首功  
焉。

### 曾氏學術淵源

桐城派論  
學意見

滌生爲晚清中興元勳，然其爲人推敬，則不盡於勳績，而尤在其學業與文章。其爲學淵源，蓋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聞於其鄉先輩之風而起者。初乾隆時，海內爭務博雅考訂，號爲漢學，而桐城姚鼐姬傳，獨以古文辭名，學者相從，稱桐城派。其持論頗與漢學家異。嘗謂：

姚惜抱

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踐行其言，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皆以其學取士。自利祿之途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來之陋習。今世學者，乃思一初矯之，專宗漢學，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

惜抱軒文集六  
復蔣松如書。

又曰：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





管異之

姚氏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有上元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尤稱高足。

按：此據曾氏歐陽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譜以管梅、方及劉開孟塗爲姚門四大弟子，不數石甫。

管氏集中屢言士習

吏治，謂：

世。事。之。類。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

因寄軒集  
初集卷六

與朱幹  
臣書。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為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為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

二集卷二  
說士上。

又曰：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天下幸無事，畏愼隱忍，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為是言。

初集卷六上方制軍  
論平賊事宜書。

而其擬言風俗書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歷歷不爽。清承明後，明之時大  
臣專權，今則閹、部、胥、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  
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  
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  
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  
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宁、學校之間，安且靜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  
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朝廷近年，大  
臣無權而率以畏愼，臺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



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污，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便抵牾，周內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詭責名義，駭誤後學，相尋逐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疎不學者也。

柏硯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經說書後。

此卽姬傳贈錢獻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節亢行，無所激而施，而專務於通經博古之學，則大科鴻博之士彬彬出矣。豈非士之趨舍，一視乎時之所貴賤為臧衰哉！

又曰：

以一時之習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為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復姓後。

卷四書復社人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為大患。

卷一臣  
事論。

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而謂用商賈負販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

卷一士  
說。

此等即異之擬言風俗書之旨也。今讀其集，於當時吏治之窳，民心之不就寧，大禍猝發之無日，無往而不流露其深憂焉。

桐城派古文家，議者病其空疏。然其文字中尙有時世，當時經學家所謂「實事求是」者，其所為書率與時世渺不相涉。則所謂「空疏」

朱伯韓

者究當何屬，亦未可一概論也。

同時有臨桂朱琦伯韓，亦為姚氏學，為名實說，亦足見當時士風之一斑。

其言曰：

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為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為天下長計；身之便安不暇計，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謹厚、

廉靜、退讓三者，可以安坐無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不爭趨此？故近世所號為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為多。當其峨冠襜裙，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沉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橋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

而姚瑩石甫，與其邑人劉開孟塗，於漢宋是非，主持益堅，諍辨尤力。

李慈銘日記有評石甫中復堂集一則，於石

甫尊宋詆漢門戶之見，頗有糾彈。謂：「其覆黃又國書謂：『自四庫館開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爲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爲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爲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之過』云云，尤猖狂無理。道光中年以後，時事日亟，正坐無讀書人耳。夷變時，當國者潘、穆二公，非能爲漢學者也。廣事壞于耆齡、琦善、奕山，江事壞于牛鑑，浙事壞于烏爾恭額、伊里布、奕經、文蔚，閩事壞于顏伯燾、怡良，皆不識一字者也。而御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弊，陳固漢學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謂：「惜抱先生孤立于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持異趣。夫惜抱以郎中歸不出，誠爲恬漠。然漢學諸賢中，若西莊（王鳴盛）以閩學左遷光卿時，仕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厥門。竹汀（錢大昕）以少詹，抱經（盧文弨）以學士，皆清華首選，畢志名山。蘭皋（郝懿行）官戶部十餘年，不轉一階。此豈皆出姬傳下者？他若豐軒（孔廣森）之純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皋文（張惠言）之鯁直，虛谷（武億）之廉峻，鄒齋（李廣雲）之循良，南江（邵晉涵）之清介，以論風節，奚媿宋儒？而繁齋（金榜）、左海（陳壽祺），則脫離詞林；子田（任大椿）、頤谷（孫志祖），則投簪臺府；小雅（丁杰）、孝臣（奎偉），終身進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龍），絕意公車；想堂（段玉裁）、申耆（李兆洛），宰縣而早歸；澥亭（錢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豈以鄭、許爲繁縟，蟲魚爲釣弋者乎？」李氏所舉，頗足爲漢學雪誣。門戶之見，持之已甚，均足以啓不平，易地則皆然也。又劉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上、中、下，卷三上萊陽中承膏，卷四甲蔣礪堂，上

湘學之兩派

程朱理學

經世致用

汪瑟庵，卷五與朱魯岑，卷六姚姬傳壽序、沈曉堂壽序，卷七論語補註自序諸篇，於人才風俗、教化政術之間，頗善持論。劉氏以才氣爲干謁，同時儕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見當時桐城派古文家持論之一面。此一派也。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衍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嘉、道之際，有善化唐鑑鏡海，以篤信程朱倡爲正學，蒙古倭仁、六安吳廷棟、昆明何桂珍、羅平、寶坻皆從問辨，滌生亦預焉。唐氏爲學案小識十五卷，以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爲傳道，餘爲翼道、守道，滌生爲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賀長齡與唐氏相友善，倡爲經世致用。邵陽魏默深受知於安化陶澍，爲賀長齡編輯經世文編。湘陰左宗棠亦客陶氏，相與締姻；而胡林翼則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孫鼎臣芝房，亦治經世學，爲獨論，至以洪、楊之亂，歸罪於乾、嘉之漢學。湖、湘之間講學者一時風氣如此，此又一派也。吳廷棟字竹如，生長桐城，持論亦頗有與管、梅諸人近者。其復沈舜卿書，謂：

來書所示官場之弊，謂士大夫無恥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實深中今日人心風俗之弊。欲挽回盡人之無恥，必先視乎一二人之有恥。權足以有爲，則挽回以政教；權不足以有爲，則挽回以學術。卽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閭，但使聲氣應求，





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然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文集一  
原才。

此文所論，與上舉吳竹如復沈舜卿書，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篤。所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此即其畢生學術所在，亦即畢生事業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遺老如亭林諸人知之，乾嘉鴻博尙考訂者已不知。此種意念之復活，則唐、吳諸人相從討論之效也。然將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滌生之言曰：

天之生賢人也，大氏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恒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菴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

文集一陳仲鸞父  
母七十壽序。





俯。不。作。樂。也。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  
文集二聖哲畫像記。

滌生又有一名言，曰「不問收穫，但問耕耘」，此即其不祈報之理論，實即歷古儒家相

傳義命之辨也。

會氏覆郭筠仙書亦謂：「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此實會氏一至堅確之觀念，亦即其畢生事業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

積其不求報之心理，而漸濟之以學業，則其見之於外者曰器識，滌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識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

文集一黃仙嶠詩序。

凡滌生理想中之人格，將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者，其規模大率如是。則

試問當時之習俗又何如乎？滌生復賀耦庚書有云：

竊以謂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為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為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為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書札卷一。

此書在道光庚子，

按：是年即沈子敦卒歲。當時官方士習，可參讀子敦章。

猶遠在大亂未起之前也。其復彭麗生書有云：

足下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國藩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

會氏對於  
世風之嘆

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書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書有云：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漬，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歟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則已在咸豐癸丑，洪、楊過長沙而北，奉命辦團防之後矣。又曰：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輿駢聯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書札四履黃子泰。道光三十年，咸豐初立，蘇生應詔陳言，謂「京官通病退縮瑣屑，外官通病敷衍顛預。故習相沿，但求

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難，國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與朱伯韓名實說並觀，皆足為當時官方士習之寫照也。

又曰：

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與劉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掄修袂而養均步，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廢龍翰臣。

又曰：

方今世變孔棘，而宦場泄沓之風，曾無少為振作。有識者以是深懼，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書札五與胡詠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書札九獲吳竹如。

又曰：

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書札二十與胡宮保。

又曰：

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豪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偽。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書札十二獲陳俊臣。

此則已在咸豐辛酉，胡澗芝、唐鏡海卒年。軍興逾十年，而言之猶如是，則當時人心世習積弊難返之

情，概可見矣。自此以往，滌生名位日高，責望日重，馳驅軍旅，雖大難幸平，而憂讒

畏。讒。日。惴。惴。於。晚。節。之。不。終。保。

己未覆胡宮保，已有「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之語。又辛酉覆胡宮保，謂「亂世之所以彌亂，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

讓，小人愈妄。待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之語。又覆毛奇雲，謂：「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貽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觀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此亦辛酉語。則蘇生態度之趨而益謹，尙不待平難後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氏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立制，所謂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則曰：「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待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船山）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孰視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蓋轉移習俗以陶鑄一世人才之至願，攻擊慘毒而已。」此皆可見蘇生之處境及其意態之逐漸轉變也。蘇生固未盡酬。此所以蘇生個人，雖竟其戲平大難之勳業，而晚清中興，仍未有起衰轉泰之新機也。又曾氏與袁小午，謂：「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因陋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援資接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陷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劄、關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暮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消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陷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觀。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婉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函寫出曾氏晚年世態及心境，尤可含味。

## 曾氏之禮論

乾嘉以來，士習官方日壞，其弊由於學術之偏蔽，而其徵見於當時漢學家之好詆宋



然於漢學家長處，亦不一概抹殺，嘗謂：

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捨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熾，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為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察，而矯之者惡其忠雠，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

文集二漢陽劉君家傳。

又曰：

天下相尚以偽久矣！陳建之學節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為儒林傳中人物。……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綿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太過。……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

書札二十履潁州府夏教授書。

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專賊之亂，則少過矣。文集一孫芝房侍講窮論序。

其言皆極持平，與當時牢守漢、宋門戶互相輕薄者不同。又進而爲漢、宋謀會通，則歸其要於禮家。其言曰：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書札十三履夏發夫。

又曰：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

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為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當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

文集一孫芝房弱論序。

又曰：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萬菴作中庸論，按：與亭林同時。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慈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







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書札一與洪琴西。

又曰：

往者漢陽劉傳瑩茶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竿宋賢，聞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為？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為知言者徒也。文集一孫芝房弱論序。

龍翰臣

此皆二人議論之極相似者。大體論之，滌生論學態度，以當時漢、宋畛域言，毋寧謂較近於漢學，此尤見其能自樹立，別擇審當，非煖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者所可比也。又其言禮，本之杜、馬、顧、秦，亦幾幾乎捨經而言史矣。蓋苟求經世，未有不如是。同時龍啓瑞翰臣，有致馮展雲侍讀書，亦謂：

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為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迹，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如徒

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則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故空談經學，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

此種意見，漸成爲道，咸以下一般之通見，惟所以猶必徘徊於經、史之間，以經世歸之禮者，其間蓋有微意。竊謂國史自中唐以下，爲一大變局，一王孤立於上，不能如古之貴族世家相峙；衆民散處於下，不能如今歐西諸邦小國寡民，以輿論衆意爲治法。而後天下乃爲舉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統，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時運所湊，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驅率也。故若捨經術而專言經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尙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爲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然含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知含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含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同上

此等議論，皆所謂毋寧較近漢學之例也。故曰：

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同上

滌生論學規模，大體如此。雖自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聖哲畫像記。然平日持論，並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與亭林、蕙田、王懷祖父子同列考據之門，尤爲隻眼獨具。

語亦見聖哲畫像記。姚氏在文學上之貢獻，本在其古文辭類纂之選集。凡其明流變，定類例，亦皆不越考據一門；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經義耳。故曾氏亦謂姚氏雖不能比於古之作者，而終以百年正宗推之也。雖極推

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爲傳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截平大難，足以震懾一時，卽論學之平正通達，寬闊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矣。

曾氏與何廉舫書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經則十三經，史則廿四史暨通鑑，子則五子暨管、晏、韓、呂、淮南等，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書皆賸作，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流，另行編列；其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今按：滌生之學，務爲通大體而致於用，故能融會羣籍，采其精英。稍前惟章實齋，同時如陳蘭甫，所見有與此略似者，然猶皆偏於讀書人氣味，故事業之成就不大。此雖運會所湊，而學術精神之輕重向背，亦非偶然也。

## 附 羅澤南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咸豐六年丙辰，一八〇七—一八五六年五十。幼貧甚，十歲就外傳，其大父一布袍，親爲典質者六、七次。年十九卽訓蒙餬口。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繼逝者十一人。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然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也。年踰三十，始補學官

附生；踰四十，始補廩膳生，舉孝廉方正。未幾洪、楊兵起，以諸生從軍，屢建大功。在軍四歲，自江西回援武漢，卒於軍。其後湘軍將帥有名成功業者，大率其弟子也。

## 羅氏學術大要

羅山交於同邑劉蓉、孟容，又館善化賀修齡、賀長齡家，與唐鏡海及湘陰郭嵩燾兄弟往來，其爲學主於性理，而求經世，蓋一時湘學風氣然也。其與郭意城書云：

學問之道，至今日卑陋極矣。詞章之士，奉對偶音律之文以爲擢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異之士，語品行則涉於福田果報，……語經濟則惟考求海防、河務、鹽法、水利，以待用於斯世。……述其所學，但勝於竊取富貴者之所爲，……要皆從功利上起見，是以所見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學，淑身淑世，爲性分內所當爲。……苟不務此，徒向枝葉上用功，縱做得偉然可觀，終是三代以下品詣，三代以下作用；況乎以利己之心行

之，尤終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羅山嘗謂：「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貴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羅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謂：

道德圓於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於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戶蕭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復，人欲日以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備之於草野之中。及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已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履菴友書。

羅山與橫渠

其素所抱負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確然有以自建樹，異於常人。然則所謂人才本於學術，而當時漢學家徒事訓詁考訂，蔑棄義理不談者，其弊害亦從可推見矣。羅山之學，大率推本橫渠，歸極孟子，以民胞物與爲體，以強勉力行爲用。嘗謂：

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損抑，其人則為和平之人；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







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為人生必讀之書，惟……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為之撮其大要，輯為韻語，……方欲鐫之木，而粵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弦誦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而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絕無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辭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為迂。一日有變，昔之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亦由其義理之說，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難有不難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戰已也。

咸豐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謂：「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蝕盡。無他，學術不明，天理漸滅故也。」又答胡澗芝，謂：「世之言史事者，動言才情，不知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年賸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即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為，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此等見解，均可與羅山正學術之旨相發明也。





##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朱鼎甫

### 傳略

陳澧字蘭甫，學者稱東塾先生。生嘉慶十五年，卒光緒八年，一八一〇—一八八三年七十三。少肄業粵秀書院，年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老爲菊坡精舍山長。

### 著書大要

東塾生當乾、嘉盛極之後，身值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正樸學考據盛極趨衰風氣將變之候，而東塾爲其過渡之人物。自謂：「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述「凡

東塾之時  
代

東塾之著述

漢儒通義

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無不研究。」

寅熟集與人贊。

「中年讀朱子

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

自述

其書著者，有聲律通考十卷、

書成於咸豐八年，東塾年四

十九切韻考六卷、

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東塾年三十三。

外篇三卷、

書成於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

書成於道光二十八年，東塾年三十九。

又著漢儒通義七卷、東塾讀書記十五卷。

通義創始咸豐四年，自記刻成

於咸豐八年。

據胡錫燕跋文。

時北方亂正熾，英、法聯軍於七年十一月陷廣東省城，總督葉名琛

被捕，東塾挈家避於橫沙村舍。

年四十

通義大旨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

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儒，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

自述及通義自序。

其意與乾、嘉盛時惠、戴所唱「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者迥殊焉。其書僅亦纂輯

之體，自著條例，謂：「凡所錄皆經部書，史、子、集皆不錄。又漢儒說經多有本，如

韓詩外傳多荀子語，但韓氏既取入外傳，則是漢儒之書，故亦錄之。」又謂：「集衆家

之說分類爲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思錄，今兼倣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之例也；題

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倣初學記之例。」

通義序錄。

初稿凡三千條，嗣乃多所刪削，而成今書。其刪削亦具微意：其於諸家書，如孟、京

易說存者寥寥，猶采錄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采。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不采。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臣」爲「堅」則采之，說文訓「臣」爲「牽」則不采。此於人品、學術及當世之弊，各有深意存於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蓋取漢儒二十二家之說，會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胡錫燕跋。其論撰之用心如此，與當時學者傳傳於字義訓詁，名物考訂，以及斷斷爲漢宋門戶之辨者，固自異焉。惟其書既限於輯錄，又所錄專采說經之書，於兩漢學術精要所在，尙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眾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去取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不得爲研治漢儒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然通義特東塾中年一纂輯之書，尙非東塾重要之著述。論其精心結撰，爲畢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東塾論學之全部意旨者，當推其晚年所爲之讀書記。其書遠始咸豐六年，

東塾年四十七。初爲學思錄，至同治十年東塾年六十二。大病幾殆，撰自述，述生平著書學行大要，則讀書記尙未成書也。

今自述刊讀書記首。自後乃思力疾綴學思錄旨要爲讀書記，至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自訂

讀書記凡十五卷付刊。行狀及七年，年七十。又自定讀書記西漢一卷。其卒後門人廖廷相編錄付梓。翌年而

卒。其書良可爲東塾晚年巨著。首孝經，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也。此據鄭康成六藝論。





此皆針對乾、嘉以來學風而發也。卷十一爲小學，謂：「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此則傳述阮氏意見者。卷十二爲諸子，備引各家可取語而折衷於儒。卷十三爲鄭康成，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

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

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其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

按：陳壽祺恭甫刻五經異義疏證序已論及鄭、許異同，方植之書

林揚解「著書爭辨」條下引之。此又謂：「自非聖人，孰無參錯？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層東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進者。

後儒不知此義，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覩矛戟矣。鄭學

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卷十四三國，多辨鄭、玄、王肅異同。卷十五朱子，謂：「

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又謂：「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

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又曰：「朱子時爲考證之學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至專意於其近者，尤爲切要之學。」

而近百年來，爲考證之學者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又謂：「朱子既謂窮理必在乎讀書，又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窮理爲第一事、第一義，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若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凡讀書記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語、孟兩卷精言義理，鄭、朱兩卷極論方法，尤爲全書骨幹。其五經諸卷則對當時經學上諸重大問題，綜述前人成績，附以己見，雖亦箴切時病，而與方植之輕肆詆訶者不同，亦與章實齋之主於史學而評經學者有異也。

### 東塾遺稿

東塾讀書記主漢、宋兼采，勿尙門戶之爭，主讀書求大義，勿取瑣碎之考訂，而其書本身，卽爲一至佳之榜樣。蓋東塾不欲以空言啓爭端，而求以實績開先路。故其書對當時學風弊端爲東塾所不滿者，僅時時露其微辭，引而不發，不肯爲直率之攻擊也。然東塾讀書記本由晚年整理平時節記諸稿而成，而其平時積稿，爲讀書記所未收者尙多，今猶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者等耳。此風氣急宜挽回。

經學家既專務考據訓詁而忘義理，遂至有不讀經、不讀注疏者。東塾論之曰：

近人講訓詁者，輒云：「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漢儒訓詁精矣，唐人訓詁雖不甚精，然亦豈盡不識訓詁者？何不先於漢、唐注疏訓詁不誤者而求其義理乎？

又曰：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也？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注疏文義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讀之乎？何以文義已明者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而讀之乎？願經師有以教我！

又曰：

說經者，欲經文明白無疑也；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既解之明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故初務於訓釋考據者，其意在求經籍之易讀，而風氣所播，相率以趨於訓詁考據者，其弊必至於置經籍而不讀。此猶章實齋所譏，「專尚襲績補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今苟專尚訓釋考據，則使聖人遺經大義明白，無待考釋，彼亦且無所用心也。繼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則曰好難而忽易。東塾論之曰：

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朱子亦嘗言之。近人則先其











余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

又曰：

近來朋友說經者，只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學派，若與論康熙、雍正以前學問，便不曉得，何況漢、唐、宋耶？云漢學者，妄語耳！

此皆箴當時學風浮躁不實之病也。

李慈銘日記有一條云：「嘉慶以後之爲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徧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徧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爲不學，許君爲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爲足補經注矣。閒購一缺折之贗書，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劃，以爲足徵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冊，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爲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必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爲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視人

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爲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觀此云云，正與東塾爲同感矣。又嘗列舉當時經學諸弊而總言之，曰：

今時學術之弊，說經不求義理，而不知經。好求新義，與先儒異，且與近儒異。

著書太繁，誇多闢靡。墨守。好詆宋儒，不讀宋儒書。說文字太繁碎。信古而















又曰：

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若輕議之，恐後來從而廢棄之，則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思錄必須有一段說明此意。

一義必在乎第二義是也。已見上引。

今讀書記卷十五論朱子，謂「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

又曰：

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為言者，試問為程朱之學，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

原注：「嘗見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蹟者。」

務科舉而荒陋，因懶惰而空疏，而以程朱藉口，程朱豈荒陋

空疏者？試問其曾讀程朱之書否，則無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懶惰而安於空疏，將來此等議論盛行，讀書種子絕矣。大可憂也！

又曰：

又曰：

世之不學者，或以務科第，或以乏書籍，而欲入於作者之林，則祇考據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疇、阮文達，則可以詆漢學矣。

凡風氣必有所因而轉之，若今忽然舉程朱道學以教人，則必無應之者。且講道學而不讀經，則亦非程朱之學也。專經而明理敦行，此漢以來學術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

讀書記用意，實欲因當時共尚之經學，轉移當時共尚之風氣，所由與章實齋、方植之諸人不同也。又按：此兩條意近沈子敦。

又曰：

漢儒之書，有微言大義，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頗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謂「微言絕，大義乖」矣。宋儒所說，皆近於微言大義，而又或無所考據，但自謂不傳之學。夫得不傳，即無考據耳，無師承耳。國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葉以來，拾漢儒之遺，於微言大義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學思錄，求微言大義於漢。

儒、宋儒，必有考據，庶幾可示後世耳。原注：「漢儒得傳，宋儒得不傳，皆未可盡信。」

東塾論學淵源

此東塾所主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之說也。余觀東塾立說，其力主大義，以及挽救風氣之說，頗似章實齋；其論漢學流弊，頗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襲。實齋導源浙東；植之本於桐城；而東塾之學，淵源似在學海堂。

象州陳獻甫小谷避亂至粵，與東塾交

好。其補學軒文集，議論與東塾相通者甚多，東塾爲序盛推之。小谷卒，東塾爲之傳，獨舉其經世之見，擬之東漢主符、仲長統；而東塾著書頗不涉經世，此則其異。要之一時風尚之變可徵也。

其浸沉於漢

學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謀爲轉變。故其論學尊阮元，

阮元建學海堂在甲申，時東塾年十五。十七應學海堂季課。二十

五總督盧坤選高才生肄業學海堂曰專課生，而東塾爲舉首。三十一歲舉爲學海堂學長，自是遂爲學長十數年。（以上均見學海堂志）三十二歲赴會試，過揚州謁阮元。（自記）三十五歲又以赴會試，謁阮元於揚州。四十歲復北上，阮元曰：已卒。

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後之講經學者，當以爲主臬。此真古之經學，非如宋以後之

空談，亦非如今日所謂漢學之無用也。我輩宜崇尚之。讀書記小學卷極尊阮元，已見上引。

是則東塾講學，所謂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者，其實仍是經學盛時惠、戴所稱「古訓明而後義理明」之見解。東塾之意，不過欲挽漢學末流弊病，勿使放盪益遠，成所謂零

碎織屑、無關要緊之經學，此亦東塾語。而惟以發明古訓大義爲經學考釋之範圍耳。故曰：

余爲學思錄，凡無當大義者皆刪。

此一語可見東塾講學宗旨。而所以求大義者，則東塾之意，似仍不出於古訓。本此而有教人細讀注疏之說，東塾集卷四與王岐之書：「於切要處用心力，於不用心力處借精神。愈繁難，愈從容爲之。耐繁難者養性之功，求易簡者心得之學。見解貴高貴通，功夫貴平貴鈍。」此即由

細心求大義之教也。曰：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曠之文，無益無用者，置之。」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原注：「師心之說，無本無原者，棄之。」此學思錄大旨也。讀書記論語卷卽主以讀書解「學」。

又曰：

宋儒經說，正當擇而取之，以爲漢注、唐疏之箋，豈可分門戶而一概棄之乎？

讀書記朱子卷有「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一條，已見上引。









懲今弊防  
後弊

面目也。凡此等處均見當時學者目擊漢學流弊而無從開闢一新門徑，徬徨煩悶，莫知所適之概。著此書非儒生之業也，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也。

東塾講學精神，在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今經學之弊已極，然若徑捨經學不講，則恐陸王復起。欲懲今弊且防後弊，則莫如勸人讀注疏。故東塾又曰：

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況漢、宋各有獨到之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余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鄭朱並行  
漢宋兼采

此見東塾講學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謂講鄭學、講朱學，在東塾之意，仍是勸人讀注疏耳。此細讀讀書記鄭學、朱子兩卷自見。故我謂當時學者之嬾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實當時之實病，亦即此見東塾之苦心也。當時學者既若是其嬾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而專涉獵小節，尋其碎義，不問其平正通達之大意，而惟擇取難解難詳之訓詁考據，以見己長而求勝乎古。



其昌黎乎？……僕勸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讀之，又取尚書、春秋、左氏、易、詩、莊、騷、太史、子雲、相如十書熟讀之，然後披覽百家，提要鉤玄，一一如昌黎之所為，而尤以孟、荀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學，一一奉以為法。積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雖與李習之、皇甫持正如驂之靳不難也。僕嘗嘆天下之言文者，誰不稱昌黎？……昌黎誠不易學，而亦實無學昌黎者。

此等議論極通明，其主因才成學之意頗似章實齋、焦里堂。東塾早年為學從詩文入，與樸學家專治經籍、小學者意識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稱。昌。黎，而實無學昌黎者，其病正猶言經學者之不讀經、不讀注疏也。東塾論學，既主於古人中擇師，故亦重視師法。其言曰：

師法必宜守而不失。蓋學問文章議論能為人師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雖大，而其人多不逮，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謹守其法耶？

東塾本論語而言四科，使學者各就其性之所近以專攻乎其一一，又言博學知服，欲學者博學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極言師法不可廢，欲學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學。凡此云

東塾論學  
真意

云，皆深砭乎當時之癩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務於碎義以求勝古人者，而特舉讀注疏以示例。今善推東塾之意，特謂未有不肯細心讀一部書，專摘小節以難前人，而可以謂之學。則真學者自必細心讀書，求其大體，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虛心嚮學，而無先以求勝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術正，學風變，而人才自此出，世運自此轉。此東塾提倡新學風之微旨也。東塾以此深推鄭君與朱子，不僅以鄭、朱弭漢、宋之門戶也。以兩人之學，皆深細博大，足以藥當時之病。否則以癩且躁之心習，而驟開之以微言大義之說，彼且捨其繁碎，逃入空疏，則爲陸王矣。東塾蓋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陸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癩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鄭學，則兼宗主與不同；言朱學，則兼考證與義理，其詳已見上引。此等處皆見東塾論學之斟酌盡善，博通而無偏礙也。東塾又自言其爲學曰：

時習論語、孝經、孟子，粗覽諸經注疏、宋儒理學、周秦諸子，略涉禮樂、律數、訓詁、音韻、天文、地理、文章、詩詞。余之學如此耳。

何以曰時習論語、孝經、孟子，此東塾反約窮源之說也。東塾謂：

反約與時  
習

博學知服

學思錄大  
旨

書以甲部為主，疏解繁多，約之以鄭君、朱子。經文浩博，約之以孝經、論語。約而又約，則學而一篇而已。

約之於孝經、論語者，即採取鄭君、朱子之意見也。何以於粗覽諸經注疏之外，復旁及諸子、理學以至天文、地理、訓詁、音韻、文章、詩詞之繁博，此東塾博學知服之說也。其博學之精神，亦有似於鄭君、朱子。遺稿有學思錄要指一則，可以見其爲學之涯略。今復摘錄如次：

### 學思錄大指：

勸經生讀一部注疏。見上。救惠氏學之弊。見讀書記卷四、五。救高郵王氏學之弊。見上。聞王陽

明之謫。分別士大夫之學、老博士之學。見上。辨語錄不由佛氏。參讀文集卷四復戴子高書。明朱子

之爲漢學。見讀書記卷十五。於晉人尊陶公，明其非詩人，非隱逸。聞老氏流爲申、韓、李

斯。見讀書記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發明狂狷之說。見讀書記卷三。發明性善。見讀書記卷三。發明論語

學而章。見讀書記卷二。發明學記。見讀書記卷九。發明四科之說。見讀書記卷二。拈出以淺持博。參讀文

復王仲甫書。又與王岐之有云：「淺非淺嘗之謂，卽約之謂，約而易知之謂也。」尊胡安定。見讀書記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歐陽之病。

參讀文集卷四跋  
歐陽文忠公集。

發明昌黎之學。

參讀文集卷四  
與周孟賾書。

昌言科舉八股之害。

參讀文集卷二  
科場議三篇。

明訓詁

之功。

見讀書記  
卷十一。

分別內傳、外傳之不同。

見讀書記  
卷六。

指漢易之病，拈出費氏家法。

見讀書記

卷四

標出禮意之說。

見讀書記  
卷八。

標出詩譜大指。

見讀書記  
卷六。

辨周禮之諄。

見讀書記卷七。按發  
「諄」字似誤。

明禮記之體裁。

見讀書記  
卷九。

標舉孝經為總會根源。

見讀書記  
卷一。

標出中庸「博學」五事為中

庸之要。

此字似誤。

辨格物。

見讀書記  
卷九。

辨明德。

同上

引申格物補傳。

同上，卷

十五。感時事。辨

別先師名臣之不同。拈出陸清獻「書自書，我自我」之語。考周末儒者。

見讀書記  
卷十二。

說自己著書之意。明鄭學維持魏晉南北朝世道。

見讀書記  
卷十三。

引阮文達春秋學術之

說。

見讀書記  
卷十。

辨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

見讀書記卷二論  
語言理欲一條。

明輯古書之功與其誤處。明讀

書提要鉤玄之法。

以上三、四十條乃其瑩瑩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見於讀書記，其爲學之精細廣大，博通而無偏礙，蓋誠深有得於鄭君、朱子之風者。東塾嘗自言：

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十年來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時只開得基址頗大

而不能起屋，墾得田地頗寬而不能種禾。

觀其學思錄要旨，眞所謂「基址頗大，田地頗寬」矣。此等氣象，與東吳惠氏之專言漢學者不同；與高郵王氏之專事訓詁者亦不同；與休寧戴氏之別開新說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義疏證之所爲者又不同；與當時經學家之各爲經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於屑碎不務得其大意者復不同；與同時及其後起之所謂公羊今文學派，專講孔子微言大義，而發爲非常可怪之奇義者更不同。而讀東塾之書者，皆確然認其爲一經師，終不得攢而不預之經學家之列也。凡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論之：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惟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治經籍一依注疏，謂宋儒義理特如漢唐注疏之箋，其說更可商。觀其讀書記所得至明通，至堅實，而仍無以出當時經學家之範圍，以視顏章諸人，戶牖一新，以豁人明照於天地之別一方者，固稍遜矣。然其砥流俗，挽風氣，防弊杜漸之意，則與二家皆近，而於實齋爲尤似。今日者，學風之壞，有甚於東塾之當年。士情之嬾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東塾憂之，所謂足以亂天下者，方







門戶之見  
張皇過甚

彌甚。乾、嘉後經學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數。古之儒者，通經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窮經乃以自蔽，豈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謂形聲、訓詁、校勘、名物、天算、輿地之學，古人亦曷嘗不從事於斯？俛焉孳孳，博觀約取，漢、宋鉅儒，蓋無不如此；而近時學者，流弊獨多，則以其張皇過甚之故也。天下事張皇過甚，則百弊叢焉，豈獨學術為然歟？文存卷下復漢止潛同年書。

而鼎甫以爲乾、嘉以下漢學最大流弊，尤在其蔑棄心性而不談。謂：

言心言性，乃大義所從出，微言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書專明性道，即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顧亭林謂：「學者辨辭受取予，不當言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蕪不治也。



宋學以闡發義理為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也。按：此言略近東塾而較湛密矣。……若漢之董江都、劉中壘、匡稚圭、楊

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也。

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考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也。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考據精博，顯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紬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

又曰：



專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原注：「習齋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驕之氣未除歟？」

又曰：

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多識書名，辨別板本，一書估優為之，何待學者乎？

其論博約，則謂：

宋學有宗旨，猶漢學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為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徒支離曼衍以為博，摭摭瑣碎以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論虛實則謂：

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不知……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非虛無用，以實觸實，未有不激者也。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家，不可以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盡乎？……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也；虛實相資為用。……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孫夏峯言：「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當瀉，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當補。」此夏峯述張達元之言。竊謂夏峯之言未盡確，若漢學家乃正當瀉者耳。

鼎甫之見，仍主漢、宋兼采，謂：

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

此較戴東原、姚惜抱所舉，多經濟一類，可徵當時思想風氣

之變。故漢學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此仍主漢、宋兼采之說。……如黃梨洲、顧亭林、江慎修，





此鼎甫自據乾、嘉以下學風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責備清初諸儒之說也。鼎甫又謂：

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固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答問卷一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此則非在漢學風氣已衰、人心向厭之後，不能道此。不僅章實齋時絕不如此說，即陳蘭甫著書，亦尙不如此說也。卽此可見當時漢學頹波日衰日落之態。而鼎甫主張所以轉換學風以開此後之新趨向者，則在史不在經。其言曰：

治經不如  
治史

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

鼎甫論史學，清代惟佩錢竹汀、宋儒頗推鄭漁仲。

其言曰：「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爲超絕，其精審固視漁仲遠勝，而孤懷閎識，亦遠不逮漁仲。」

又曰：「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爲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治過東原，滋深不逮，而弊亦較少。」皆見答問卷一。又曰：





同年  
書。

無邪堂答  
問

此可見鼎甫論學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無邪堂答問五卷。無邪堂者，南皮張之洞督粵時關廣雅書院課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緒己丑<sup>十五年</sup>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sup>十八年</sup>秋。成此書，自言：

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鈔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劄記非劄記。漢、宋學術，務持其平，……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汨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必求可行，……言時務必明大勢。……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  
文存卷下答集  
前田利史書。

此鼎甫自道其書之大略也。又兩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問爲書，不能如東塾讀書記之湛











孔子創造六經，改制聖法，傳于七十，以法後王。雖然，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寡。漢之學發得春秋，宋、明之學發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國朝之儒，剝心絀性而宋學亡，經師辟義逃難而漢學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盜猖披，國命危殆，民生日頽，莫之振救，儒效既覩，而世變亦日新矣。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易天下。……爰述斯記，……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隱隱乎撥而耀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幾煥炳。……綴學之士，知所趨嚮，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託命，或有賴焉。

此當時師弟子長興講學之精神也。長素亦自言之，曰：

顧亭林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

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荆棘，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

時長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劃一境界，以自別於亭林以來清儒博雅之學矣。其所謂「孔子講學之舊」者，大意謂：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為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為至該。按：長素此時，尚未專以禮運、公羊說孔教，故仍尊論語，與以後見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則不得不捨論語。劉逢祿遲何、戴望論語注，早已走上絕路，長素亦無從再進也。

因舉四言為綱，分注條目如下：

志於道，四目：

一曰格物。言為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樂記：「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

窮人欲也。」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屬節。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勁挺有立，則毅近仁，卑汙柔懦，終難振起。按：此說後亦不取，謂東漢雖真，未足盡孔子之道。

三日辨惑。

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

劉蕺山標為宗旨，以教王學末流。按：格物、慎獨皆宋學語，長素此後亦不取，謂孔子決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實行，不主訓詁考訂，與乾、嘉以來風尚絕異。宋儒理欲之辨，爲戴東原所極詆，今則以「存天理，去人欲」訓「格物」，奉爲入學之首義焉。因字義明經訓，爲惠、戴所盛唱，今則謂其決不能冒大道之傳焉。曰厲節、慎獨，則求返之晚明東林、戴山，亦乾、嘉諸儒所絕口不道也。

據于德，四目：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四曰檢攝威儀。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廣宣教惠。

四曰同體飢溺。

游于藝，四目：

一曰義理之學。

原于孔子，析于宋賢。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

經世之學，今可行，務通變宜民。

三曰考據之學。

碎義迷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

四曰詞章之學。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學，較之戴東原、姚惜抱，多經世一項；此遠起遠、咸以來，近如宋一新諸人皆然。又以義理歸宋，考據歸清儒，皆其卓然異於乾、嘉者。又曰：

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衆子孫也。多于義理者也。漢學則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劉向為穀梁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近于經世者也。……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言語文

學亦發明二者。按：此亦長素初見，後乃專就公羊一路，謂論語非孔教正統矣。又此處所舉尚不及禮運，知以春秋三世會通禮運講大同，尚是後事。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經學者，僅為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聞也。……

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于孔子，譬猶導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是謂漢、宋經世義理，分得孔門四科之旨，而清儒經學，實不得謂漢學。孔門四科之教，陳東塾已言之，然東塾不經言經世，又以鄭、朱並舉，不敵西漢，仍不脫乾、嘉諸儒牢籠，故不免以勸人讀注疏終。康說微近東塾，然舍鄭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漢議政易東漢之說經，以經世、義理為孔學兩幹，局度恢張，意趣宏括，實較東塾為勝。

此長與講學之綱領也。至其教人讀書則曰：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先生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日課則宋元明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梁氏三十自述。

當時長興講學，卓然與乾、嘉以來學風劃一新線之情景與其意義及影響，亦俱可見矣。然長素長興規模，蓋有所受之，受之其師朱次琦也。

朱九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學者稱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光緒七年

辛巳，年七十五。一八〇七—一八八一。以早慧受知於阮元，為學海堂都講。其學亦主融漢、宋，

嘗謂：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朱子，百世之師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





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屬節行於後漢，探義理於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以孔子為歸。

朱九江先生遺集序。按：朱卒光緒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謂在八年春，一誤也。蘭朝亮編集九江詩文付梓，在光緒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緒三十四年，謂「先生卒，同門友議遺文，蘭竹居、胡少愷相約勿刻，至於今又垂三十年」，二誤也。康謂朱氏舍康成，釋紫陽，恐特由融漢、宋之說而鑿深揚高言之耳；亦不如蘭謂論學要旨一節為得朱氏真意。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康）謂昌黎道術淺薄，朱先生素方嚴，實為獨狂，同學亦暗識之。是年冬即欲東裝歸，明年別禮山草堂歸臥」云云，見康氏在朱門，實未深契。

此長素自述師門宗旨，亦與長興學記所倡導者大體脗合。故學記開首即云「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也。竊謂九江之有南海，蓋猶戴山之有梨洲，問學請業，皆在早年，而晚歲聲名，遠越師門。三百年學術，有此遙遙相對，足成佳話。惟梨洲自言：「始學於子劉子，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天移地轉，殫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今不論朱、劉造詣深淺，惟九江之死，既盡焚其遺書，而南海奔波海內外，從政

問。俗。之。心。殷，講。道。治。學。之。日。淺，亦。似。無。梨。洲。晚。年。一。番。境。界。此。則。長。興。學。舍。之。成。就，所。由。不。能。與。證。人。並。論。也！

## 康氏之新考據

新學偽經  
考

抑。長。素。長。興。講。學，所。可。大。書。特。書。者，厥。爲。力。反。乾、嘉。以。來。考。據。之。學，而。別。求。關。一。新。徑。然。長。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方。長。素。講。學。長。興，而。已。有。新。學。偽。經。考。之。作。學。記。成。於。光。緒。十。七。年。二。月，偽。經。考。序。在。四。月，相。差。僅。兩。月。偽經考刊成在七月「新學偽經」者，謂東漢以來經學，皆出劉歆偽造，乃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其書亦似從乾、嘉考據來，而已入考據絕途，與長興宗旨並不合，而長素不自知。且偽經考大意，亦已粗見於學記，謂：

劉歆挾校書之權，偽撰古文，雜亂諸經。……鄭康成兼糅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咸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於是二千年皆為歆學。……諸儒用力雖勤，入部愈

深，恃聖愈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於是古音古義之學，爭出競奏。以此求道，何異磨碑作鏡，蒸沙成飯？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諫，以洪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自歆始尚訓詁，以變異博士之學，段、王輩扇之，乃標樹漢學，聳動後生，沉溺天下，相率於無用。可為太息！

推其意，不過謂乾、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義之學，悉無當於治道世事耳。乃以牽涉於今古文家法，歸罪於劉歆，若乾嘉漢學導源皆在歆，非無根不經之譚乎！漢儒家法，特博士章句

之學，班孟堅所譏「祿利之途然」者。至當時治古學者，大率務通大義，不事章句。薛、歆緣飾經術，施之政事，正是禹貢行河、洪範說災異之類耳。長素以變亂博士之學罪歆，亦未深曉漢代學術真相。蓋長素偽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猶長興學記之言義理，皆有所聞而張皇以為之說，非由寢饋之深而自得之也。朱重義埋，融漢歸宋，廖主考覈，蔑宋伸漢，精神意趣絕不同，長素左右牽引，知其於兩家所涉皆淺。學記先云：「孔子言論至

多，以論語為可尊。」而其下即云：「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一篇之中，自為矛盾，則已露兩家衝突之破綻矣。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生咸豐二年，卒民國二十一年，年八十一。自稱早年研求



今古學考

此所謂「經學四變」也。

見四益館經學四變記序目，劉申叔摘本。

及戊午，

民國七年，廖氏年六十八。

改去「今古」名目，歸

之「小大」，專就六經分天人、大小，則謂之經學之「五變」。

五變記。

其書最先成者曰

今古學考，

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

自謂「不過初變、二變萌芽之生耳」。

五變記

其書

據五經異義所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定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

古學考

然不久即變其說，謂六藝皆新經，非舊史。以尊經者作知聖篇，闢古者作闢劉篇。則所謂「尊今抑古」之候也。又後有古學考，謂：

丙戌刊學考，……謹守漢法，中分二派。八年以來，歷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次所聞，錄為此冊。以古學為目者，既明古學之偽，則今學大同，無待詳

說。古學考成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經學，初主今、古中分，既則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告，鄙人難於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也。天下之為是說，惟我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譏問。其中位置，一聽專命。謂昔年之會，如邵、程也可，如朱、陸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稱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聞，患難與共。且吾之學詳於內，吾子之學詳於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四益館文集  
致某人書。

龍濟之至蜀在甲午，

據前引經  
話甲編。

古學考刊於甲午四月，已引及偽經考，則龍之至蜀，應在甲

午初春也。

長素偽經考後序，謂「偽經考初出時，海內風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

版。徐仁鑄督學湖南，以之試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譁然」。故季平謂「今足下大

名，震動天下，百倍鄙人」也。是年二月，長素入京會試未第，六月歸粵，七月清廷即

下諭燬禁其書。季平與長素書當在其時，故有「久宜收斂」又「患難與共」之語，而猶

未知燬禁之令，故書中亦未及。其曰「稱引必及」，蓋名士相標榜之故智。偽經考既享

大名，季平欲藉其稱引，自顯姓字，故為古學考先兩引長素偽經考云云，我以此施，亦

期彼以此報。蓋長素驟得盛名，全由偽經考一書，公車上書，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羨不能置。而長



間有相合者。惜其一而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偽周官以為皇帝王霸之運，矛盾自陷，界畛自亂。其他所在多有，脈絡不清，條理不晰，其為半明半昧之識，與前儒雜糅今古者無異，何以明真教而導後士？或者不察，聽其所言，則觀其尊偽周禮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也。

按：長素先亦尊信偽周官，聞廖氏之論而變，今乃轉以譏廖，亦一奇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文有之。其回翔瞻顧，誠如季平所謂「進退未能自安」者。謂自劉、魏、龔以來疑攻劉歆者多矣，此特徵見彼之所為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與偽經初成書時所言異也。長素當日之言曰：

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纂孔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咸奉偽經為聖法，……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為瞽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寃，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入素，前後判若兩人矣。夫考證之事，貴乎有據，所據苟確，則積證益富，歷年益信。未有前據必搖，後說必移，一人之學，若四時之代謝，以能變爲出奇者也。而季平顧不然，其言曰：

爲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

不幸而季平享高壽，說乃屢變無已，既爲五變記，又復有六變。

先號「四益」，後改「五譯」，繼稱「六譯」。

及其死，而生平之所持說，亦爲秋風候鳥，時過則已。使讀其書者，回皇炫惑，遷轉流變，渺不得真是之所在。蓋學人之以戲論自街爲實見，未有如季平之尤也！而長素以接席之頃，驚其新奇，穿鑿張皇，急成鉅著，前後一年外，得書十四卷，竟以風行海內，驟獲盛譽。及戊戌毀版，至丁巳復辟既敗，幽居美使館，不忘前業，重付諸梓，距書之初成，則既二十有七年矣。顧獨如巨覽之懸書咸陽門，一字不易，則何其成書之迅，造說之確！與六譯善變，其事雖異，蓋可俱譏矣。

抑長素書出於季平，長素自諱之，長素弟子不爲其師諱也。其書亦本由其弟子助成之，

而其弟子卽不盡以師書爲然。梁啓超曾言之，曰：

有爲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

廖平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

按：此指戊戌三變，廖氏自飾謂「志欲圖存，別構營壘」者也。

其人固不足

道，然有爲之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有爲弟子陳千秋、梁啓超，並

風治考證學。……偽經考之著，二人多所參與，亦時時病其師之武斷，然卒莫能

奪。實則此書大體皆精當，其可議處乃在小節。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竊入者

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爲事理之萬不可通

者，而有爲必力持之。……有爲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

據，……此其所短也。

清代學術概論。是書成於民十年間，在復辟失敗後四年。謂有爲受廖平影響爲不可誣，不啻針對其師之自辨發也。

梁氏之言如此，然而猶未盡。偽經考所持，爲事理之萬不通者尙多，論大體亦無是處。

昔全謝山謂毛西河著書，僞造證據，然毛書固多可傳，不如長素抹殺一切，強辯曲解，

徒亂後生耳目也。方植之有言：「考證學衰，陸王將興。」若康、廖之治經，皆先立一

見，然後攪擾羣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腳」矣，此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考

證遂陷絕境，不得不墜地而盡矣。

昔萬充宗有云：「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此數言者，蓋不啻爲

清代經學胡元河。自公羊家專以一經之義說羣經，而通諸經以通一經之意失。又主口說家法爲微言大義所在，而以經通經以悟傳注之誤之意亦失。而後說經者皆爲小夏侯之一左右采獲，具文飾說」焉。至於長案則並不說經，洵如季平所譏爲「史學、目錄二派窠臼」者，特以己意進退諸經，以赴我之所欲云云，經學烏得而不趨絕境哉！

孔子改制考

長素書繼新學僞經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緒論，季平所謂僞經考本之關

劉，改制考本之知聖也。

今刻知聖篇，非廖氏原著，原書稿本，今藏康家，則頗多孔子改制說。顧頡剛親見之。

季平必謂孔子造六經者亦有

說。彼謂：

經非古史論之背景

以經為古史，則芻狗陳迹，不足自存，故必以孔子為空言待後。

四益館叢編  
尊孔篇

又曰：

海外法政學說昌明，因時立法，三王且不同禮，五帝且不襲樂，果係古史，芻狗糟粕，今日已萬不能見之實行，更何能推之萬世以後？此必須改為至聖立言，師表萬世，決非已往陳迹，而後經乃可以自立。

民二癸丑在北京世界哲  
理進化進化演說辭。

又謂：





茲肅文存及無邪堂答問。

史記漢書之詳略並非劉歆作偽之證據

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閎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為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偽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留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偽周官、偽左傳、偽毛詩、爾雅，互相證明，並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於古文，為計固甚密矣，何於此獨疏之甚乎？按：史記不言而漢書言之者甚多，即如淮南王傳不言淮南著書，而漢書有之，固不得以此疑淮南王書為偽也。長素自謂著新學偽經考動機始於讀河間一傳，可證其思理之粗矣。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為證，忽斥之為偽，意為進退，初無證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相傳之史記矣。按：崔適依長素意為史記探源，較長素益專輒。誠如康、崔說，將史記中彼輩所稱偽者抹去，史記當全部改觀，且不可讀矣。長素又謂漢書非班固作，班固只得二萬許字，此更瑣。長素一面根據史、漢，以證劉歆之偽，其與已說相衝突者，亦一併偽之。凡有一條可以證古文非劉歆偽造者，彼即可曰此亦劉歆之偽造也。如此為辨，將永無止息之日。

此言偽經考所用考證方法之不可恃也。又曰：

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偽也。左氏與國語，一記言，一

左氏不傳  
經非即爲  
僞書

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若改國語為之，則左傳中細碎之事將何所附麗？

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即多據左氏，若左氏係國語改為，則必謂國語本係編年，可乎？

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之

書，歆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啓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為。……史記多采

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稱左傳為國語則有之，謂歆改國語為左傳，殆不然

也。儀禮、左傳、國語、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達本名，即稱「太史公書」者亦楊惲所題，史達當時初不立名也。

左氏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張禹以言左氏為蕭望之之所薦，其事實不能偽造。尹

更始、翟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講習，耳

目相接，不能鑿空。歆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羣誦習其

私書耶？按：余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即專從漢書事實駁康說。推極康論，非謂漢書亦劉歆偽造不可。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

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

以求立孔子世為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

子後為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

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慎甚矣！

此言左氏春秋未必爲歆僞，不可深斥也。

按：余有周官著作時代考，證周官出六國，非歆僞書。

春秋改制  
說之無稽

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秦人焚書，……儒術久遇不行。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

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尚無改制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聾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爲僞作，實非也，歷鐵橋漫稿已詳辨之。

此推證春秋公羊改制說之所由來也。

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



沒」數言，然既通三統，則詔樂、鄭聲，何為而類及之？……近儒為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厄辭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溝通之；戴子高復推行之，謂論語當如是解，然乎否乎？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為穿鑿。若劉申受、宋子庭、龔定菴、戴子高之徒，箋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傳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壕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来經學之厄，未有甚於此者！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鑿路藍縷，例尚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為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定菴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皆所謂以難深文淺陋也。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書之學，……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奚為必欲合之？

此言論語、王制之未可與公羊強通也。

漢學家走上公羊之背景

漢學家瑣碎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



此言引申公羊家法謂儒家六經爲託古改制之無當也。

今文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亦有今古耶？  
按：鼎甫「傳述歧互，非關制作異同」一語，已足盡破廖氏之古今學者而有餘矣。廖氏亦知以古學爲孔子中年思想，今學爲孔子晚年思想之說不能成立，乃始一轉而爲今學乃孔子真傳，古學盡劉歆偽造，彼不知傳說之本可有歧互也。

今文十四  
博士並不  
同條共貫

足下謂今文與古文，古文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偽造。夫……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尚書復立大、小夏侯，一師所傳且如此，況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共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乎？  
「如魯詩說關雎與齊、韓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共貫也。乃執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又曰：「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采有今文與古文，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況許、鄭之辨，不盡傳於今者乎？」  
西漢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





此言剖辨漢儒今古文家法之無益時用也。

按：治公羊「通三統」之說，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義焉，則帝王非萬世一姓，及其德衰，必擇賢禪讓是也。此

漢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極於王莽之代漢，亦自公羊通三統之義而來。長素盛尊公羊而力詆莽、歆，高談改制而堅主保皇，則義不條貫，非真能知漢儒公羊家精神也。鼎甫所辨亦不及此。

義理風俗  
爲制度之  
本不可徒  
言變法

言春秋不  
當混夷夏

乾嘉諸儒，以義理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侈言義理之變。將以吾聖賢經傳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為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法之弊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於功利，則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

按：定制必先以精義，而行法尤待乎美俗；非精義

則制不止，非美俗則法不行。當時治公羊言改制者昧之，流弊迄於今茲。習俗相沿，莫不以改制變法為急，惟易復古為崇外耳。鼎甫之言，雖若平淡，實足為一時之諄友也。民國肇建，百務更張，長素創為不忍難誌，持論多歲疑，乃與鼎甫之意將近。

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

按：長素是時早提公羊改制，尚未及禮運大同，故鼎甫得以此折之；及長素倡大同之說，則夷夏之防本屬小康，不足道矣。然長素不忍諸論，仍轉與朱合，不能自守舊見也。

康朱異同

此則言主公羊改制者，實爲援儒入墨，用夷變夏，此尤道著康學癥結所在。凡鼎甫所云云，陳義平實，援證明確，可謂長素之誨友矣！惜乎長素不之信，及鼎甫卒，長素爲祭文，猶謂：

今學口說，三統大義，囊括四海，可掃塵瞠。相契遠慮，頓釋宿滯，手出答問，屬商疑異。

又自編年譜，謂：

既請我打破後壁言之，乃大悟。其與人言及見之書札，乃其門面語耳。

此據題壁田  
康氏年譜。

識者譏之，不啻方望溪之於李恕谷矣。

鼎甫復長孺第二書，謂：「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若長素書打通後壁，不過如鼎甫所云

「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已，不過如譚復生仁學所謂「衝決網羅，以改教而改制」而已。其是非且勿論，要之決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長素云云，爲誣其死友，則極顯也。

又按：無邪堂答問尙多鍼時之見，可取與康書並觀者，如論氣節，謂：

朱一新論  
氣節

氣節，遇事乃見，平日只有集義養氣之功，無所為氣節也。高談氣節者，不甚可信。……在己只見義理之當言當為，初無氣節之見存，人之聞其風者，乃稱之曰氣節。氣節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襲取也。襲取焉，即氣易餒，而節不固矣。氣之所以能不懈者，以其於義理確有所見，言之而犁然有當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於利害；……若激於一時，而非裕於平日，乃意氣也，非氣節也。謂謂然以此自矜，乃客氣也，尤非氣節也。意氣有時或可成事，客氣則無不僨事。

### 又論清議名節云：

士人立身，首重名節；名節者，清議之所從出也。……然清議、名節之立，尤在乎厚風俗。……梨洲但知清議出於學校，不知橫議之亦出於學校也。但知陳東、歐陽澈之為太學生，不知為賁道頌功德者亦太學生也。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

此又可與長興學記特勵氣節與提倡晚明之意互觀者也。

## 康氏之大同書

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序列長素三著；一曰新學偽經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書。

謂：「若以新學偽經考比颶風，則後二書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謂：「偽經考、改制考皆有爲整理舊學之作，其自身創作則大同書也。」梁氏又謂：「大同書全書凡數十萬言。有爲雖著此書，然祕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啓超。啓超屢請印布，久不許，卒乃印諸不忍雜誌中，僅三之一，雜誌停版，竟不繼印。」

按：大同書屬稿雖早，或書尙遲，有辨詳後。又近有中華書局鉛印本，乃全稿也。

梁氏又謂：

大同書最要關鍵，在毀滅家族。有爲謂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謂私有財產爲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若夫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有爲懸此鵠爲人類進化之極軌。



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

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情為最嚴之刑罰。

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院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大同書思  
想之來歷

聞見雜博  
與揚高鑿  
深

此大同書內容大體也。梁氏謂：「有爲著此書時，固一無依傍，一無勦襲，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陳義之高且過之。眞可謂豪傑之士已！」然自今論之，近代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之產生，皆有相當之背景，及其逐步實現之方法；當長素時中國固無應趨大同之需要，亦無可向大同之步驟，而無端發此奇想，何也？陳義雖高，唐大不實，亦幾於以空想爲游戲而已。且此等思想，亦自有其來歷，並非絕無依傍勦襲也。朱鼎甫嘗論之，謂：

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議，皆為一世人心風俗計。……然冀足下剷去高論，置之康莊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原足下之所以為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博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於外夷一日之富強，謂……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於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悉見為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

佩弦齋文存卷上  
復長孺第四書

鼎甫此言，雖不指大同書，然可謂洞窺康學隱微，而有以發其蔽矣。長素論學極尊孔



子，乃持論若高出孔子遠甚，與己不合者則以爲僞書俗說，若惟己始得孔學之真傳。實則凡彼所謂孔學者，皆雜取之孔子以外一切新奇可喜之理，不問其合否、通否，而並以歸諸孔，遂使孔子爲高出一切之聖人也。梁氏以「男女同棲當立期限」爲大同書第一眼目，此已非孔子所傳之教義，亦非長素特創之新思，特長素偶感於西人婚姻自由之制，而故爲此揚高鑿深之言耳。梁氏又言：「康氏謂佛法出家，不如使其無家可出」，則其主毀滅家族，又是對佛法爲揚高鑿深矣。至於去國界、去種界，長素粵人，適處中外接觸頻繁之點，對於種姓、國別爲揚高鑿深，故云然。長素思想之來歷，在中國則爲莊子之寓言荒唐，論語注卷五，謂：「孔子大同之道，再傳爲莊周，在有天下，大發自由之旨。」又爲墨子之兼愛無等，禮運晚出，本雜道、墨思想。又譚復生仁學亦力尊墨子，其風亦沿晚清治子學之遺緒，又附會之於西國耶教而然。又炫於歐美之新奇，附之釋氏之廣大，而獨以孔子爲說。分析大同書含義，雖若兼容並包，主要不過兩端：一曰平等博愛，此西說也，而揚高鑿深之，乃不僅附會之於墨翟，並牽率之於釋迦。一曰去苦求樂，此則陳義甚淺，僅著眼社會外層之事態，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精微。試問如長素說，無國界、種界，乃至無形界，男女同棲，一年一換，乃至無類界，人與鳥、獸、蟲、魚一視平等，果遂爲至樂矣乎？孔、釋、耶立教，皆有「無我」一義，大同書首曰「入

世界觀衆苦」，此等描寫，乃佛書濫套耳。苟會得孔、釋、耶之無我，則此所謂衆苦者，或皆非苦矣。長素獨不慮此，雖打破國界、種界、形界、類界，苟使有我見尙存，恐終難覓極樂之趣。要之長素此書，其成之於聞見雜博者，乃長素之時代；其成之於揚高鑿深者，乃長素之性度。三百年來學風，久務瑣碎考據，一旦轉途，筆路藍縷，自無佳境。又兼之時代之劇變，種種炫耀惶惑於其外，而長素又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成此侈張不實之論也。

張氏南海康先生傳，謂：「先師年二十七，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還西樵，居一樓，名曰澹如。涉獵西書，並研究佛典。上自婆羅門，旁通四教，萬緣澄絕，所悟

益深。因顯微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而悟久速齊同之理。既知無去來，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生，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粗、無淨穢，則專以覺悟爲受用；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務致諸生於極樂。扶經、子之奧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曠變。」云云，其敘述大同書思想來歷，至爲明確。又云：「先師年二十八，從事算學，以幾何理著人類公理，並手定大同之制。」可見大同書思想，實自涉獵西書與研究佛典，二者相合，又適以兵禍戰亂，多所振觸，遂爲此大同至樂之遊想，而附會於中國經典，則以周易「元」與「陰陽」，春秋之「三世」，論語之「仁」爲說。鼎甫所識「聞見雜博，揚高鑿深」者，正爲深中其病候。至其書初名「人類公理」，並不名「大同書」，其取名大同，又附會之於禮運，事尙在後，辨見下文。

然康氏此書，在當時非無其深重之影響也。梁氏言：「初得讀此書，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

分。有爲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爲。後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今梁氏所謂急欲宣傳之一部，其詳已不可考。至當時有切實發揮大同書含義，著書而傳誦一時者，

譚復生

則爲譚嗣同之仁學。

譚嗣同，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人，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年三十四。中壽罹禍，不得竟其學，然所著仁學特聞。仁學宗旨，在於衝決網羅。自敘謂：

仁學宗旨  
在衝決網羅

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

其書大意如是，而尤致憤於世俗之所謂名教。謂：

名教

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名忽彼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時輕，視習俗之所尚。……俗學陋行，動言名教。……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輓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

…忠孝，臣子之專名，終不能以此反。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缺望，曰怏怏，曰腹誹，曰訕謗，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為當放逐，放逐之，當誅戮，誅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繫縛屠殺，猶奮盪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

此較之戴東原所謂「宋儒言理以意見殺人」者，憤激猶過之。輓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復生之言君臣，曰：

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

又曰：

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遠、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穢壤也，其人羶種也，其心禽心也，其俗彘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礪獬豸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蹴

又曰：

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為未饜，峻死灰復燃之防，為盜憎主人之計。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害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途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為己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直以中國為其牧場耳。……雖然，成吉思汗之亂，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亦有號為今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太義覺迷錄也。

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私其智、富、強、生於一己，而以

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究之智、富、強、生，決非獨夫所任為，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寧與之同為齋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百年之行事，及近今之政治及外交，……其迹較然不可以掩。東事亟時，……且曰：「寧為懷、愍、微、欽，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故華人慎無言華威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儒者輕詆游俠，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又曰：

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為可長恃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不稍蘇。

此則自君臣而及於種族之見，大體似呂晚村，而憤激亦過之。以當時情勢言，非革命排滿，無以變法，復生見之甚透，論之甚切。又復生主以暗殺伸民氣，亦爲此後革命黨人成功一因。然復生仁學成，不二年，即膺薦至北京，爲軍機章京，同罹戊戌之禍，是終未能自踐其衝決網羅之見也。復生論君臣，又推及於父子、夫婦，謂：

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破之；至於父子，則真以爲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命者，泥於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爲天之子，父亦爲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莊曰：相忘爲上，孝爲次焉。相忘則平等矣。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有不孝也。……孝且不可，何況不孝哉？

梁傳謂復生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之苦，故言此尤慨切。

又曰：

自秦垂暴法，於會稽刻石，宋儒煬之，妄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誓說，直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唱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亦汲汲然勤矣。豈謂為荀學者，乃盡忘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為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為據亂世之法也。……彼為荀學而授君主以權，愚黔首以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責孔之罪哉？

故曰：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偽學亡之也，復之者尚無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

又曰：

君統滅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乃若區玉檢於陳編，拾大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惘焉。黃出於陸王，陸王將續莊之彷彿；

王出於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關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為顧炎武。顧出於程朱，則前學之雲初也，君統而已，豈足道哉！

凡復生之所以判孔教者若此，而復生又深不喜夫老。曰：

柔靜儉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之淪陷於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之與奢，吾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爲之名，又爲之教，曰：黜奢崇儉。……推此，雖矐離朱之目，擢工倕之指，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勵材變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爲、經營區劃，皆當廢絕。……而奸猾桀黠之資，憑藉高位，……陰行豪強兼并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此鄉愿之所以賊德，而尤爲貪人之尤矣！

故曰：



之，緣劫運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

嗚呼！何其言之慨切而沉痛耶！復生所謂以心力解劫運者，仁卽心力也。心力之表見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則曰禮、曰名。蓋通必基於平等，而禮與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禮與名之尤大者則曰三綱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婦；而君臣一綱尤握其機樞。心力之不得其通而失於長養遂達，則變而爲柔、靜、儉、鬱而爲機心，積而爲病體，久而成劫運，其禍皆起於不仁。求反於仁而強其心力，其首務在於衝決網羅，而君統之僞學尤所先。而不幸爲之君者，猶非吾中國之人，徒以淫殺慘奪而得爲之。斯所以變法必待乎革命，必俟乎君統破而後僞學衰，僞學衰而後綱常之教不立，綱常之教不立而後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復乎仁，然後乃可以爭存於天下而挽夫劫運。此復生仁學要旨也。

嗟乎！卓矣！雖語有過激，而憂深思遠，上媲梨洲明夷待訪錄，無媿色矣。不幸而復生不能自抱其孤懷，遂以至京師，以變法改制之說，獻於向者彼所謂斯人受禍最烈之君，卒不旬日而斬其頭以殉焉。雖然，亦幸而後有此，而後三百年之清社終屋，二千年之君位終絕，我民乃稍稍其有紓。不然，使彼滿后，與子同心，嚮意變法，或者聖清、聖天

子之歌頌拜舞，猶將在吾儕之耳目也。

今試進而一究仁學思想之來歷，則仁學者，實無異於大同書也。大同卽仁之境界；衝決

網羅，卽大同書之破除九界。去國界，去級界，則無君臣矣；去形界，則無夫婦矣；

去家界，則無父子、兄弟矣。九界盡去，尙無人、禽之別，何論三綱五常？故非衝決

網羅，卽無以企大同。長素之書玄言之，而復生之書篤言之，其實一也。梁氏爲復生作

傳，謂其「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三十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

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與余梁氏自謂。初見，極推耶氏

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易、春秋之義則大服。又與金陵

居士楊文會游，所得日益精深」。此據戊戌政變記。仁學首頁譯傳詞略異，謂「初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尊佛，不尊孔子，既而深窺易、春秋之奧義，窮大同太平之條

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繼又探華嚴性海之理」云云。然則復生亦融儒、釋、耶三教，通中外古今，爲聞見雜博之學。

仁學自敘謂：「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

船山、黃梨洲之書。」此卽其思想來歷之最好自道也。其曾讀長素大同書否不可知，其曾知長素大同書理想無疑也。今仁學中

屢有明引公羊三世大同太平之說者，卽其證。

朱鼎甫無邪堂答問卷二謂：「西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

西洋倫理  
與譚氏思  
想

譚氏戊戌  
之死難

凡所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者，彼皆未之前聞。而復以利爲重，利盡則交絕，父子、夫婦，邈若途人，更何有於朋友？」此說可代表當時一輩篤舊者對西洋倫理之看法。復生則代表維新派之見解，故謂五倫惟朋友爲無弊。蓋復生論三綱五常，其背後實有一西洋倫理爲之張本，故五倫獨重朋友，而以平等自由爲說，意至顯也。

然復生固未能自踐其衝決網羅之見也。復生極不喜死節，謂：

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民之與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於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況又有滿、漢種族之見，奴役天下者乎？

由是論之，復生決不甘爲滿廷死節明矣。然梁啓超戊戌六君子傳，謂：「復生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流血者，請自嗣同始。』卒不去。」復生豈不知變法大業，無望於清廷，而必有



待於陳涉、楊玄感，及是脫身，猶得爲陳、楊也？豈君臣知遇之感，亦終不能自解，故臨時慷慨而出此耶？梁氏又記當日復生之語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康先生生死未可知，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共勉之。」則復生果以旬月知遇，遽忘其二千載君主之慘毒，三百年滿廷之酷烈，竟自沒齒效忠，稱聖天子如常俗矣。

復生自七月辛未由江蘇候補知府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至八月甲午見殺，前後凡二十四日。

然則復生之死，以仁學所謂衝決網羅，毀滅君臣、父子之倫常言之，不將爲無意義之徒死乎？

又按：張氏南海康先生傳云：「先師弟廣仁，屢勸先師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一家之祚，犧牲無益。』」又事後清廷諭旨有云：「據兩廣總督譚鍾麟奏：『康有爲本籍抄出逆黨來往信函多件，並石印呈覽。』查閱原信，悖逆之詞，連篇累牘。甚至推諉詞同爲伯里璽之選，謂本朝爲不足輔，各函均不用光緒年號，但以『孔子後幾千幾百幾十年』大書特書云云。是康黨在當時，即對光緒亦未嘗有十分忠良之意，保皇旗幟，特以後事勢推遷所演成。復生之死，固非有意爲殉節，實其心力自然至高之呈露，而遂若與其極端之衝決網羅論，爲心跡之兩違也。」

然復生身後，所謂衝決網羅之思潮，則演進無已。辛亥革命，君臣一倫終於毀滅，平等、自由之聲浪日呼日高。凡仁學與大同書之所斬嚮，方一一演出，而其時乃有大聲疾呼爲反抗之激論者，其人繫何？曰康長素是。其書繫何？曰康長素之不忍雜誌是。



微特偏端不舉，即使能舉，亦于救國之大體無成。

長素之意則在於籌全局而全變。其言曰：

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上皇帝書，據梁氏引。

必變速變  
全變

又按：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述王氏與康有為戊戌年一番談話：王謂：「今日惟有盡力多設學校，以求擴充，俟風氣漸變，再行一切新政。」康謂：「列強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來得及？」今按：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第二章新政詔書恭錄，謂：「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記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則當時變政運動之激進可知。長素以一無權無位之人，欲藉軍機四章京之力，一旦盡變百年之成法，宜其難矣。近人王遽常歷幾道年譜載：光緒三十一年嚴氏在倫敦遇孫中山，談次，嚴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派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孫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長素主速變，頗近中山；惟不務革命而謀之清廷，則雖欲速變、全變，又如之何其可速也！且全

則長素主張變法之極端激昂，居可見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歸國，而其思想乃以極端守舊聞。民國二年癸亥，長素創為不忍雜誌，著論大率篤舊之譚也。著中國還魂論，曰：

不變與漸

「利不十，不變法」，此我先民閱歷極深，經驗極審，而後為此言。凡行變有

漸，蜕化無跡，而後美成。

又曰：

多行歐美一新法，則增中國一大害。此其明效大驗，雖有蘇、張之舌，不能為之辯護。

夫立國各有本末，不能以歐洲之良法舉而行之於我，遂為良法也。苟非習於其俗，雖有嘉肴，不能適口；雖有美寢，不能安臥；雖有美服，不能適體。

中國為數千年之老大國，……變而宜民，至難也。審其積弊，……不得已而議變之。苟非然者，可勿變以增擾。

此與往者「必變、速變、全變」之說，先後判若兩人。甚至夙所主張力變之科舉，亦為之作平反。曰：

廢科舉而用學校，其愚聞喬僊，殆甚於八股之時。八股之士，尚日誦先聖之經，得以淑身善俗；學校之士，則並聖經不讀。於是中國數千年之教化掃地，而士不



則長素亦主有國界矣。又曰：

今所模歐師美者，皆其法制，而無有道德也。夫有法制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法律皆偽，政治皆假，無一可行也。人無忠信之心，徒增其才智，授之以銀行、鐵路，則彼偷盜之；今之將兵，則彼中飽而遁逃之；今之牧民，則必暴民而取其脂膏焉。若為拔用無方，則鑽營奔競之夫，駟僮強盜之魁，皆獵大位矣。立辯護士以救冤獄，則辯護士反覆是非，詐取民財。今為日至短，已彰彰於視聽矣。夫歐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維持之，今但模倣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歐美為成功之效，而在我為敗壞之由。同方異效，良有由然。

夫政治非空言理想所能為也。政治、法律皆施於人民，必與人民之性情、習俗相洽相宜，……非可執歐美之成文，舉而措之中國，而即見效也。豈徒不效，其性情、風俗不相宜者，且見害焉。……夫驟食異國之食，於胃必不諧；易寢他人之床，於睡必不美；則其斤斤於變法，施之中國，必不安矣。……今吾國一知半解之士，於歐美之立國根本茫然也，乃大聲疾呼，曰一切法歐美；又操觚執簡而為憲



……故萬數千人選一議員，號稱代議，說已大謬。雖然，若英國三萬人選一議員，三萬人者，亦如吾粵一巨鄉耳；……其有才賢，鄉人略皆知之，……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舉，亦可謂之民舉也。德、法以十萬人舉一人，日本以十三萬人舉一人，……彼憲政既久，選舉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謂之民舉焉，亦未嘗不可。至於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選舉法，以八十萬人選一人。夫八十萬人之多數，地兼數縣，或則數府，壤隔千里，少亦數百里，吾國道路不通，山川絕限，人民無識，交遊未咸，選舉不習，則八十萬人之中，渺渺茫茫，既為大地選舉例之所無，而曾謂八十萬人者能知其人而舉之，其人又能代達八十萬人之意乎？……徒資數萬之暴民而已！……我國地等全歐，人民倍之，國與民相去至遠，民意、民權不可得。而信歐美人之謬說，大聲疾呼曰民意、民權，我今質問四萬萬人：汝有何權？所選舉者，誰為汝意？……今之國會，……代金錢、代勢力而議則有之矣，代民議則未之見也。今以師法歐美之盛意，乃徒為代金錢、勢力而議，以此謂為五千年所未有，誇為共和之新政。欲為歐美之妙法，乃敢於掃棄數千年聖哲所遺貽之教化風俗、典章制度，而盡付此代金錢、勢力者議之，舉國





今之禮儀，舍揖拜而握手免冠鞠躬矣。夫歐人握手，始於方戰而言和，乃軍容，非國容也。紐約一名醫，曾語我執手不若中國對揖之為恭。又云：「凡遇大會，迎送者千數百人，一一握手，費時失事，又不若中國一環揖即可了之。」美人方自欲而羨吾之禮，吾豈可舍而從之乎？日本人相見，皆用其國俗鞠躬之禮而不握手，吾何為獨去其國俗而媚人乎？無恥甚矣！免冠者，郤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是也。歐人之王侯，自十八紀前千年間，皆環鐵甲胄，兩目之間，數孔如豆，人不得見。乃至數齡之王子，亦甲冑蔽首，吾常憐彼小王子生遭亂世之不幸，若生中國，冠裾從容，豈有此乎？故欲相見，非免胄不可，其後無胄者相見之際，亦復免冠，此尤以軍容入國容也。……夫日人變歐法不握手，突厥變歐服不免冠，日、突之變，皆有損益折衷。即印度之衣服行禮，亦不變焉。其全變歐禮免冠黑衣而握手無不師歐美人者，惟尼固乎？尼固，美洲之黑人而為奴者。凡尼固不得入旅館，不與美人並坐而食。今之學者所主持學歐美者，不過學尼固而已。……且歐人廢一切之拜跪者，欲專其敬於天與教主耳，今吾國乃至不拜教主之孔子，而與教主鞠躬，則失歐人制禮之本矣。……今日日本人相見，長跪拜叩首無



康氏對於  
中國文化  
墮落之描  
寫

地方。賢者以道德節行化其鄉人；中才以下，亦復有文采風流之美；……平民望風，亦知所景從感化。……今科舉既絕，人士自弱冠出學，非鑽營權貴，憑藉黨人，不能入仕。若是皆聚於京或津、滬，而不能散居其鄉。……於是各省鄉縣，曠邈千里，寂然無士，四民只餘三，無講學，無談道，無琴經，無讀書，甚至無賦詩者，無寫字者，更無藏書者。豈無故家遺俗舊士夫？隱處則生計不足，日以需所藏書畫古董為食。於是畫數千年之美術品，皆流於外，精華既竭，裹裳去之，再過六年，一切盡矣。按：此文成於民國六年也。後生無所親聞，長老無所指示，黃茅白葦，沙漠彌望，舉國人士，夷為野蠻。若夫游學之士，近已萬數，然連歲譯書，未見一二。……蓋甫離橫舍，即登臚仕，……車馬煊赫，印綬照耀，旦夕翺翔，高飛刺天。……誰肯誦譯，篝青鐙而攤黃卷者乎？……合中國人而棄學，盡以麻雀代之。其遺老所逍遙，人士所寄傲，舟中枕畔，茶餘飯後，萬籟皆寂，魂靈有所託，……則瑣碎之掌故書、輕薄之詩文集、淫亂之小說，聊以迷醉其腦焉，而小說為微上微下之大宗矣。

又曰：

日本維新老輩，皆由宋學、陽明學而來，……吾國先棄孔子之教，惟權利是尚。……民國開創之初，總統以詐欺誦詭得國，以金錢利祿誘人，……奔競無恥之徒，險詖無良之輩，皆得意高翔，……徒屬師之，蕩成風俗。義理既盡，雖位至公卿，尚言為貧而仕。……或歸自外國游學，率多排孔棄教。或起卒伍擁軍符，或由徒步取卿相，公行賄賂，縱肆嗜慾。新律既改，舊禮盡除，……託於歐風，肆行無忌。於是中國千年之禮教，掃地盡矣。父喪不服，……女姦狎縱，……家庭構亂，母子仳離。……或以禮義廉恥為宜棄，……或以孝弟忠信為舊德，……朝秦暮楚，咸以力而轉移；入主出奴，視時勢為去就。……無三日之諾能踐，無十夫之黨能圓，以變詐為良知，以反覆為能事，以無良為大義，以無恆為圓通，以無恥為俗尚，以無是非為公論。……信義既亡，禮教皆墮，遂致人無可恃之黨，國無不二心之臣。太行險巖，不足喻傾詐之人心；灩澦崎嶇，不足擬此萬惡之人道。其奸回貪亂，為從古所未有也！

不忍雜誌  
與大同書  
極端衝突

長素於是乃反民主而昌言君主，欲戴衍聖公爲中國以後萬世一姓之王室，不久而隨和張勳爲復辟焉。於父子、夫婦之舊倫，亦擁護備至，斥短喪，譏自由婚制，凡譚氏仁學所欲衝決之網羅，長素一一爲之張設而護衛；凡大同書所欲毀滅之界劃，亦一一爲之浚深溝、築高壘焉。然民國以來一切情狀，則誠有如其所描繪者。不忍諸論不難得，讀者試搜而一披覽焉，知長素亦非好爲頑固。然若以大同書、仁學之所蘄嚮繩之，則民國之於晚清，要不可不謂向大同太平之境邁進，抑去所謂無國界、種界、形界、家界尙萬里，去衝決名教網羅尙千里，不謂長素乃如此其屑屑然而驚，憤憤然而歎也。然長素復自言之，曰：

昔吾著三書，曰官制考，曰物質救國論，曰理財救國論。以爲能舉三者，中國既富既強矣，然後開國會焉，故一切自由、自治、平等之說，未敢發也。吾少著大同書，於世界將來之事，蓋無不思及，而於一切革命共和社會之說，未敢妄出。豈不知他日之有然，而夏葛冬裘，非其時不宜用也。

素固並不以大同書與不忍諸論爲衝突。

大同書第一章即曰「人有不忍之心」，雜誌取名「不忍」，則長









醫術，吾本有之，雖有增補，非吾所急。此外則教化、文章、衣服、飲食，皆我之國粹，我所獨長，保之守之，廓之充之，方且為萬國法，而安有含棄之乎？今無論土地已滅否，人民已奴否，若吾五千年之文明禮教，無量數聖哲之心肝精英，則確然已滅矣，已奴矣。今孔子已見廢矣，他日文字又廢，已而書史又廢，則不及百年，吾四萬萬人，服歐衣，食歐食，行歐禮，學歐學，然而為歐美之奴，不與彼平等並坐並食也。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讀經

此長素尊孔一義始終不變之證也。孔何以尊？曰讀經。光緒二十年長素為桂學答問時已言之，曰：

天下之所宗師者，孔子也。義理、制度皆出於孔子，故學者學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學何在？曰：在六經。……故凡為孔子之學者，皆當學經學也。

及民國二年為參政院提議立國精神議書後又言之，曰：

中國捨尊孔子而何尊也？今欲導揚立國之精神，捨尊孔子何從也？若尊孔而不讀

經，則……雖欲尊之而無從。歐美學校不讀經，一以基督之經多言神道，少言治道，與孔子之經決洽於人道者不同；一則教會之學校甚多，必讀其經，而基督七日之祈禱，人人必得聽講經讀經。吾國學校不讀經，即全廢孔教，即全廢孔子。全廢孔子，即全亡中國之人心風俗，即全亡中國之土地種族。

此長素尊孔當讀經之說，亦始終未變也。然一究長素讀經之見解，則又有甚可異者。方其講學長興，謂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然於論語已不甚尊信，謂：

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顏子得之，子貢知之，餘皆因其質之所近，各得其一體。孔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何邵公公羊傳解詁序。

以春秋傳商，孝經傳參。

孝經緯。

孝經，義理也；春秋，經世也；二書皆曾子、子夏得之。又最老壽，弟子最衆，

諸賢皆不及也。

按：是時歷教孔子弟子，不及子游，知長素尚未尊禮運。

二家弟子集為論語，論語識，鄭康成論語序，程子說。故論語

者，曾子、子夏之學。葉水心謂曾子……未為知道，……蓋堅毅自守之士，其於

孔子思易天下，吾為東周……之說，概乎無所得。子夏洒掃進退之教，喪明之哭，蓋當孔子沒後，境詣尚狹小如此。故孟子謂曾子與子夏皆守約之人，誠篤論

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論語，然實出二子門人之手，其傳聞附會，誤當不少。……今言孔子義理之學，悉推本六經，而易為孔子自著之書，尤以為宗。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

一事？謂口說可信，語錄不可信，尚成何理論耶？長素思想全如此。

按：語錄不盡可據，而必以自著之書為宗，此亦一說。然長素尊公羊口說，口說與語錄豈非

此謂論語未盡可據也。又曰：

春秋與易

孔子經世之學，在於春秋；春秋改制之義，著於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然古今遞嬗，事變日新，故春秋立三統之法以貽後王。漢儒篤守春秋，……然三統之義，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為歸焉。

是又以漢儒言春秋為未足憑也。夫既謂孔學只有漢、宋，又謂漢學在春秋，宋學在論語，今論語既不得孔門大義，漢儒又未會春秋精微，是漢、宋皆不足循，說春秋、論語者皆未全是矣。故長素當時論孔學最尊易。何以獨有取於易？以其為孔子之自著，而發



康氏之四書新注

中庸注

外，其評騭上下諸經，又復一變。光緒二十七年壬寅，長素居檳榔嶼，既爲春秋筆削大

義微言考，又成中庸注。其序曰：

鄭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孔子之道

大矣，……惟聖孫子思，親傳文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

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按：子思傳子游之統有辨詳後。備知臧

德至道之全體。……尚恐法久生弊，又預為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

按：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長素注：「重，復也。三重者，三世之統也。孔子之法，務在因時。當草昧亂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當升平世而仍守據亂，亦生大害也。譬之今當升平之時，應發自主、自立之義，公議、立憲之事，若不改法，則大亂生。人情蔽所習，安於一統一世之制，見他制即驚議之，此所以多過也。若知孔子三重之義，庶幾不至悲憂眩視乎！」按：宋儒尊中庸，不尚失中庸原義，長素以「三重」附會「三統」，曲解至此，並非尊中

庸，直強援中庸尊己說，三百年來重視訓詁遺風，不謂成此結果也！……天下欲求大道之歸，

至教之統者，亦可識所從事矣。去聖久遠，偽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按：長素謂康成亦歆學，何為又表章中庸耶？……宋、明以來，又皆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

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聖道不明，為害滋大。

孟子微

是歲冬，又成孟子微。序之曰：

顏子早歿，而孔子微言大義不能盡傳，荀子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禮者，

防檢於外，行於當時，故僅有小康據亂世之制，按：孔門仁、禮，內外交盡，未可以大同

未嘗破仁也。復生仁學，長素大同書，皆崇仁睦禮，必打破一切界限等次而後有以全我之仁，非孔門之仁矣。長素不專信論語，宜乎於孔門仁、禮交盡之旨不能慊也。而大同以時未

可，蓋難言之。按：若大同以時未可而難言之，則荀未必非，孟未必是矣。且孟在先而荀在後，荀子尚知以時未可而難言之，何以孟子獨守此種不合時宜，不可推行之學說為？

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該人事，故兼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

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

按：長素謂論語出曾子，非孔門正統。然孟子屢言曾子而少及子游乃事實，今謂孟子得子游之傳，其證何在？兩漢以來五經諸儒，凡言春秋公羊，有謂孔子傳子夏者矣，不聞公羊傳於子游也。長與學記亦尚謂子

夏傳春秋，今徒以比傳於禮運之故，而謂春秋傳子游、子思，奈無微不信何！……傳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夫

本末精粗，平世、撥亂、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惟其時宜。……

……誠當亂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而已。按：誠如此說，大同書、仁學，皆徒為致亂之書也。

宋時心學大盛，於是獨尊孟子。按：長素又謂二千年來皆荀學、歆學，何以宋時又獨尊孟子？必二千年學人盡詐欺不信，否則盡皆替不智而後可。

夫孟子不傳易，寡言天道之精微，於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幾焉。按：長素既謂論語不足盡據，又謂孟子未

幾孔子之全，而長素於易義，亦未見有所發明，大抵只是下文「羣龍無首」及「變化通久」等語義而已。然則孔子之道，豈果僅有此「窮變通久」之虛說，專為長素提倡改制之張本者耶？雖然，孟

子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雖荀子非難之，亦齊之於聖孫子思，以為傳仲尼、

子游之道。

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又屢稱「仲尼、子弓」，獨子思、孟子一節有「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句，郭嵩泰謂「子游」乃「子弓」之誤，蓋是也。此據誤文飾說。且荀既傳小康據亂，何知大同太平之傳統？荀斥思、孟，明指「五行」，不指「大同」，豈五行亦即大同耶？今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

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說符，然則孟子乎，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

……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

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為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

輕哉？

按：長素所謂易義深妙者，原來如此。然不忍雜諸論，力主立君，是康亦荀學，故學矣。復辟失敗，又翻印新學偽經考，是長素一而力主小康據亂之治，一面又深排小康據亂之學也。以君之

矛，陷君之盾，而長素不自知其矛盾，真怪事，亦趣事也！……

雖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於渾儀；孔子

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於孟子。

論語注

此與長興學記、桂學答問時全不同，蓋其前不知有子游禮運，今始知之，故其上下進退諸經傳者又變也。明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長素居印度大吉嶺，春三月成論語注。其

序曰：

論語輯自曾門。

按：長興學記謂論語輯自曾子、子夏之門人，此獨云曾子，不及子夏者，方為學記時，尚以春秋、論語並重，又因子夏傳春秋，故論語亦據舊說稱引及子夏，至是以春秋

公羊推附禮運，不謂子夏傳春秋，因遂并其論語之一席而奪之。

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仍





大學，……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

之據，按：大學縱非曾子作，然大學果言大同，何以不引獨傳大同之子游，而顧稱引小康守約之曾子？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

庸與此篇，誠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

鬱而不發，二千年矣。

按：宋儒以語、孟、學、庸為四書，遂以孔、曾、思、孟為道統。葉水心不認朱子道統見解，故於曾、思、孟皆有排擊。今長素兩取晦翁、水心之

說，四書取其三，退論語而進禮運，孔、曾、思、孟之傳統，變而為孔、曾、思、孟。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旌旗一新，論學考古，恐不易如此！況學、庸本在戴記，即西漢公羊盛時，亦未奉為聖門寶典，宋儒提倡，始見尊崇。今長素仍只守此幾篇文字，而謂孔子學鬱闇二千年，至已始發，亦何以服其而起信？方今大地棟通，據亂之義，尤非所以推行

也。按：長素所取於大學者，不通有「平天下」一節尚在「治國」之上，可以比傳其大同太平耳。然不忍諸論即全與此背，然則將令人日讀大同寶典而安守小康據亂之陋局歟？

禮運注

至是而語、孟、學、庸各有新注，然其所大書特題者，則不在四書，而在禮運。又為禮運注而序之，曰：

予小子六歲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且劬。始循宋人之途轍，炯炯乎自以為得之，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紛紛乎自以為踐之，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

東漢為美矣，以為未足盡孔子之道也。

按：此略當長興講學時境界。

既乃去古學之偽，而求之

今文學。凡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孟、焦、京之易，大、

小戴之禮，公羊、穀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陰陽之變，春秋三世之義。曰：「孔子

之道大，雖不可盡見，而庶幾窺其藩矣。」

按：此略當桂林風洞著答問時境界。

惜其彌深太漫，不得數

言而眩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讀至禮運，乃浩然而嘆曰：「孔子

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

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

矣。是書也，孔子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方哉！」

按：此略當檳榔嶼、大吉嶺成四書新注時境界。

禮運與大  
同

其推尊禮運者如此。何以獨尊禮運？則為其言大同。長素又言之，曰：

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列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二

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不列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總皆小

康之道也。羣經諸傳所發明，皆三代之道，亦不離乎小康。

按：宋儒自荆公、明道以至考亭，皆鄙薄漢、唐為

小康，而咸尊三代，於是有王霸之辨。今長素則并薄三代而言大同，亦揚高鑒深之一例矣。……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樂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禮運注序。

禮運注之  
倒填年月

今試進而一究長素提倡禮運之年，則其事又有可異者。據禮運注序，其文成於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時長素年二十七。又據長素自編年譜，此據趙氏譜引。是歲秋、冬始演大同義，翌年著人類公理，後乃擴充為大同書。竊疑長素大同書思想，其來甚早，有梁氏語為證，無可疑矣。至長素以禮運為孔門教典，其事似不應在早年。誠如禮運注序云云，長興學記已無是處。學記以董仲舒、劉向、朱子並尊，以春秋公羊傳、論語並提；而禮運注序乃以荀卿、劉歆、朱子之說為小康，明以董仲舒言公羊三世義為大同，故貶辭不及。學記與禮運注序見解絕不同，豈有積年艱劬，得此絕大發明，而越後六、七年，正式開始講學，以復興孔道自任，轉於孔門最大寶典、最上妙義獨祕不宣之理！若謂其時尚不合宣揚大同，則禮運注序何以云「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乎？今再退一步，謂此是長素二十七歲時思想，越後六、七年，講



之必篝火狐鳴爲神怪也。

實則季平亦言禮運大同，康、廖仍在同一圈套中；正如長素力唱大同而仍爲四子書作新法，則仍不免與宋儒同一圈套，抑且不免與荀卿、劉歆仍落同一圈套中也。

又按：大同書初名人類公理，始著於光緒十一年乙酉。時長素年二十八。及光緒十三年丁亥，仍編人類公理，復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是長素至是始用公羊三世義，而尚未援用大同、小康之別，故書名亦不爲「大同」。辛卯成新學僞經考，丙申成孔子改制考，此數年皆講今古文分別，亦未言大同、小康。長素大同書成題詞云：

「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銀塘鄉之七檜園澹如樓，

康氏大同  
思想之來  
歷

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梁氏按語云：「彼時尚未成書也。至辛丑、壬寅之間，先生避地印度時，始著成之。」其言較師爲信矣。今按：長興學記祇言論語及仁，又

言春秋與改制，獨不言禮運及大同。朱鼎甫與長素往復四書，亦不及禮運大同一語。桂學答問專主公羊言改制，以白虎通與春秋繁露爲孔門真傳祕本，賴此以見孔學，並不及禮運。梁氏本長素意爲讀書分月課程，經學首春秋，先讀劉申受公羊釋例，次讀公羊傳及何君注，次春秋繁露，次禮記王制，次穀梁傳。至讀禮記法，先王制，次禮器、郊特牲，次儒行，次檀弓，次禮運、中庸，次以原序讀諸篇。是當時康門學術，尙是廖季平範圍，並不特提禮運爲孔學最上寶典也。桂學答問在甲午，時長素尙不言大同禮運。

康氏著書  
七檜園澹  
假如樓之真

纂聖統僞  
經典爲康  
氏自道

長素到處結會，如強學會、聖學會之類，亦無大同學會。知長素甚深妙義，其時尚未到手。譚復生仁學，言大同、小康，亦偶及之，並不鄭重而道也。仁學成於光緒丙申。然則康門稍稍言及大同，應在乙未時乎？

又按：長素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自序，成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時長素在檳榔嶼。文中有云：「天未喪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僞經考別其眞贋，又著改制考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仲之口說，知微言大義之所在，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知筆削改本之所託。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撰始於廣州之草堂，纂成於桂林之風洞。」全文只言春秋，不及禮運，述始在廣州草堂，不在七檜園澹如樓也。若禮運大同早已發明在前，此乃孔學最上、最高、最後之極詣，春秋三世，乃其到達之層累而已，不應於此仍不溯及七檜澹如一番大徹大悟境界。然則長素禮運注至此尙未有，又一證矣。其春先爲中庸注，冬又爲孟子微，始尊及子游，謂其獨傳孔子之道，則已駕乎公羊、董、何之上矣。蓋長素至是始另得一把柄，可以超出廖氏今古學之外也。然則梁氏謂康氏大同書著成在辛丑、壬寅之間避地印度時，其說信而有徵。長素必自謂在甲申居七檜園澹如樓者，與其禮運注之倒填年月，同一篝火狐鳴，所謂「國師公欲纂聖統而僞造經典」，正不啻其自供狀也。

康氏學說  
之到底矛盾

今推長素大同禮運之說，則長素所謂「中國之國魂」，所謂「中國之人心、風俗、禮義、法度」，所謂「無量數聖哲之心肝，豪傑之骨血」，其實皆小康也。凡癸丑以來不忍諸論，不過曰復君主之名位，保中國之疆土，存黃種之文明，亦不過欲力背大同趨小康耳。然則長素之尊孔子，雖先後未變，而所以尊孔子者已變，仍自見其爲矛盾衝突矣。不忍附康南海生先所撰孔子新教禮運注廣告，謂：「備考遺經，大書特書發明大同之道者，惟禮運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僅有小康，則君臣之義被攻，而孔教幾倒。中國禮文，皆與孔爲緣，隨之同盡，則中國爲墨西哥矣。一此文不知出何人筆，然殊可窺當時長素講大同、尊禮運之一種背景也。長素以西洋有耶穌，而中國無之，遂尊孔子爲教主；以西洋有美、法共和無君臣等級，而中國無之，遂以中國爲小康而別創大同一境，以禮運爲之證。此等思想自震驚西化而來，與以後不忍時期所深識於一輩維新分子者，其實無大差異也。不忍十期參政院提議立國之精神議書後一文，謂：「孔子爲道，有據亂，有升平，有太平。君臣爲據亂之制，孔子尊堯、舜之共和，倡湯、武之革命，萬法俱備，衆方並陳，何嘗有所偏倚？且孔子言君臣，如主伯亞旅云耳。秦、漢人相稱皆曰君臣，漢人於郡將無不待以君禮，以臣道事之，此猶店肆有股東、夥計。古者君見卿降階，在輿爲下，拜必答拜，酒則親獻；後世專制太甚，與孔子無關。」則依然騎牆之見，謂尊君不足爲孔病而已。彼所以自掩其矛盾衝突之點者，則謂孔子本有三世之義。方其主「必變、速變、全變」，則曰今者中國已小康矣，當以大同之道進；及其主復君主，保國粹，則曰中國今方據亂世，何得遽企大同？此彼所以自處於矛盾之兩極，而仍以尊孔一念爲之貫也。

三世之義，本之春秋，長素曰：

尊孔與尊  
西洋





能著之書，而口授弟子，師師相傳，以待後世，故藉口說以傳。今董仲舒、何休之傳口說，所謂不成文憲法也，在孔門謂之微言，則多為升平世、太平世之憲法焉。今舉國言共和，人士皆口孔子升平、太平之義。然是義也，不著於羣經，惟著於春秋；其於春秋也，又不見於經傳，惟見於董、何之口說。若不信公羊，不信董、何為傳七十子後學師師相傳之口說，則何依焉而妄傳述乎？且夫升平、太平之義不著，則二千年皆據亂之說，宜近人之疑攻孔子也。然則孔子之道，何以通於新世，行於大地乎？若不信此篇，則孔子之道將墜於地。同上

長素不知國人言共和，乃從西洋來，非從孔子來。長素必欲推本於孔子，而經傳無證，乃附會之於董、何之口說。然則長素之意，不啻謂孔門諸經傳以及中國自孔子出世以來二千年，皆據亂之世，皆非升平、太平之道，惟董、何之口說有升平、太平義，而今日之共和即是。然則仍不過如其為大同書之例，仍是震驚於西化而發。依長素之言，不啻若謂孔子之大義在中國，而微言則入西洋矣。明白言之，苟非禮運，則孔教嫌於為專制；苟非春秋，則孔教嫌於無共和。則孔子亦一時代之人物，其教義亦無以通古今中外而皆



康氏之訓

文明既進，則亂世之奢，文明以為極儉。世愈文明，則尚奢愈甚。孔子為文明進  
化之王，非尚質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義，令人道退化。今中國之文明不進，大  
損所關，豈細故哉！

蓋長素心目中，奢為西俗，儉則中化。長素謂中國文明不如西歐，即儉不如奢之證。故  
論語明云「與其奢也寧儉」，而長素則倒為「與其儉也寧奢」，謂所以主寧儉者，罪在  
宋儒。

近人所以盛推戴東原，以東原高提人欲，人欲與奢侈相適，亦謂由是可以企及西洋之文明也。近人見解，  
仍沿長素而來。其所唱非忠孝、非節義諸端，即譚氏仁學「衝決網羅」之教；所主「全盤西化」，則尚不  
過到達長素大同書境界應有之一級，（以其無國界、種界故。）而尚不足以企及大同  
書之最高層。（以其尚有人、禽之別等故。）則長素仍安踞最近思想界之峯巔也。

又「奢則不孫，儉則固」，長素云：

孔子尚文，非尚儉也。後儒誤以孔子惡奢為惡文，中國文物，遂等野蠻，則誤解  
經義之故也。此處又認孔子  
為惡奢矣。

此明明以中國為野蠻，言外則指西洋為文明也。惟長素不謂孔子之過，乃謂後人誤解孔  
子之過，此與直捷歸罪孔子者，略迹論心，無大殊也。

故近人所主「打倒孔家店」者，與長素之  
尊孔，實同一見解，無大異也。康、譚論





曰：

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大同，天下為公，則政由國民公議。蓋太平制，有道之至也。若如今本「庶人不議」，則專制防民口之厲王為有道耶？與羣經義相反，固知為衍文之誤也，或後人妄增。

長素博雅，不知其所據舊本為何種本？要之以歐洲西俗代表天下有道，則顯然不容疑。此又其以尊西俗為尊孔之明證也。

又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長素云：

此竄改之偽古文也。雖非全行竄入，則孔子以不作、好古稱老彭，而劉歆增改「竊」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緯曰：「天降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測無窮，故作撥亂之法，載之春秋。刪書則民主，首堯、舜以明太平。刪詩則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禮以明小康；樂以著大同。繫易則極陰陽變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







新，長素又督之返舊；而一以孔子爲標幟。惜乎「臣精消亡」，日力不足，今不忍所刊諸經典，遂與其所懸之教義，一爲大同，一爲小康，令人有邈若隔世、不相酬接之憾。此長素所以雖始終尊孔，而終不能掩其先後之相矛盾也。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

明神宗萬曆元年癸酉（一五七三）		
二年甲戌（一五七四）		文震孟文起生 曹學佺能始生 鍾惺伯敬生 黃姬水志淳卒（年六十六） 錢德洪緒山卒（年七十九）
三年乙亥（一五七五）	王元美撰定前後詩、賦、文說四部稿。	嚴衍永思生 鹿善繼伯順生 沈國模求如生 魏良弼水洲卒（年八十四）
四年丙子（一五七六）	王元美前後詩、賦、文說四部刻成，凡八十卷。	劉永澄靜之生 趙貞吉大洲卒（年六十九）
五年丁丑（一五七七）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吳鍾巒霞舟生

六年戊寅（一五七八）		劉宗周念臺生 呂潛槐軒卒（年六十二） 姚希孟孟長生
七年己卯（一五七九） 正月，毀天下書院。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八年庚辰（一五八〇）	顧叔時成進士。	
九年辛巳（一五八一）		陳仁錫明卿生
十年壬午（一五八二）		錢謙益牧齋生 史孝威子虛生 張居正太岳卒（年五十八） 張節介夫卒（年八十）
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		楊彝子常生 王畿龍溪卒（年八十六）
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孫奇逢夏峯生 黃尊素眞長生



二十二年甲午（一五九四）		談遷瑞木生
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		楊廷樞維斗生
二十四年丙申（一五九六）		
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	孫夏峯與鹿伯順論交。	項聖謨孔彰生 陳宏緒士業生 范文程輝嶽生
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		金聲正希生 萬泰履安生
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		毛晉子晉生 費經虞鮮民生
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	利瑪竇至北京。	朱之瑜舜水生
二十九年辛丑（一六〇一）		惲日初遜庵生 茅坤鹿門卒（年九十）
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		張溥天如生 李清映碧生

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		萬壽祺年少生 閻爾梅古古生 刁包蒙吉生 程智雲莊生
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	顧叔時、高景逸始講學東林書院。 陳季立訪焦澹園於金陵，借閱所藏書，成毛詩古音考四卷。	陳貞懋定生生 陳確乾初生 許孚遠敬庵卒（年七十）
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	顧叔時作學部通辨序。 利瑪竇刊布幾何原本。	顧柔謙剛中生 王時槐塘南卒（年八十四）
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		朱鶴齡長孺生
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		傅山青主生 姜琛如農生 錢肅樂虞孫生 胡承諾石莊生 沈壽民眉生生 顧允成涇凡卒（年五十四）

三十六年戊申（一六〇八）		金人瑞聖歎生
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		吳偉業梅村生 邵曾可子唯生
三十八年庚戌（一六一〇）		黃宗羲梨洲生 彭士望躬庵生 利瑪竇卒（年五十九）
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		張履祥楊園生 祝淵開美生 冒襄辟疆生 陸世儀桴亭生 徐夜東癡生 方以智密之生 杜濬茶村生





四十二年乙卯（一六一五）		應搗謙嗣寅生 王餘佑介祺生 龔鼎華芝麓生 李明性洞初生
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	黃尊素成進士。	劉瑄超宗生 魏裔介石生生 黃宗炎晦木生
四十五年丁巳（一六一七）		閻修齡再彭生 魏象樞環極生 于成龍北溟生 萬斯年祖繩生 陳第季立卒（年七十七）
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		侯方域朝宗生 施閔章愚山生 黃宗會澤望生 何汝霖商隱生 沈昀朗思生 尤侗西堂生

<p>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 六月，熊廷弼經略遼東。</p>		<p>陸嘉淑冰修生 申涵光鳧盟生 周容璧翁生 王夫之船山生 劉源淥崑石生 唐鶴徵凝庵卒（年八十二）</p>
<p>四十八年庚申（一六二〇） 光宗泰昌元年。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p>		<p>魏際瑞善伯生 毛先舒稚黃生 張煌言蒼水生 馬驥宛斯生 焦竑弱侯卒（年八十）</p>
<p>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 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死之。 以王化貞巡撫廣甯。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爲兵部尙書。</p>		<p>曹本榮厚庵生</p>



<p>五年乙丑（一六二五）</p> <p>左、魏被逮，孫夏峯營護藏活兩家子弟。</p> <p>八月，毀天下講學書院。</p> <p>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p> <p>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爲經略。</p> <p>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p>		<p>計東改亭生</p> <p>陳維崧迦陵生</p> <p>李蔚坦園生</p> <p>費密此度生</p> <p>許三禮西山生</p>
<p>六年丙寅（一六二六）</p> <p>三月，高第罷，以王之臣督師，袁崇煥巡撫遼東。</p> <p>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等，攀龍目沈於池。黃尊素下獄死。</p>		<p>王士祿西樵生</p> <p>黃尊素眞長卒（年四十三）</p> <p>高攀龍景逸卒（年六十五）</p>

<p>七年丁卯（一六二七）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p>	<p>陸桴亭與陳言夏定交。</p>	<p>湯斌潛庵生 李顥二曲生 朱用純柏廬生</p>
<p>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 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p>	<p>黃梨洲袖長錐，草疏入都訟冤。</p>	<p>薛鳳祚儀甫生 姜宸英西溟生 王錫闡曉庵生 潘耒章力田生</p>
<p>二年己巳（一六二九） 五月朔，日食失驗，詔西洋人龍華民等推步，以禮部尚書徐光啓爲監督。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p>	<p>劉念臺講學戴山，黃梨洲侍講席。 張天如、張受先舉復社成。吳江令熊開元迎天如爲尹山大會，集者遠自楚、豫。</p>	<p>朱彝尊竹垞生 呂留良晚村生</p>
<p>三年庚午（一六三〇） 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p>	<p>張天如爲金陵大會。</p>	<p>陸隴其稼書生 唐甄鑄萬生</p>

<p>四年辛未（一六三一）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作亂。 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十一月，孫承宗罷。</p>	<p>黃梨洲以遺命發憤讀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 ，兩年而畢。 陳乾初始與祝開美定交。</p>	<p>顧祖禹景范生 徐乾學健庵生 彭孫適羨門生 陳恭尹元孝生 吳兆騫漢槎生 儲欣同人生</p>
<p>五年壬申（一六三二） 六年癸酉（一六三三）</p>	<p>張天如爲虎邱大會。 陸桴亭延陳確菴於家，相與閉戶讀書。是年秋，行 袁了凡功過格。</p>	<p>惲壽平南田生 徐秉義果亭生 胡渭臆明生 萬斯大充宗生 李因篤天生生 梅文鼎定九生 靳輔紫垣生</p>
<p>七年甲戌（一六三四）</p>		<p>徐元文公肅生 王士禛阮亭生 宋肇牧仲生 徐幹敬可生 陳錫嘏介眉生</p>







<p>十六年癸未（一六四三）</p> <p>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p>	<p>三月，孫夏峯守五峯得全。</p> <p>陳乾初與祝開美入剡，從學於劉戡山。</p> <p>張獻忠陷衡州，王船山父見執。船山詣賊中；翌晨，父子俱以計得脫。</p>	
<p>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p> <p>清世祖順治元年。</p> <p>三月，李自成陷京師。</p> <p>明莊烈帝殉難。</p> <p>四月，吳三桂乞清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p> <p>五月，清兵入京。</p> <p>福王即位於南京。</p>	<p>孫夏峯膺地方人才薦，敦促就道，以病辭。</p> <p>黃梨洲至南京，嗣因黨禍，避歸浙東。</p> <p>顧亭林南都詔授兵部司務。</p>	<p>孫在暨妃隱生</p> <p>倪元璐鴻寶卒（年五十二）</p>

<p>二年乙酉（一六四五）</p> <p>四月，清兵屠揚州，史可法道鄉殉難。（年四十餘）</p> <p>五月，清兵渡江，南京陷。下令薙髮。</p> <p>六月，唐王即位福州，魯王監國紹興。</p>	<p>孫夏峯屢薦舉，均以病辭。</p> <p>劉念臺、祝開美殉難。</p> <p>陳乾初棄經生業，山居著書。</p> <p>黃梨洲兄弟糾合子弟軍，號世忠營。</p> <p>四月，顧亭林應薦赴南京。六月歸里，起兵吳江，事敗。七月，亭林嗣母王氏絕食三十日，遺命勿事二姓。是年，亭林作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p> <p>湯若望修補新曆全書成。</p> <p>魏叔子、彭躬菴諸人結廬翠微。</p> <p>魏叔子作制科、限田、奄宦三策。</p>	<p>高士奇江村生</p> <p>彭定求南畝生</p> <p>王鴻緒儼齋生</p> <p>祝淵開美卒（年三十五）</p> <p>黃淳耀陶庵卒（年四十一）</p> <p>金聲正希卒（年四十八）</p> <p>楊文驄龍友卒（年四十九）</p> <p>劉宗周念臺卒（年六十八）</p> <p>嚴衍永思卒（年七十一）</p>
<p>三年丙戌（一六四六）</p> <p>三月，唐王殉國汀州。</p> <p>十月，桂王即位於肇慶。</p> <p>始開科舉。</p>	<p>黃梨洲入四明山寨，後避居化安山丙舍。</p> <p>魯王遙授顧亭林爲職方司主事，亭林以母未葬，弗就。</p> <p>清師南下，毛西河依保定伯毛有倫，事敗亡匿。</p> <p>王船山始有志注易，復奉父命編春秋家說。</p> <p>萬年少祝髮爲僧。</p> <p>魏石生成進士。</p>	<p>潘耒次耕生</p> <p>華學泉霞峯生</p> <p>黃道周石齋卒（年六十二）</p>

<p>四年丁亥（一六四七）</p>	<p>孫夏峯纂輯理學宗傳。 黃梨洲居山中，注授時曆。 陳臥子、楊維斗死難。</p>	<p>徐潮青來生 姚際恆立方生 陳子龍臥子卒（年四十） 楊廷樞維斗卒（年五十三） 曹學佺能始卒（年七十四） 王朝聘脩侯卒（年七十八）</p>
<p>五年戊子（一六四八）</p>	<p>王船山舉兵衡山，軍敗，走桂林，遂至肇慶。</p>	<p>劉獻廷繼莊生 王源崑繩生 邵廷采念舊生 蔡廷治瞻岷生 陳厚耀泗源生 錢肅樂虞孫卒（年四十二） 張采受先卒（年五十三） 華允誠鳳超卒（年六十二）</p>
<p>六年己丑（一六四九）</p>	<p>孫夏峯南徙至祁州，刁蒙吉掃室留止。 黃梨洲有日本乞師紀、海外慟哭紀。 瞿起田薦王船山於桂王，爲行人司行人。</p>	



<p>十年癸巳（一六五三）</p>	<p>陳乾初著大學辨。 呂晚村應試爲諸生。 顧亭林至金陵，再謁孝陵，並謁明祖御容於靈谷寺。十月，三謁孝陵。 顧亭林至太倉訪陸桴亭，桴亭適至唐市訪亭林，遂兩不相值。 歸玄恭至太倉謁陸桴亭，顧執弟子禮，桴亭固讓，敘爲兄弟。 顏習齋爲諸生。 吳梅村徵爲國子祭酒。 孫退谷致仕，築室西山，自號退翁。</p>	<p>戴名世南山生 毛乾乾用九生 顧夢麟麟士卒（年六十九）</p>
<p>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p>	<p>春，顧亭林徧遊沿江一帶，抵蕪湖；秋，遊燕子磯。</p>	<p>潘天成錫疇生 納蘭性德容若生 侯方域朝宗卒（年三十七）</p>

<p>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p>	<p>陳乾初、張揚園、沈朗思諸人會於翠薄山房。 顧亭林四調孝陵。自金陵還崑山，投僕陸恩於水， 叛黨訟之；歸玄恭營救於錢牧齋。 陸稼亭刊論學酬答。 閻潛邱始疑古文尙書。 王船山始作周易外傳，始撰老子衍。</p>	<p>勞史麟書生 汪份武書生 胡煦滄曉生 徐元夢蝶園生</p>
<p>十三年丙申（一六五六）</p>	<p>黃梨洲遭名捕脫死，弟晦木被搶，亦得免。 五月，顧亭林鍾山遇刺客，家遭劫盜。是月，五調 孝陵。 王船山黃澹成。 沈求如卒，史子虛繼主半霖義學。 朱竹垞遊粵。 吳梅村丁母憂歸。 王阮亭詩編年始此。 費此度定居維揚。</p>	<p>湯右曾西崖生 王心敬爾緝生 吳蕃昌仲木卒（年三十五） 陳貞慧定生卒（年五十三） 沈國模求如卒（年八十二）</p>

<p>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p>	<p>孫夏峯中州人物考成。 陳乾初著性解、禪障諸篇。 元旦，顧亭林六謁孝陵。赴山東卽墨，遊勞山。於萊州交任子良唐臣；濟南交張稷若。北遊經燕、趙，抵塞外，舍長白山。是年始校讀吳才老韻譜。 史子虛等重修半霖義學爲姚江書院。 唐鑄萬在蜀中舉。</p>	<p>朱書字綠生 萬泰履安卒（年六十） 談遷瑞木卒（年六十四）</p>
<p>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 治科場獄。</p>	<p>孫夏峯繼輔人物考成。 顧亭林登泰山，至曲阜，過鄒平，始交馬宛斯；長山交劉果菴；入都，至薊州，歷遷化、玉田，抵永平。 朱竹垞自粵歸。 馬宛斯始舉於鄉。 吳漢槎以科場事戍邊。</p>	<p>陳汝咸心齋生 汪士鋐退谷生 劉捷古塘生 秦道然雒生生 項聖謨孔彰卒（年六十二）</p>



<p>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p> <p>鄭成功兵圍南京。</p>	<p>孫夏峯四書近指成。</p> <p>顧亭林初謁天壽山。是年著營、平二州史事六卷。</p> <p>其次甥徐公肅中進士二甲一名。</p> <p>陸桴亭、陳言夏、歸玄恭、王石隱會講郁儀臣家靜觀樓，至者百餘人。</p> <p>呂晚村、黃晦木相遇，始訂交。</p> <p>潘用微寓吳郡。</p> <p>顏習齋始交王五修（夏峯門人），時在易水。</p> <p>馬宛斯舉進士。</p>	<p>李燾恕谷生</p> <p>萬經授一生</p> <p>顧鑒恆惺生</p> <p>洪昇昉思生</p> <p>邵曾可子唯卒（年五十二）</p> <p>毛晉子晉卒（年六十二）</p> <p>史孝咸子虛卒（年七十八）</p>
<p>十七年庚子（一六六〇）</p> <p>江南奏銷案起。</p>	<p>黃梨洲遊匡廬，東方密之，有匡廬遊錄。</p> <p>呂晚村、黃晦木、高且中、朱聲始、黃麗農共約賣藝，晚村作賣藝文。</p> <p>顧亭林寓淮上，潘力田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之。其長甥徐健庵中順天舉人。</p> <p>毛西河復出遊，自此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p> <p>顧景范始創爲讀史方輿紀要。</p> <p>楊光先抗疏論耶穌教及湯若望時憲書之非。</p>	<p>楊名時凝齋生</p> <p>鄭元慶子餘生</p>

<p>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 鄭成功取臺灣。 蘇州諸生以聚哭文廟坐大辟，死者十八人，金聖歎與焉。</p>	<p>孫夏峯聖學錄成。 黃梨洲著易學象數論。 三月，呂晚村至虞山紅豆村莊謁錢牧齋，時牧齋年八十。 顧亭林至紹興謁禹陵。十二月，山東考古錄成書。 陸桴亭刊思辨錄。 顏習齋始謁刁蒙吉，得其所輯斯文正統。 閻潛邱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p>	<p>何焯義門生 金人瑞聖歎卒（年五十四） 楊彝子常卒（年七十九）</p>
<p>清聖祖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 明桂王爲吳三桂所害。 鄭成功卒，年三十九。</p>	<p>孫夏峯書經近指成。 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 夏，呂晚村課兒讀書於其家之梅花閣，高旦中、黃晦木皆來，以詩文相唱和。 顧亭林以正月由山東入都，三謁天壽山。五月，至山西調北嶽。七月，有天下郡國利病博序。 閻潛邱至京師。 魏叔子始遊江、浙。</p>	<p>趙執信秋谷生</p>

二年癸卯（一六六三）

吳赤溟、潘力田以莊氏史獄，同磔於杭州之弼教坊。

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以甲辰科爲始，從之。

孫夏峯四書近指刻於大梁。傳青主過夏峯。

四月，黃梨洲至語溪，館於呂晚村家之梅花閣，有水生草堂唱和詩，並共選宋詩鈔。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成。

陳乾初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作詩祭奠，並呈性解兩篇。

顧亭林作五臺山記。於太原訪傳青主；五臺交李天生；遊西嶽太華，訪王山史；至盤屋，訪李二曲。

顏習齋始交王法乾。

閻潛邱返太原，訪傳青主。

王山史至金陵。

陳鵬年滄洲生

陸奎勳星坡生

潘樞章力田卒（年三十六）

吳炎赤溟卒（年四十）

黃宗會澤望卒（年四十六）

<p>三年甲辰（一六六四） 張蒼水被擒，卒於杭州。</p>	<p>黃梨洲、晦木兄弟至語溪，與呂晚村同赴廬山，訪錢牧齋。是年冬，晚村請張楊園館其家，楊園屢辭，虛席待二年，乃就。 十月初，黃梨洲復之語溪。十二月初，返里。 顧亭林至河南，訪孫夏峯。 顏習齋又約王法乾訪孫夏峯，未果；同訪王介祺。 冬，朱竹垞之雲中。 楊光先著摘謬論，摘湯若望新法十謬上之。</p>	<p>費錫璜滋衛生 曹本榮厚庵卒（年四十四） 張煌言蒼水卒（年四十五） 劉灼伯繩卒（年五十二） 錢謙益牧齋卒（年八十三）</p>
<p>四年乙巳（一六六五） 鄉、會試復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 洪承疇卒。</p>	<p>黃梨洲之語溪，呂晚村自平湖來。 萬充宗、季野兄弟受業於黃梨洲。 歸玄恭始見潘用微，讀其著道錄，北面稱弟子；既而悔之，致書質辨。 顧亭林置田舍於章邱大桑家莊。游闕里，交顏修來。 毛西河客廬陵，與施愚山講學白鷺洲；已而去游淮西。 顏習齋訪李孝愨。 湯若望得罪；楊光先爲欽天監正。</p>	<p>方舟百川生 鄭性義門生 朱軾若瞻生 儲大文六雅生 顧柔謙剛中卒（年六十一） 陳宏緒士業卒（年六十九）</p>

范文程卒。

五年丙午（一六六六）

孫夏峯至內黃，講學於明倫堂，舉論語一學而時習之」義。

湯潛菴至夏峯問學。

理學宗傳刻於內黃。

黃梨洲館語溪；訪陳乾初於海寧；買祁氏澹生堂書。

呂晚村棄諸生，以不應試除名。與張楊園、何商隱、張佩葱發明洛、閩之學。

顧亭林遊太原，交朱竹垞、屈介之。與李天生鳩資墾荒雁門之北。入京師，復往山東，遊泰山。十月，注吳才老韻補正成，并弁以序。兗州守署度歲。

朱竹垞遊晉。八月，訪碑於蒙山。

陸稼書舉鄉試。

顧景范初刻二十一史方輿紀要五卷。（即今刻歷代州域形勢九卷之祖本。）

劉繼莊始寓吳中。

朱澤溲止泉生

杜詔紫綸生

范文程輝獻卒（年七十）

<p>六年丁未（一六六七）</p> <p>陳濟生詩案發。</p>	<p>孫夏鑒訂家禮酌成。</p> <p>黃梨洲與姜定菴、張奠夫復興證人書院講會。</p> <p>張楊園至潯水。</p> <p>顧亭林南旋，始刻音學五書，張力臣任校寫役。</p> <p>馬宛斯選授淮南府推官。閻潛邱與宛斯相識當在此年。</p> <p>熊青岳著閑道錄成。</p>	<p>徐文靖位山生</p>
<p>七年戊申（一六六八）</p>	<p>黃梨洲在甬上，始有講經會。是年始選明文案。</p> <p>七月，王船山編春秋家說成；又成春秋世論。</p> <p>顧亭林自投濟南府獄，半年獄解。</p> <p>毛西河遊睢州，爲湯潛庵母作崇祀祠記；嗣返浙。</p> <p>邵念魯始見毛西河於古小學講會。</p> <p>顏習齋居朱媼喪，一遵朱子家禮，遂悟宋學之非，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p> <p>王崑繩遺書閻潛邱問左傳。</p> <p>吳良樞刻朱子年譜。</p> <p>王山史入都。</p>	<p>王懋竑白田生</p> <p>方苞望溪生</p>

	<p>八年己酉（一六六九）</p> <p>張楊園館語水。晚村刻二程、朱子遺書數十種。顏曰彬會潘用微於證人書院，讀其書，大服，北面執弟子禮。</p> <p>顧亭林入京，館徐健庵家。潘次耕來受學。</p> <p>馬宛斯移官靈壁。</p> <p>顏習齋著存性編、存學編；更「思古齋」曰「習齋」。</p> <p>王山史在京師。</p> <p>韓仁父主講姚江書院。自史子虛卒，至是輟講十年矣。</p> <p>南懷仁上書言曆法，授欽天監副。楊光先放歸，卒於途。</p>	<p>顧嗣立俠君生</p> <p>蔣廷錫南沙生</p> <p>刁包蒙吉卒（年六十七）</p>
<p>九年庚戌（一六七〇）</p>	<p>高且中卒，黃梨洲爲作墓誌銘。</p> <p>顧亭林初刻日知錄八卷。是年在山東度歲。</p> <p>馬宛斯繹史付梓，李映碧爲作序。</p> <p>顏習齋與孫夏峯書論學。</p> <p>毛西河復遊淮西。</p> <p>徐健庵登一甲三名。張武承、陸稼書成進士。</p> <p>朱竹垞入京。</p> <p>王山史在浙。</p>	<p>任啓運釣臺生</p> <p>陳景雲少章生</p>

<p>十年辛亥（一六七二）</p>	<p>黃梨洲作壽張奠夫八十序。 張楊園在語溪呂氏力行堂。呂晚村、何商隱以楊園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各具脩金資其家用，請往來語水、半邇間。 顧亭林入都，主徐公肅家。熊青岳欲薦亭林修明史，亭林堅辭之。 李二曲赴襄城覓父骨，遂遊吳。 毛西河復遊淮安。 魏叔子重至揚州。</p>	<p>惠士奇天牧生 沈近思闇齋生 方以智密之卒（年六十一） 吳偉業梅村卒（年六十三） 費經虞鮮民卒（年七十三） 韓孔當仁父卒（年七十三）</p>
<p>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三）</p>	<p>顧亭林入都，館其甥徐健庵家。遇閻潛邱於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 李二曲講學毘陵。 顏習齋與陸桴亭書，自述存性、存學大旨，並稱譽桴亭之思辨錄。（習齋記餘在甲寅，此據年譜。） 閻潛邱古文尙書疏證卷二有「今歲壬子」一條。 陸稼書、呂晚村始相見，論學甚洽。 魏叔子客揚州，又至毘陵。 王山史遊焦山。</p>	<p>黃叔琳鹿圃生 張廷玉衡臣生 王步青己山生 蔣衡湘帆生 華希閔豫原生 李文炤恆齋生 周亮工樸園卒（年六十一） 陸世儀桴亭卒（年六十二）</p>



<p>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p> <p>十一月，吳三桂雲南起兵。</p>	<p>孫夏峯寄理學宗傳，爲黃梨洲母八十壽。</p> <p>孫夏峯命魏蓮陸輯北學編，湯潛庵輯洛學編成。</p> <p>費此度至夏峯。</p> <p>顧亭林成日知錄續錄六卷。是年之德州，訂州志。</p> <p>在京度歲。</p> <p>冬，毛西河還蕭山。</p> <p>閻潛邱應山西鄉試，歸見馬宛斯靈壁署中，論古文尙書。</p> <p>魏叔子客吳，始見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p> <p>詔徵李二曲，稱疾不就；過王山史，論爲學出處。</p> <p>毛孝章於萬季野處見潘用微書，時用微疑已卒。</p> <p>熊青岳以閑道錄進呈，得御筆題籤。</p>	<p>李紱穆堂生</p> <p>沈德潛歸愚生</p> <p>王士祿西樵卒（年四十八）</p> <p>馬驥宛斯卒（年五十四）</p> <p>龔鼎孳芝麓卒（年五十九）</p> <p>宋琬荔裳卒（年六十）</p> <p>歸莊玄恭卒（年六十一）</p> <p>姜琛如農卒（年六十七）</p>
<p>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p> <p>吳三桂軍略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耿精忠據福建應之。</p>	<p>李二曲有旨復徵，促昇楊就道，以死自矢而免。</p> <p>萬充宗治三禮諸書，皆此年後作。</p>	<p>崔渭源清夫生</p> <p>張履祥楊園卒（年六十四）</p>

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	黃梨洲明文案選成，後廣爲文海。 毛西河客汝寧。 陸稼書爲嘉定縣知縣，商出處於呂晚村。 李晉卿爲蠟丸疏，密陳破圍策。	方世舉息翁生 藍鼎元玉霖生 陳瑚言夏卒（年六十三） 沈壽民眉生卒（年六十九） 孫奇逢夏峯卒（年九十二）
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 尚之信起兵，尋歸降。 耿精忠降。	黃梨洲再至海昌，欲訪陳乾初，未果；有留別海昌同學序。 黃梨洲始見陳乾初性解諸篇，遺書論難。是年梨洲明儒學案成書。 顧亭林作日知錄自序。是年在京度歲。有與潘次耕札、與黃太冲書。 徐健庵母卒居喪，爲讀禮通考。 李杲堂序萬季野歷代史表。	陳祖范見復生 楊椿農先生 計東改亭卒（年五十二） 范承謨螺山卒（年五十三） 孫承澤退谷卒（年八十五）
十六年丁巳（一六七七）	黃梨洲序萬充宗學禮質疑。 陳乾初卒，黃梨洲爲作墓誌銘，收南雷餘集。 王船山編禮記章句成。 顧亭林入關，止宿玉山史家，復訪二曲。 魏叔子客揚州，介王崑繩識顧景范，則是年景范亦遊揚。	魏際瑞善伯卒（年五十八） 申涵光鳧盟卒（年五十九） 張爾岐稷若卒（年六十六） 陳確乾初卒（年七十四）

<p>十七年戊午（一六七八） 八月，吳三桂死於衡州。</p>	<p>是年以纂修明史，開博學鴻詞科，徵舉海內名儒李二曲，促迫就道，死拒始免。葉訢庵、韓慕廬爭舉顧亭林，亭林遂絕迹不至京。浙省以呂晚村薦，亦不赴。</p> <p>閻潛邱入都，始識王山史，數相往返；又交汪鈍翁，指正汪之五服考異。</p> <p>湯潛庵遊江、淮，遇姜西溟於錫山，見方嶽山於金陵；冬，歸睢州，應徵入京。</p>	<p>孫默無言卒（年六十六） 惲日初遜庵卒（年七十八）</p>
<p>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p>	<p>王船山著莊子通。</p> <p>顧亭林卜居華陰。是年開局修明史，葉訢庵爲總裁，欲招亭林，復力却之。</p> <p>萬季野入京，黃梨洲作詩送行。</p> <p>王崑繩、洪去蕪訂交於廣陵。</p> <p>李恕谷始問學於顏習齋。</p> <p>彭躬庵序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p> <p>召試博學鴻詞，一等彭義門、張武承等二十人，二等潘次耕等三十人。閻潛邱報罷。</p>	<p>沈炳震東甫生 顧棟高震滄生 浦起龍二田生（卒年不詳，約八十餘歲。） 曾靜蒲譚生 方貞觀履安生 周容壺翁卒（年六十一） 邱維屏邦士卒（年六十六） 閻爾梅古古卒（年七十七）</p>

<p>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p>	<p>黃梨洲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充宗校，鄭禹梅序。</p> <p>顧亭林復遊晉。是年三月，著晉學五書後序。</p> <p>夏，呂晚村削頂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p> <p>顏習齋賈側，李恕谷諫止之。是年恕谷始效習齋立日記自考。</p> <p>閻潛邱客徐健菴家。</p> <p>顧景范客崑山徐氏傳是樓。</p> <p>應嗣寅序萬充宗儀禮商。</p> <p>魏叔子遊無錫，赴揚州，卒於中途。</p> <p>李晉卿上書論治統道統。</p> <p>萬授一補諸生，始遷杭州。</p>	<p>薛鳳祚儀甫卒（年五十三）</p> <p>魏禧叔子卒（年五十七）</p> <p>李鄴嗣臬堂卒（年五十九）</p> <p>沈昫朗思卒（年六十三）</p> <p>王時敏烟客卒（年八十九）</p>
<p>二十年辛酉（一六八一）</p>	<p>王船山爲僧開先編相宗絡索。</p> <p>王山史在江南。</p> <p>張武承著王學質疑。</p> <p>陸稼書著三魚堂四書大全初稿成。</p> <p>萬充宗周官辨非應成此時前後。</p> <p>湯潛庵典浙試，黃梨洲遣子百家奉膏。</p>	<p>江永慎修生</p> <p>馮班定遠卒（年六十八）</p> <p>胡承諾石莊卒（年七十五）</p>

<p>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p> <p>殺耿精忠。</p> <p>朱方巨刻祕書，被殺。</p>	<p>王船山編說文廣義。</p> <p>顧亭林在曲沃墜馬，疾作，次日捐館。</p> <p>閻潛邱客福建。</p> <p>王山史客揚州。</p> <p>陳夢雷被逮下獄，作書與李晉卿絕交。</p> <p>陸辛齋序萬充宗禮記偶箋。</p>	<p>史貽直鐵崖生</p> <p>向璿惕齋生</p> <p>吳廷華林壁生</p> <p>蔡世遠聞之生</p> <p>王錫闡曉庵卒（年五十五）</p> <p>陳維崧迦陵卒（年五十八）</p> <p>顧炎武亭林卒（年七十）</p> <p>朱之瑜舜水卒（年八十三）</p>
<p>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p> <p>臺灣鄭克塽降。</p>	<p>王船山編制義、俟解，又編噩夢。</p> <p>呂晚村作祈死詩六篇。</p> <p>陸稼書始至京師，見張武承王學質疑。冬，赴靈壽縣任。是年有與湯潛庵書論朱陸異同；又爲文弔呂晚村喪。</p> <p>閻潛邱以徐健菴招，重至京師。秋月，北上武進，覆舟。時尙書古文疏證第一卷成。從吳任臣學曆。始晤胡拙明。</p> <p>朱竹垞入直南書房。</p> <p>萬充宗春秋隨筆止昭公。</p>	<p>萬斯大充宗卒（年五十一）</p> <p>呂留良晚村卒（年五十五）</p> <p>施閏章愚山卒（年六十六）</p> <p>李明性洞初卒（年六十九）</p> <p>應機謙嗣寅卒（年六十九）</p> <p>徐夜東癡卒（年七十三）</p> <p>彭士望躬庵卒（年七十四）</p> <p>朱鶴齡長孺卒（年七十八）</p> <p>李清映碧卒（年八十二）</p>

<p>二十三年甲子（一六八四） 始南巡，還幸曲阜，謁孔林。</p>	<p>顏習齋出關尋父。 閻潛邱初晤黃子鴻於徐健庵家。 萬季野爲徐健庵輯讀禮通考。 呂晚村弟子周在延編行晚村之四書語錄。 熊青岳下學堂劄記成。 湯潛庵撫吳。</p>	<p>吳兆蕡漢槎卒（年五十四） 李蔚坦園卒（年六十） 于成龍北溟卒（年六十八） 王餘佑介祺卒（年七十） 傅山青主卒（年七十八）</p>
<p>二十四年乙丑（一六八五）</p>	<p>王船山編楚詞通釋，作周易內傳。 顏習齋得親蹤於瀋陽，已沒，尋其墓，哭奠如禮。 張孝先成進士。 徐敬可爲高江村撰春秋地名考略。 熊青岳學統成。 黃梨洲至吳，晤湯潛庵。</p>	<p>納蘭性德容若卒（年三十二） 張烈武承卒（年六十四） 曹溶秋岳卒（年七十三）</p>

二十五年丙寅（一六八六）  
詔購遺書。

徐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

毛西河歸里。

閻潛邱父再彭七十，潛邱自京師南歸。

呂晚村門人陳鏡編刊晚村之四書講義。

戴南山入京師。

何義門遊山陽，買得困學紀聞。

湯潛庵還京，爲工部尙書。

錢陳羣香樹生

岳鍾琪容齋生

鄒一桂小山生

顏光敏修來卒（年四十七）

黃宗炎晦木卒（年七十二）

魏裔介石生卒（年七十二）

二十六年丁卯（一六八七）

黃梨洲刊子劉子集。

閻潛邱云：「疏證第四卷成書，一寄太華山頂王山

史，一寄羅浮山屈介之；其二本寄千頃堂，傳是

樓主人宦長安者。」據是疏證前四卷成書應在丁

卯前。

劉繼莊北上應徐健庵聘，參明史館事。

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成。

金農冬心生

陳錫嘏介眉卒（年五十四）

湯斌潛庵卒（年六十一）

閻修齡再彭卒（年七十二）

魏象樞環極卒（年七十二）

杜濬茶村卒（年七十七）

<p>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p>	<p>黃梨洲目訂南雷文定。（梨洲爲閻潛邱疏證前四卷序，不收文定，而在文約，知文成此年後。）</p> <p>閻潛邱四至京師，在卯、辰之間。</p> <p>閻潛邱尙書古文疏證第五卷成。</p> <p>范彪西寄理學備考於陸稼書，稼書覆書討論。</p>	<p>馬曰瑄嶠谷生</p> <p>沈彤冠雲生</p> <p>汪懋麟蛟門卒（年四十九）</p> <p>毛先舒稚黃卒（年六十九）</p>
<p>二十八年己巳（一六八九）</p> <p>二次南巡。</p>	<p>王船山編識小錄。</p> <p>閻潛邱南歸。</p> <p>李恕谷投受業刺於顏習齋，以寥忘編、恕谷集爲贊。</p> <p>呂無黨見陸稼書，稼書謂：「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緒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p> <p>梅定九入都訪南懷仁。</p> <p>孔聘之至江寧，與王山史交遊。</p>	<p>謝濟世梅莊生</p> <p>孫在豐杞瞻卒（年四十六）</p> <p>陸嘉淑冰修卒（年七十一）</p> <p>何汝霖商隱卒（年七十二）</p>



<p>二十九年庚午（一六九〇）</p>	<p>王船山編俟解，又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篇。 徐健庵歸里，設一統志局於洞庭東山，延閻潛邱、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 胡朏明、徐敬可讀書莫釐山下，相與論易。 萬季野館王鴻緒家。 劉繼莊返吳。 李恕谷鄉試中式。 王山史遊金陵。</p>	<p>盧見曾雅雨生 惲壽平南田卒（年五十八） 汪琬鈍翁卒（年六十七）</p>
<p>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p>	<p>顏習齋南遊，至開封，張醫卜肆。 顏習齋至商水，訪大俠李子青，深相結。 京師旱，命廷臣直陳利弊，陸稼書獻三議，又上速停保舉先用疏，得罪出京。 劉繼莊至漢口，遂南遊衡岳。 馮山公在淮安，讀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作淮南子洪保辨。 方望溪、王崑繩始訂交。 毘陵金闕齋、無錫顧俟齋諸人創共學山居。</p>	<p>程廷祚綿莊生 尹會一健餘生 張照得天生 王汲公潔卒 徐元文公肅卒（年五十八） 許三禮酉山卒（年六十七）</p>

<p>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p>	<p>黃梨洲著今水經成。 賈醇庵梓行明儒學案。 劉繼莊遇梁質人於長沙，手錄其西陲今略，又定新韻譜於衡州署中。</p>	<p>厲鶚樊榭生 汪紱雙池生 汪由敦謹堂生 靳輔紫垣卒（年六十） 顧祖禹景范卒（年六十二） 陸隴其稼書卒（年六十三） 王夫之船山卒（年七十四）</p>
<p>三十二年癸酉（一六九三）</p>	<p>黃梨洲明文海選成，又爲明儒學案序。 冬，閻潛邱遊西泠，與姚立方相交，見其攻僞古文書十卷，繕寫散各條下。（疏證第八卷應成是年後。） 劉繼莊彬州度歲。</p>	<p>鄭燮板橋生 徐大椿靈胎生 是鏡仲明生 徐善敬可卒（年六十） 萬斯年祖繩卒（年七十七） 劉理超宗卒（年七十八） 錢澄之飲光卒（年八十二） 冒襄辟疆卒（年八十三）</p>

<p>三十三年甲戌（一六九四）</p>	<p>閻潛邱初交王草堂。 李晉卿母喪不去任，言官交章論，刻令解任，留京守制。 劉繼莊離郴東歸。</p>	<p>王安國春圃生 萬斯選公擇生 喬萊子靜卒（年五十三） 徐乾學健庵卒（年六十四） 李之芳鄭園卒（年七十三） 徐枋俟齋卒（年七十三）</p>
<p>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p>	<p>潘次耕始刻日知錄於閩中。 李恕谷初至桐，錢曉城首以弟子禮來謁。又遊杭，交王草堂。是年歸。</p>	<p>丁敬敬身生 劉獻廷繼莊卒（年四十八） 黃宗羲梨洲卒（年八十六）</p>
<p>三十五年丙子（一六九六）</p>	<p>顏習齋應肥鄉漳南書院聘。 閻潛邱初刻四書釋地。 毛西河以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寄李恕谷。 王山史遊吳，越十餘載，至是始西歸。 方望溪作讀周官文。</p>	<p>杭世駿大宗生 胡天游稚威生 陳宏謀榕門生</p>

<p>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p>	<p>閻潛邱爲臧玉林序經義雜記。 萬季野六十在京師，王崑繩有季野六十序。 李恕谷選陶詩、韓文。是年再至桐鄉，與錢曉城辨古文非僞。至杭，交毛西河、王草堂、姚立万，立万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 胡臚明禹貢錐指二十卷成，又易圖明辨成書五卷。 徐敬可已先卒。</p>	<p>惠棟定字生 雷鉉貫一生 梁詩正鄉林生</p>
<p>三十七年戊寅（一六九八）</p>	<p>李恕谷至桐鄉，得見思辨錄。如杭，再晤毛西河，授受業刺。著大學辨業。 朱竹垞、查初白同遊閩。</p>	<p>劉大槐海峯生 方觀承宜田生 楊述曾企山生 夏之蓉醴谷生 朱用純柏廬卒（年七十二） 錢陸燾湘靈卒（年八十七）</p>

<p>三十八年己卯（一六九九）</p> <p>三巡江、浙。</p> <p>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成，王揆等主撰。</p>	<p>康熙南巡，毛西河迎駕於嘉興，以聖諭樂本解說及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三種進，溫諭獎勞。是年，西河有寄潛邱古文尚書冤詞書，附李恕谷寄去。</p> <p>李恕谷北返，至淮安，訪閻潛邱，論古文尚書，出示毛西河新著古文尚書冤詞。</p> <p>朱竹垞經義考成。</p> <p>胡朏明再入京。</p> <p>姚立方成儀禮通論。</p> <p>邵念魯初謁毛西河，自稱門下。</p>	<p>劉統勳爾純生</p> <p>法坤宏鏡野生</p> <p>李天馥湘北卒（年六十五）</p> <p>姜宸英西溟卒（年七十二）</p>
<p>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p>	<p>閻潛邱刻四書釋地續。</p> <p>李恕谷入京會試，始交王崑繩、萬季野、胡朏明。是年十一月，恕谷著禘祫郊社考辨。</p> <p>萬季野爲胡朏明易圖明辨序。</p> <p>洪去蕪刻朱子年譜。</p>	<p>沈大成沃田生</p> <p>陳兆崙星齋生</p> <p>于成龍振甲卒（年六十三）</p> <p>彭孫適義門卒（年七十）</p> <p>陳恭尹元孝卒（年七十）</p> <p>劉源淶崑石卒（年八十二）</p>

<p>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p>	<p>胡鼎明作禹貢錙指例略。 李恕谷大學辨業付梓，先袖稿就正於萬季野，季野稱服。 萬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尙缺表、志，王鴻緒招李恕谷同修，恕谷弗就。 戴南山刻南山集。 李穆堂遊學蘇州，始交惠天牧。</p>	<p>吳敬梓敏軒生 吳穎芳西林生 彭啓豐芝庭生 方舟百川卒（年三十七） 費密此庵卒（年七十七）</p>
<p>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p>	<p>閻潛邱遊杭。 李恕谷歸里。 查初白、何義門入直南書房。</p>	<p>秦憲田味經生 沈廷芳畹叔生 姚範蘆塢生 萬斯同季野卒（年六十五） 嚴繩孫葆友卒（年八十）</p>
<p>四十二年癸未（一七〇三） 四巡江、浙。</p>	<p>四月，閻潛邱命子詠進呈萬壽詩及四書釋地。九月，清帝自口外回京，詠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爲其父懇賜御書，未得。 王崑繩介李恕谷見方望溪。恕谷介崑繩執贄於顏習齋。</p>	<p>齊召南瓊臺生</p>

<p>四十三年甲申（一七〇四）</p>	<p>正月，閩潛邱以雍正召，力疾進京，卒以不起。 二月，李恕谷至京，訪閩潛邱病。</p>	<p>陳黃中和叔生 高士奇江村卒（年六十） 邵長蘅青門卒（年六十八） 韓菼慕廬卒（年六十八） 閻若璩潛邱卒（年六十九） 顏元習齋卒（年七十） 唐甄鑄萬卒（年七十五） 尤侗西堂卒（年八十七）</p>
<p>四十四年乙酉（一七〇五） 五巡江、浙。</p>	<p>梅定九召見直隸舟次，得「蹟學參微」額。 胡朏明詣行在，獻平成頌及禹貢錐指，得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朱竹垞明詩綜成。 李晉卿拜文淵閣大學士。 臧玉林作尚書集解序。</p>	<p>全祖望謝山生 李顥二曲卒（年七十九）</p>

<p>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p>	<p>胡臚明易圖明辨刊行，自爲題辭。 毛西河書勉李恕谷習禮樂，李覆稱樂書已成六卷，學禮亦有論著。 李恕谷注易繫辭，並寄大學辨業於毛西河。 呂晚村長子葆中（原名公忠）舉進士。</p>	<p>王又曾穀原生 儲欣同人卒（年七十六）</p>
<p>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 六巡江、浙。</p>	<p>李恕谷與馮辰言正學難合。 姚立方成春秋通論。 張孝先爲福建巡撫，建鰲峯書院。</p>	<p>朱書字緣卒（年五十一） 蔡廷治瞻嶺卒（年六十）</p>
<p>四十七年戊子（一七〇八）</p>	<p>毛西河編四書改錯。（據李恕谷年譜甲申毛年八十二推。） 李恕谷始爲傳注，並重著學樂卷三、卷四。 謝梅莊領鄉薦第一。</p>	<p>錢載坤一生 潘耒次耕卒（年六十三）</p>
<p>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p>	<p>戴南山、李穆堂、惠天牧成進士。 胡臚明洪範正論成。（書始甲申。）</p>	<p>熊賜履青岳卒（年七十五） 朱彝尊竹垞卒（年八十一）</p>



<p>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p>		<p>王源崑繩卒（年六十三）</p>
<p>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二） 南山集獄興，戴南山獲罪，方望溪亦牽連入獄。</p>	<p>王山史寓維揚。</p>	<p>嵇璜拙修生 趙一清東潛生 邵廷采念魯卒（年六十四） 王士禎阮亭卒（年七十八） 徐秉義果亭卒（年七十九）</p>
<p>五十一年壬辰（一七一二） 特升朱子配享孔廟；續修朱子全書。 治江南科場獄。</p>	<p>毛西河聞朱子配享，自斧四書改錯版本。 方望溪在獄中著禮記析疑、喪禮或問。</p>	<p>萬光泰循初生 裘曰修諾果生 陳廷敬說巖卒（年七十四）</p>
<p>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 御纂朱子全書成。 刑部擬戴名世大逆凌遲，上諒寬免，處斬。</p>	<p>李晉卿承纂周易折中。 方望溪免死出獄，隸籍漢軍，以白衣入直南書房。 是年周官辨成書。 張孝先撫吳。</p>	<p>勞史麟書卒（年五十九） 戴名世南山卒（年六十二） 臧琳玉林卒（年六十四） 鄭梁禹梅卒（年七十七） 宋學牧仲卒（年八十）</p>

<p>五十三年甲午（一二一四）</p>		<p>賈田祖稻孫生 鄭虎文誠齋生 秦松齡對巖卒（年七十八） 顧貞觀梁汾卒（年七十八） 胡渭拙明卒（年八十二）</p>
<p>五十四年乙未（一二一五） 御纂周易折中成。</p>	<p>李晉卿承纂性理精義。秋，歸閩。 汪雙池在江西景德鎮爲畫盤傭。</p>	<p>楮寅亮鶴侶生 朱仕琇梅崖生 秦大士秋田生 馮景山公卒（年六十四） 徐潮青來卒（年六十九） 王原祁麓臺卒（年七十四）</p>
<p>五十五年丙申（一二一六）</p>	<p>方望溪成春秋通論。 汪雙池自樂平轉客萬年，弋陽諸縣。 楚邵車雙亭編刻呂子評語。</p>	<p>袁枚簡齋生 顧整恆惺卒（年五十八） 陳汝咸心齋卒（年五十九） 毛奇齡西河卒（年九十四）</p>
<p>五十六年丁酉（一二一七） 御纂性理精義成。</p>	<p>鄭義門刻潘用微求仁錄。 方望溪成春秋直解。 汪雙池自江西入福建。</p>	<p>盧文弨抱經生 蔡上翔元鳳生 吳之振孟舉卒（年七十八）</p>

五十七年戊戌（一七二八）	王白田成進士。 顧昀滋、朱止泉諸人會講於無錫共學山居。 惠定宇自序春秋左傳補注。 汪雙池授徒楓溪。	程晉芳魚門生 邵齊燕叔一生 李光地晉卿卒（年七十七）
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	鄭義門晤李恕谷，以所刻潘用微求仁錄贈。	莊存與方耕生 劉墉石庵生 謝墉金圃生 彭定求南畝卒（年七十五）
五十九年庚子（一七二〇）	朱止泉成朱子未發涵養辨。初見顧昀滋於無錫。 程綿莊始讀顏習齋存學編。 方望溪成周官集注。	寶光鄭東舉生 錢維城稼軒生 華學泉霞峯卒（年七十五）
六十年辛丑（一七二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集成。（王項齡、王鴻緒等主撰。） 李穆堂充會試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被論罷官，發永定河效力。 方望溪成周官析疑。 江慎修成禮書綱目八十八卷。	江聲良庭生 童鈺二樹生 汪份武曹卒（年六十七） 梅文鼎定九卒（年八十九）

<p>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 陳夢雷父子發往關外。</p>	<p>王白田授安慶府儒學教授到任。</p>	<p>王鳴盛西莊生 汪鏊龍稚川生 顧嗣立俠君卒（年五十四） 何焯義門卒（年六十二） 湯右曾西崖卒（年六十七） 陳厚耀泗源卒（年七十五）</p>
<p>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p>	<p>朝臣欲徵李恕谷修明史，方望溪言恕谷老病，乃止。 王白田奉特旨進見，以教授改官翰林，入上書房行走。 李穆堂得旨復職。 汪雙池詩韻析成。</p>	<p>戴震東原生 陸燿青來生 梁同書山舟生 莊培因本淳生 陳鵬年滄洲卒（年六十一） 汪士鋐退谷卒（年六十六） 王鴻緒儼齋卒（年七十九）</p>
<p>二年甲辰（一七二四） 刊布聖諭廣訓。 御製朋黨論，頒示羣臣。 陸稼書從祀兩廡。</p>	<p>李穆堂署廣西巡撫。</p>	<p>紀昀曉嵐生 王昶蘭泉生 王挾韻庵卒（年八十六）</p>



<p>五年丁未（一七二七）</p>	<p>方望溪邀李恕谷入京論學。 李穆堂廷議大罪二十一款，當死，獲赦。 曾靜徒張熙至浙江，得呂晚村題如此江山圖及錢臺松歌詩。 袁簡齋爲縣學生。 汪雙池六禮或間成。</p>	<p>趙翼甌北生 孔繼涑信夫生 趙佑鹿泉生 阮葵生屠山生 沈近思閭齋卒（年五十七） 潘天成錫疇卒（年七十四） 查慎行初白卒（年七十八）</p>
<p>六年戊申（一七二八）</p>	<p>李恕谷語黎長舉以「顧提明命」之功。 汪雙池樂經或間成。 秋，曾靜命其徒張熙投書陝督岳鍾琪。</p>	<p>錢大昕竹汀生 鮑廷博淥飲生</p>
<p>七年己酉（一七二九）</p> <p>謝梅莊以註釋大學毀謗程朱罪， 奉旨免死。 曾靜案發，刊布大義覺迷錄，呂 晚村戮屍。 陸生枏以通鑑論正法。</p>	<p>李穆堂以參語田文鏡舊案廷召詰責，旋寬免。</p>	<p>朱筠竹君生 吳省欽白華生 周春松鶴生 梁份質人卒（年八十九）</p>



<p>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p>	<p>全謝山仍居紫藤軒，與李穆堂論陸氏學案，有五書。（萬孺廬亦同寓。）</p> <p>汪雙池自序書經詮義。</p> <p>顧棟高自序司馬溫公年譜。</p>	<p>羅聘兩峯生</p> <p>翁方綱覃溪生</p> <p>吳騫兔床生</p> <p>蔡世遠聞之卒（年五十二）</p> <p>藍鼎元玉霖卒（年五十九）</p> <p>李榕恕谷卒（年七十五）</p>
<p>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p>	<p>汪雙池自序易經詮義。</p>	<p>陸錫熊耳山生</p> <p>李惇成裕生</p> <p>羅有高臺山生</p>
<p>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p> <p>殺曾靜、張熙。</p>	<p>顧棟高自序王荊公年譜。</p>	<p>段玉裁懋堂生</p> <p>金榜蕊中生</p> <p>錢塘學淵生</p> <p>余廷燦存吾生</p> <p>曾靜蒲譚卒（年五十七）</p> <p>李文炤恆齋卒（年六十四）</p>



<p>高宗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 試博學鴻詞。</p>	<p>李穆堂奉旨召見，授戶部侍郎。 全謝山成進士。 李穆堂、全謝山相約共鈔永樂大典。 方望溪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奏請出祕府永樂大典，取宋、元人經說。 三禮館檄縣抄送江慎修禮書綱目稿本。 汪雙池自序禮記章句或問。始作書與江慎修。</p>	<p>桂馥未谷生 王琨次瑤生 翟灝晴江生 杜詔紫綸卒（年七十一） 朱軾若瞻卒（年七十二） 楊名時凝齋卒（年七十七） 胡煦滄曉卒（年八十二）</p>
<p>二年丁巳（一七三七）</p>	<p>汪雙池再作書與江慎修。 全謝山左遷，南歸。</p>	<p>孫志祖貽穀生 謝啓昆蘇潭生 沈炳震東甫卒（年五十九）</p>
<p>三年戊午（一七三八）</p>	<p>江慎修作書答汪雙池。汪三作書與江。</p>	<p>任大椿幼植生 章學誠實齋生 丁杰小雅生 錢伯坰魯斯生 陸奎勳星坡卒（年七十六） 王心敬爾緝卒（年八十三）</p>

<p>四年己未（一七三九）</p>	<p>方望溪仍在三禮館。 江慎修再答汪雙池書。</p>	<p>孔繼涵蕤谷生</p>
<p>五年庚申（一七四〇）</p>	<p>程綿莊易通成書。（始丙辰。） 汪雙池授經楓溪，至是凡二十三年。 戴東原隨父客南豐。課蒙於紹武。</p>	<p>錢澧南園生 彭紹升尺木生 崔述東壁生</p>
<p>六年辛酉（一七四一）</p>	<p>方望溪主纂周官義疏成。 江慎修遊京師，與方望溪論儀禮數事；又著周禮疑義舉要。 汪雙池始授徒於家塾。</p>	<p>馮應榴星實生 惠士奇天牧卒（年七十一） 王懋竑白田卒（年七十四） 萬經授一卒（年八十三） 徐元夢蝶園卒（年八十七）</p>
<p>七年壬戌（一七四二）</p>	<p>方望溪解書局回籍。 江慎修成近思錄集注十四卷。 戴東原自邵武歸。 沈果堂始著周官祿田考。</p>	<p>彭續秋士生 汪龍鰲泉生</p>

<p>八年癸亥（一七四三）</p>	<p>汪雙池成理學逢源，又樂經律呂通解初稿成。 杭大宗坐時務策言滿漢畛域革職。 惠定宇始見閻氏古文尙書疏證。（時尙未刻。）</p>	<p>邵晉涵二雲生 秦瀛小峴生 陳昌齊觀樓生 鄧石如完白生 崔邁德皋生 蔣衡湘帆卒（年七十二） 鄭性義門卒（年七十九） 儲大文六雅卒（年七十九）</p>
<p>九年甲子（一七四四）</p>	<p>戴東原成籌算一卷。（後經增改名策算。）</p>	<p>汪中容甫生 王念孫石臚生 錢坫獻之生 莊有可大久生 錢大昭晦之生 梁玉繩隴北生 任啓運釣臺卒（年七十五） 趙執信秋谷卒（年八十三）</p>

<p>十年乙丑（一七四五）</p>	<p>閻潛邱尙書古文疏證刻成。 汪雙池春秋集傳成。 王西莊草創尙書後案。 戴東原成六書論三卷。（已佚。）</p>	<p>武億虛谷生 張照得天卒（年五十五）</p>
<p>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p>	<p>全謝山增修宋儒學案。 戴東原成考工記圖。（後附注成二卷。）</p>	<p>洪亮吉稚存生 吳錫麒穀人生</p>
<p>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p>	<p>戴東原成轉語二十章。（已佚。段懋堂年譜稱此書未成，戴氏遺集亦不見。） 全謝山至金陵，館於方望溪之湄園。</p>	<p>趙懷玉味辛生 張雲敬仲雅生 方貞觀履安卒（年六十九） 陳景雲少章卒（年七十八） 秦道然維生卒（年九十）</p>
<p>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p>	<p>沈果堂周官祿田考成書。 顧震滄自序春秋大事表。 徐位山始爲竹書紀年統箋。</p>	<p>梁履繩處素生 尹會一健餘卒（年五十八）</p>

<p>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p>	<p>方望溪儀禮析疑成。 戴東原成爾雅文字考十卷。（未刊。） 程易疇、戴東原初相識訂交。 是仲明遊徽州。</p>	<p>黃景仁仲則生 方苞望溪卒（年八十二）</p>
<p>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p>	<p>沈歸愚以年八十予告歸。 方樸山主紫陽書院，見戴東原文，大讚服。東原從 江慎修遊當亦在是年，時俱客汪松溪家。 是仲明再遊徽州，遇戴東原；索觀其詩補傳，當在 是年。 全謝山爲五校本水經題詞於錢塘之簾庵。</p>	<p>倪模迂存生 莊述祖葆琛生 張宗泰筠巖生 萬光泰循初卒（年三十九） 李紱穆堂卒（年七十八）</p>
<p>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 第一次南巡江、浙。</p>	<p>程綿莊大易擇言成書；（始壬戌。）又爲彖爻求是 說。 戴東原補休寧縣學生。</p>	<p>劉台拱端臨生 祁韻士鶴皋生 王步青己山卒（年八十）</p>
<p>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p>	<p>全謝山適廣東，時水經注已七校。 戴東原教讀汪松溪家。 休寧旱，戴東原窮居，成屈原賦注九卷，又晉義三 卷，假名汪君。 錢竹汀始入都。</p>	<p>孔廣森驍軒生 趙紹祖琴士生 章宗源逢之生 沈彤冠雲卒（年六十五）</p>

<p>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p>	<p>汪雙池重訂律呂通解成。 全謝山自粵歸里。 戴東原爲詩補傳。（未成書。）</p>	<p>孫星衍淵如生 唐仲冕陶山生 陳鱣仲魚生 楊芳燦才叔生 朱彬武曹生 厲鶚樊榭卒（年六十二） 楊椿農先卒（年七十八）</p>
<p>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p>	<p>汪雙池重著書經詮義成，又讀近思錄、讀問學錄、參讀禮志疑成。 全謝山居揚州，仍治水經，兼補學案。是年秋，與趙東潛遇於杭。東潛依謝山說，改正所校水經注。冬，東潛自序水經注釋。 戴東原避訟入都，寓歙縣會館。造錢竹汀廬，談竟日，竹汀歎其精博。明日，言於秦味經，即日同車親訪，因爲延譽，遂知名。是年東原館秦氏味經軒。 紀曉嵐、王西莊、錢竹汀、王蘭泉、朱竹君俱成進士。</p>	<p>張敦仁古餘生 伊秉綬墨卿生 李麐芸許齋生 吳敬梓敏軒卒（年五十四） 岳鍾琪容齋卒（年六十九） 陳祖范見復卒（年七十九）</p>

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	程綿莊始爲論語說。	凌廷堪次仲生
湖南學政胡中藻坐詩獄斬。 禁滿、漢人文字往來。	江良廷自稱年三十五師事惠定宇，見其古文尙書考而善之，後自爲尙書集注音疏。（創自辛巳。）	吳璣山尊生
	戴東原作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瑤璣四游解各二篇。紀曉嵐始識東原，東原改館紀家。作句股割圓記三篇，秦味經全載於通考。紀並爲東原序梓考工記圖。	曹振鏞儺軍生
	戴東原與姚姬傳嘗論學。姚時爲孝廉，欲師東原，東原約爲友。	張海鵬子瑜生
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	汪雙池易經詮義定本成。	全祖望謝山卒（年五十一）
	戴東原館於王春圖家，教其子。（石臞。）	馬曰琯嶠谷卒（年六十八）
		吳廷華林璧卒（年七十四）
		張廷玉衡臣卒（年八十四）
	石臞玉琢堂生	
	謝濟世梅莊卒（年六十八）	
	黃叔琳崑圃卒（年八十五）	
	徐文靖位山卒（年九十）	

<p>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 二次南巡。</p>	<p>汪雙池讀因知記成，儒先晤語成。 戴東原南遷，居揚州，識惠定宇於都轉運使盧雅雨署內；又獲交沈沃田。自是客揚州凡四年。是年京原成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又作金山志一小冊。紀曉嵐散館一等，授編修。 錢竹汀始收藏金石文字。 王蘭泉至江寧，與程綿莊論易。</p>	<p>惲敬子居生 郝懿行蘭皋生 胡克家果亭生 王安國春圃卒（年六十四）</p>
<p>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p>	<p>程綿莊論語說成，凡四易稿。又始爲尙書通議，閱三載而成。 江慎修春秋地理考實成。 戴東原句股割圖記刊行。</p>	<p>徐養原新田生 姚文田秋農生 惠棟定宇卒（年六十二） 胡天游稚威卒（年六十三） 汪由敦謹堂卒（年六十七）</p>
<p>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p>	<p>戴東原鄉試落第。</p>	<p>錢泳立羣生 莊培因本淳卒（年三十七） 汪紱雙池卒（年六十八） 顧棟高震滄卒（年八十一） 方世學息翁卒（年八十五）</p>



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

戴東原屈原賦注刻成。有與盧紹弓書論校大戴禮事。

任幼植與戴東原書論禮。

章實齋出遊，至北京。

段懋堂入都，始見顧氏音學五書，遂有意爲音均之學。

凌次仲六歲而孤。

鈕樹玉匪石生

莊達吉伯鴻生

王曇仲瞿生

孫原湘心青生

曾煥賓谷生

夏鑾朗齋生

秦恩復敦夫生

王紹蘭晚馨生

雷鉉貫一卒（年六十四）

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

江艮庭始草尚書集注。

戴東原再與盧侍講書論校大戴禮事。

是仲明倡復共學山居。

蔡元鳳成進士。

江藩鄭堂生

張惠言皋文生

<p>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 三次南巡。</p>	<p>戴東原始獲鄉薦。是年作江慎修先生事略。</p>	<p>錢林東生 顧鳳毛超宗生 嚴可均鐵橋生 王又曾穀原卒（年五十七） 陳黃中和叔卒（年五十九） 江永慎修卒（年八十二）</p>
<p>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p>	<p>戴東原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段懋堂往從講學，投札稱弟子，東原謙辭。夏，東原出都，赴江右。 段懋堂抄贈戴東原原善三篇，及尙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 紀曉嵐陞侍讀。</p>	<p>焦循里堂生 黃丕烈蕘圃生 莫與儔猶人生 嚴杰厚民生 梁詩正薊林卒（年六十七） 史貽直鐵崖卒（年八十二）</p>

<p>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p>	<p>章實齋參編天門縣志；作修志十議。</p>	<p>阮元芸臺生 鮑桂星覺生 張問陶船山生 李富孫鄉社生 趙一清東潛卒（年五十四） 秦惠田味經卒（年六十三） 金農冬心卒（年七十八）</p>
<p>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 四次南巡。</p>	<p>戴東原入都，過蘇，題惠定宇授經圖。定水經一卷，示紀曉嵐、錢竹汀、姚姬傳、段懋堂。章實齋始覩史通。劉端臨始見王白田、朱止泉書，研程、朱學。</p>	<p>李塾介石生 舒位鐵雲生 洪頤煊筠軒生 丁敬敬身卒（年七十一） 鄭燮板橋卒（年七十三）</p>
<p>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p>	<p>戴東原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嗣館委曰修邸，成皋谿詩經補注。（又聲韻考成，書凡四卷。）段懋堂入都會試，見戴東原。原善三卷或即是年成書。 章實齋依朱竹君，始識東原於休寧會館。 凌次仲學貢。</p>	<p>王引之伯中 顧廣圻千里生 姚學棗鏡塘生</p>



<p>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p> <p>下命撤毀錢謙益詩文集。</p>	<p>戴東原會試不第。山西布政使朱石君聘，與段懋堂偕往。段主講壽陽書院。東原客署中，嗣應汾州聘，修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修竣。）是年東原始草緒言，並爲余古農序古經解鉤沉。</p> <p>段懋堂謁戴東原，又稱弟子，東原勉從其請。</p> <p>錢竹汀再入都。</p> <p>汪龍莊始交羅臺山。章實齋謁朱竹君。</p> <p>汪容甫遊幕太平。</p>	<p>李兆洛申胥生</p> <p>朱珔蘭坡生</p> <p>邵齊燾叔六卒（年五十二）</p> <p>是鏡仲明卒（年七十七）</p> <p>沈德潛歸愚卒（年九十七）</p>
<p>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p>	<p>戴東原修汾州府志藏事，又點校壽陽縣志。是年還京，待會試。</p> <p>錢竹汀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p> <p>段懋堂銓得貴州玉屏縣。</p>	<p>洪震煊百里生</p> <p>李黼平繡子生</p> <p>丁履恆若士生</p> <p>康紹鏞蘭皋生</p>

<p>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二）</p>	<p>戴東原會試，仍不第。復遊晉，修汾陽縣志。 紀曉嵐自戍所召還，授編修。 錢竹汀始成金石文跋尾六卷。 朱竹君爲安徽學政，章實齋、邵二雲、洪稚存、黃仲則、汪容甫均從遊。（實齋與二雲尤相得，因同治史學。）是年竹君奏請開館校書。</p>	<p>黃承吉資谷生 陳壽祺恭甫生 金鶚誠齋生 李鍾泗濱石生 汪梧鳳松溪卒（年四十六） 姚範蘅塢卒（年七十） 沈大成沃田卒（年七十二） 陳兆崙星齋卒（年七十二） 陳宏謀榕門卒（年七十六） 徐大椿靈胎卒（年七十九）</p>
<p>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三） 購訪著作遺書。</p>	<p>戴東原寫定緒言。是年自汾陽入都會試，不第。段懋堂見之於洪初堂寓。嗣南歸，主講浙東金華書院。 錢竹汀擢詹事府少詹事。 王石臚亦至皖朱竹君幕，始與劉端臨、汪容甫訂交。 章實齋始草文史通義；有上錢辛楣官詹書。 畢秋帆爲陝西巡撫。</p>	<p>方東樹植之生 陸繼輅祁生生 錢維城稼軒卒（年五十三） 沈廷芳晚叔卒（年七十一）</p>



<p>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p>	<p>戴東原會試，又不第；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校儀禮譌誤、海島算經。</p> <p>錢竹汀在廣東學政任，丁父艱歸里。</p> <p>段懋堂六書音均表成書。</p> <p>江鄭堂在吳，始從余古農學。</p>	<p>俞正燮理初生</p> <p>包世臣慎伯生</p> <p>凌曙曉樓生</p> <p>徐同柏壽臧生</p> <p>汪家禧漢郊生</p> <p>梁章鉅芷鄰生</p> <p>沈欽韓小宛生</p> <p>鄧廷楨嶧筠生</p> <p>胡世琦玉鐫生</p> <p>林春溥立源生</p>
<p>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p> <p>命國史館立貳臣傳。</p>	<p>程易疇影抄戴東原緒言寫本。</p> <p>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成書。</p> <p>段懋堂始作說文解字讀。</p>	<p>劉逢祿申受生</p> <p>宋翔鳳于庭生</p> <p>胡承珙墨莊生</p> <p>臧禮堂和貴生</p> <p>姚元之伯昂生</p>



<p>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p> <p>新昌舉人王錫侯以刪改康熙字典論斬。</p>	<p>戴東原作聲類表九卷。</p> <p>章實齋中順天鄉試舉人；修永清志。</p> <p>錢晦之爲後漢書補表。</p>	<p>姚椿春木生</p> <p>鄧顯鶴湘臬生</p> <p>戴震東原卒（年五十五）</p> <p>秦大士秋田卒（年六十三）</p> <p>賈田祖稻孫卒（年六十四）</p>
<p>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p> <p>徐述夔坐詩獄戮屍。</p>	<p>江鄭堂從江良庭學，受惠氏易。</p> <p>錢竹汀爲鍾山書院院長。重訂廿二史考異。</p> <p>章實齋成進士。續修永清志。</p>	<p>唐鑑鏡海生</p> <p>陶澍雲汀生</p> <p>呂璜月滄生</p> <p>許桂林同叔生</p> <p>余蕭客古農卒（年四十七）</p>
<p>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p>	<p>王西莊尙書後案成，自稱就正於江良庭，乃克成編。</p> <p>談階平從遊於錢竹汀。</p> <p>章實齋修永清志成；又成校讎通義四卷。</p> <p>汪容甫博考三代以上學制廢興，論古之所以爲學者，撰述學，未成書。</p> <p>焦里堂應童子試。受知於督學劉石庵。歸後始治經。</p> <p>王西莊序錢晦之兩漢書辨疑。</p>	<p>羅有高臺山卒（年四十六）</p>

<p>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第五次南巡。</p>	<p>錢竹汀目錄廿二史考異。 李成裕、莊葆琛成進士。</p>	<p>管同異之生 張維屏南山生 汪肇龍稚川卒（年五十九） 朱仕琇梅崖卒（年六十六） 劉大櫟海峯卒（年八十三）</p>
<p>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 尹嘉銓因爲其父會一請諡，且乞從祀孔廟，坐著書狂妄悖謬罪處絞。</p>	<p>錢竹汀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 章實齋遊河南，遇盜，文稿均失。 凌次仲遊揚州，在詞曲館校讎，始與阮芸臺相識。 孫淵如、吳竹嶼、嚴冬有、錢獻之、洪稚存諸人均在西安節署畢氏幕。</p>	<p>劉開孟塗生 張澍介侯生 周濟保緒生 徐松星伯生 崔邁德皋卒（年三十九） 朱筠竹君卒（年五十三） 吳穎芳西林卒（年八十一）</p>
<p>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 續緒四庫全書三分，分度揚州、鎮江、杭州。</p>	<p>錢竹汀廿二史考異百卷成書。</p>	<p>胡培壺竹村生 馬瑞辰元伯生 張海珊鐵甫生 童鈺二樹卒（年六十二）</p>

<p>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p>	<p>凌次仲至京師，翁覃溪教以舉子業，始應試。讀戴氏遺書而好之。 崔東壁始從事著考信錄。</p>	<p>苗夔先廬生 李貽德次白生 張聰咸阮林生 錢儀吉新梧生 黃景仁仲則卒（年三十五） 孔繼涵蕤谷卒（年四十五）</p>
<p>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 第六次南巡。</p>	<p>汪容甫介凌次仲與江鄭堂定交。 凌次仲重遊揚州，與阮芸臺定交。</p>	<p>王筠蒙友生 包世榮季懷生 李惇成裕卒（年五十一） 蔣士銓心餘卒（年六十） 程晉芳魚門卒（年六十七） 鄭虎文誠齋卒（年七十一） 彭啓豐芝庭卒（年八十四）</p>

<p>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 四庫全書續繕三部告成。</p>	<p>錢竹汀長妻與書疏。 畢秋帆爲河南巡撫。 凌次仲在京師。</p>	<p>潘德輿四農生 林則徐少穆生 姚瑩石甫生 賀長齡耦庚生 程恩澤春海生 彭續秋士卒（年四十四） 陸燿青來卒（年六十三） 法坤宏鏡野卒（年八十七） 夏之蓉體谷卒（年八十八）</p>
<p>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p>	<p>凌次仲下第，南歸。 阮芸臺以舉鄉試，初入京師，得交王石臚、邵二雲、任幼植。 梁曜北人表考成書。</p>	<p>梅曾亮伯言生 陳奐頌甫生 汪喜孫孟慈生 孔廣森驥軒卒（年三十五）</p>

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  
臺灣林爽文結天地會反。

章實齋至河南，依畢秋帆。  
王石臚始作廣雅疏證。

凌次仲始為禮經釋名。是年夏，從翁覃溪在南昌；  
秋，至大梁，依畢秋帆。

方申端齋生  
張金吾月霄生  
曹仁虎習庵卒（年五十七）  
嚴長明冬有卒（年五十七）

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錢竹汀長樂陽醫院，續撰金石文跋尾六卷。  
畢秋帆自河南巡撫擢督兩湖。

章實齋主編史籍考，校正校讎通義。  
凌次仲自大梁入都應試，中副榜。

薛傳均子齡生  
朱駿聲允倩生  
顧鳳毛超宗卒（年二十七）  
翟灝晴江卒（年五十三）  
莊存與方耕卒（年七十）

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盧抱經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李申耆從受業。  
章實齋在安徽學使署，成姑孰夏課二十三篇。

汪容甫遊武昌畢秋帆署，為撰黃鶴樓銘。  
王石臚與段懋堂初晤於京師。  
凌次仲領江寧鄉薦。

劉文淇孟瞻生  
夏忻心伯生  
黃式三薇香生  
侯康君模生  
胡紹勳文甫生  
任大椿幼植卒（年五十二）  
阮葵生屠山卒（年六十三）

<p>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p>	<p>趙甌北始刻陔餘叢考。 朱石君爲安徽巡撫。 章實齋成亳州志。至武昌，始編史籍考，並助畢秋帆編續通鑑。 汪容甫夏自武昌歸里。 凌次仲成進士。 焦里堂作羣經宮室圖。 王伯申入都，始著周秦名字解詁。</p>	<p>錢塘學淵卒（年五十六） 褚寅亮鶴侶卒（年七十六）</p>
<p>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p>	<p>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成；又爲王石臚作廣雅疏證敘。 崔東壁洙泗考信錄初稿成；復補爲上古考信錄。</p>	<p>劉寶楠楚楨生 毛嶽生生甫生 董祐誠方立生 錢泰吉警石生 周永年壽昌卒（年六十二） 孔繼涑信夫卒（年六十五）</p>

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畢秋帆續通鑑成書。章實齋代草與錢辛楣宮詹誦續鑑書。

段懋堂編東原先生文集。（去東原卒十六年。）十月，移家蘇州，始識黃蕘圃、顧千里。

章實齋始任湖北通志事。

崔東壁至京師，陳履和讀其上古、洙泗考信錄，遂請師事。

汪容甫寫定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刊行。

凌次仲始易禮經釋名爲禮經釋例。

包慎伯讀書白門，始見舊賈新離日知錄。

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莊方耕刊尙書既見。

汪龍莊撰學治臆說。

姚姬傳主講鍾山書院。

段懋堂自爲周禮漢讀考序。

凌次仲在京師，有與胡敬仲書；冬，出都。

阮芸臺督學山京，撰山左金石志。

包慎伯成兩端十六篇。

龔自珍定庵生

姚配中仲虞生

梁紹壬應來生（卒年不詳）

宗稷辰滌樓生

陸錫熊耳山卒（年五十九）

汪紹大紳卒（年六十八）

黃爵滋樹齋生

吳廷棟竹如生

祁雋藻叔穎生

梁履繩處素卒（年四十六）

錢載坤一卒（年八十六）

<p>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p>	<p>段懋堂始以說文解字讀彙括作注。 章實齋湖北通志脫稿。 孫淵如始著尚書今古文注疏。 阮芸臺督浙江學政。 劉孟塗始從遊於姚姬傳。</p>	<p>魏源默深生 汪遠孫小米生 丁晏柘堂生 梅植之蘊生生 汪中容甫卒（年五十一） 魯九皋黎非卒（年六十三） 嵇璜拙修卒（年八十四）</p>
<p>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p>	<p>趙甌北自序廿二史劄記。 王石臞廣雅疏證成書。 凌次仲赴寧國教授任。 焦里堂在山東，作書與孫淵如論考據與著作。</p>	<p>陳慶鏞乾翔生 柳興恩賓叔生 凌堃仲訥生 夏炯仲文生 徐繼畲健男生 錢澧南國卒（年五十六） 寶光鼎東臬卒（年七十六） 謝墉金圃卒（年七十七） 盧文弨抱經卒（年七十九）</p>



<p>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白蓮教事起。</p>	<p>章實齋初刻文史通義。冬，至皖撫署。 崔東壁謁選得福建羅源縣知縣，時唐虞考信錄亦成書。 王石臚自序廣雅疏證。 劉申受爲穀梁廢疾申何。</p>	<p>汪文臺南土生 吳式芬子苾生 邵晉涵二雲卒（年五十四） 彭紹升尺木卒（年五十七）</p>
<p>二年丁巳（一七九七）</p>	<p>錢竹汀爲畢秋帆校刊續通鑑。 章實齋在安慶；五月，至揚州。 陳履和刊行崔東壁上古、洙泗考信錄於南昌。 張皋文爲周易虞氏義。 焦里堂加減乘除釋成。 王伯申自序經義述聞付梓。 包慎伯客朱石君皖署。（此時應識章實齋。）</p>	<p>畢沅秋帆卒（年六十八） 王鳴盛西莊卒（年七十六） 袁枚簡齋卒（年八十二）</p>

<p>三年戊午（一七九八）</p>	<p>章實齋補修史籍考。又爲詩話等三篇，攻擊袁簡齋。 凌次仲在寧國。 阮芸臺督學浙江，聚諸生於孤山，成經籍纂詁百十六卷。 王伯申經傳釋詞成。 包慎伯遊楚。</p>	<p>沈圭子敦生 余廷燦存吾卒（年六十四） 周廣業耕崖卒（年六十九）</p>
<p>四年己未（一七九九）</p>	<p>錢竹汀編定十駕齋養新錄；又成金石文跋尾三集。 錢竹汀、王伯申爲阮芸臺經籍纂詁作序。 崔東壁調署上杭縣。 翰杯院編修洪稚存上書，極陳時政，有「視朝稍晏，小人熒惑」語，得罪擬斬，奉旨免死，發戍伊犁。 凌次仲禮經釋例成書。 焦里堂成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二卷；又成天元一釋。 包慎伯遊蜀。 張皋文、王伯申、吳山尊、許周生皆成進士。（座主阮芸臺。）</p>	<p>黃汝成潛夫生 侯慶子琴生 何紹基蟻叟生 吳熙載讓之生 王柏心子壽生 顧觀光尙之生 武億虛谷卒（年五十五） 羅聘兩峯卒（年六十七） 江聲艮庭卒（年七十九）</p>



<p>七年壬戌（一八〇二）</p>	<p>崔東壁選大名，始撰訂夏、商、豐鎬諸錄。始得張筠巖校補竹書紀年。焦里堂會試不第；秋，赴浙；冬，歸，遂決意家居，成禹貢鄭注釋。包慎伯至常州，主李申耆家；七閱月，得盡讀日知錄。龔定庵侍父闈齋入都。</p>	<p>汪士鐸梅村生 張惠言皋文卒（年四十二） 謝啓昆蘇潭卒（年六十六） 王文治夢樓卒（年七十三）</p>
<p>八年癸亥（一八〇三）</p>	<p>程易疇自序通藝錄。 段懋堂授其外孫龔定庵說文部目。 郝蘭皋始撰山海經箋疏。 焦里堂成毛詩地理釋。 蔡元鳳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六卷。</p>	<p>朱琦伯韓生 吳嘉賓子序生 彭元瑞芸楣卒（年七十三） 吳省欽白華卒（年七十五）</p>

<p>九年甲子（一八〇四）</p>	<p>凌次仲燕樂考原書成。 焦里堂著論語通釋。 阮芸臺成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 臧輔堂入京，寓王伯中家，著皇朝經解。 周保緒訪包慎伯於白門。</p>	<p>湯球伯玕生 倭仁良峯生 錢大昕竹汀卒（年七十七） 劉塘石庵卒（年八十六）</p>
<p>十年乙丑（一八〇五）</p>	<p>王蘭泉金石萃編百六十卷刻成。 段懋堂說文解字注成。是年有朱子小學跋。 崔東壁考信錄成書。是年撰讀風偶識。 阮芸臺丁父憂歸里，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包慎伯遊袁浦，常往來揚州，初與凌曉樓相識。 劉申受爲公羊何氏釋例。</p>	<p>魯一同通甫生 張穆石州生 鄒漢勛叔績生 吳敏樹南屏生 臧禮堂和貴卒（年三十） 劉台拱端臨卒（年五十五） 鄧石如完白卒（年六十三） 桂馥未谷卒（年七十） 王杰惺園卒（年八十一） 紀昀曉嵐卒（年八十二）</p>

<p>十一年丙寅（一八〇六）</p>	<p>唐陶山刻紀年經緯考。</p>	<p>鄭珍子尹生 錢坫獻之卒（年六十三） 王琨次瑤卒（年七十一） 朱珪石君卒（年七十六） 王昶蘭泉卒（年八十三）</p>
<p>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p>	<p>段懋堂、顧千里辨王制郊學起爭。</p>	<p>羅澤南羅山生 朱次琦子襄生 丁杰小雅卒（年七十） 沈業富既堂卒（年七十六） 汪輝祖龍莊卒（年七十八）</p>
<p>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p>	<p>王石鵬爲段懋堂作說文解字讀敘。 郝蘭皋山海經箋疏成；始撰爾雅義疏；撰竹書紀年校正序。 阮芸臺入都，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 再撫浙，以毛西河四書改錯及己作論語論仁篇寄凌次仲。 凌次仲遊浙。 包慎伯爲壽河弔言兩篇。</p>	<p>張文虎孟彪生</p>

<p>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p>	<p>段懋堂爲嚴久能作娛親雅言敘。 段懋堂致書梁曜北，辨趙、戴水經注相襲事。 惲子居著三代因革論五之八。 阮芸臺爲郝蘭皋刻山海經箋疏，並撰序。 劉申受爲公羊何氏解詁箋。 龔定庵始識王仲瞿。 包慎伯應試入都。 唐鏡海成進士。</p>	<p>陳立卓人生 陳喬樞樸園生 馮桂芬景亭生 蘇源生菊村生 李鍾泗濱石卒（年三十九） 凌廷堪次仲卒（年五十五） 洪亮吉稚存卒（年六十四）</p>
<p>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p>	<p>王石臚始爲讀書雜誌。 阮芸臺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 龔定庵中順天鄉試。 包慎伯卜居揚州，作策河四略。</p>	<p>陳澧蘭甫生 胡錫燕釗門生 邵懿辰位西生 李善蘭秋緝生 蔡上翔元鳳卒（年九十四）</p>
<p>十六年辛未（一八一二）</p>	<p>包慎伯入都，與惲子居交遊。</p>	<p>吳雲少甫生 曾國藩滌生 莫友芝邵亭生 臧庸鏞堂卒（年四十五）</p>

<p>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二）</p> <p>洪秀全生。</p>	<p>陳頌甫至蘇州，受業於段懋堂。</p> <p>王石臚讀書雜誌先後付梓。</p> <p>龔定庵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父闇齋簡放徽州知府，定庵侍行。締婚段氏，懋堂女孫也。懋堂爲序定庵懷人館詞。</p> <p>劉中受爲論語述何、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p> <p>包慎伯謁姚惜抱於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p>	<p>胡林翼潤芝生</p> <p>左宗棠季高生</p> <p>江忠源岷樵生</p> <p>吳可讀柳堂生</p> <p>薛壽介伯生</p> <p>錢伯坻魯斯卒（年七十五）</p>
<p>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p> <p>滑縣天理教起事。</p> <p>林清入內城謀亂。</p>	<p>段懋堂說文解字注付梓。</p> <p>龔定庵在徽州，段懋堂寄書勉學，囑問業於程易疇。</p> <p>陳恭甫五經異義疏證成。</p>	<p>劉熙載融齋生</p> <p>陳介祺壽卿生</p> <p>楊沂孫詠春生</p> <p>汪曰楨謝城生</p> <p>汪萊孝嬰卒（年四十六）</p> <p>莊達吉伯鴻卒（年五十四）</p> <p>錢大昭晦之卒（年七十）</p> <p>吳騫兔床卒（年八十一）</p>



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段懋堂編戴東原年譜。

焦里堂編次道聽錄五十卷。

阮芸臺調撫江西，刻十三經注疏。

龔定庵作明良論四篇。父闍齋修徽州府志，延汪蟹

泉、汪孟慈諸人纂修。定庵預搜輯之役，有與徽

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劉申受成進士。

魏默深以拔貢入都，從胡墨莊、姚鏡塘、劉申受問

學。

龍啓瑞翰臣生

周壽昌荇農生

孫衣言劭聞生

戴鈞衡存莊生

張聰咸阮林卒（年三十二）

張問陶船山卒（年五十一）

鮑廷博淶飲卒（年八十七）

趙翼歐北卒（年八十八）

程瑤田易疇卒（年九十）



<p>二十一年丙子（二八一六）</p>	<p>六月，王石隱爲劉端臨遺書序。          焦里堂成論語補疏一卷。冬，與子虎玉纂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而成。          阮芸臺調撫河南，遷湖廣總督。          龔定庵乙丙之際著議作於此時。</p>	<p>劉蓉霞仙生          彭玉鑾剛直生          成蓉鏡芙卿生          汪家禧漢郊卒（年四十二）          洪飴孫孟慈卒（年四十四）          胡克家果亭卒（年六十）          張海鵬子瑜卒（年六十二）          莊述祖葆琛卒（年六十七）          崔述東壁卒（年七十七）</p>
<p>二十二年丁丑（二八一七）</p>	<p>焦里堂成春秋左傳補疏；又自訂詩文集二十四卷。          阮芸臺調兩廣總督，於荊州舟中爲王伯申經義述聞作序。          龔定庵致書江鄭堂，論其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並爲江書作序。          陳碩甫至京師。</p>	<p>龔橙孝拱生（卒未詳）          閻敬銘丹初生          嚴元照久能卒（年四十五）          李銳尙之卒（年五十）          王曇仲瞿卒（年五十八）          譚敬子居卒（年六十一）          李廣芸許齋卒（年六十四）          陳鍾仲魚卒（年六十五）</p>

二十三年戊寅（一八一八）	焦里堂羣經補疏成。	郭嵩燾筠仙生
江鄭堂在廣州節院，刻漢學師承記八卷。	龔定庵中浙江鄉試，入都。	鍾文燕子動生
陳碩甫應順天鄉試，在都得交王石臚、伯申父子。	（時伯申爲座主。）又初識金誠齋。	金和亞匏生
劉毓松伯山生	劉傳瑩椒雲生	蔣春霖鹿潭生
方宗誠存之生	徐壽雪村生	許宗彥周生卒（年五十一）
孫星衍淵如卒（年六十六）	吳錫麒穀人卒（年七十三）	翁方綱覃溪卒（年八十六）

<p>二十四年己卯（一八一九）</p>	<p>焦里堂孟子正義成。</p> <p>方植之應粵督阮芸臺召，赴粵任廣東通志分纂，並授經幕中。</p> <p>凌曉樓撰公羊禮疏序於粵東節署。</p> <p>龔定庵會試，不售，始從劉申受受公羊春秋。在京並識宋于庭。</p>	<p>孫鼎臣芝房生</p> <p>鄒伯奇特夫生</p> <p>金鶚誠齋卒（年四十九）</p> <p>梁玉繩曜北卒（年七十六）</p>
<p>二十五年庚辰（一八二〇）</p>	<p>阮芸臺始立學海堂。</p> <p>嚴厚民至粵。</p> <p>李申書在粵，選錄駢體文鈔。</p> <p>方植之在廣州通志局。</p> <p>劉孟瞻自序左傳舊疏考正。</p> <p>龔定庵會試，下第，爲內閣中書。有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船議。</p> <p>汪孟慈撰其父容甫先生年譜。</p>	<p>勞格季言生</p> <p>丁寶楨稚璜生</p> <p>薛允升雲階生</p> <p>沈葆楨幼丹生</p> <p>焦循里堂卒（年五十八）</p> <p>陳昌齊觀樓卒（年七十八）</p>

<p>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一八二一）</p>	<p>方植之主粵東廉州海門書院。 劉孟瞻爲其舅氏凌曉樓序公羊問答。 龔定庵在國史館，上書總裁，論塞外形勢。又撰蒙古圖志。 沈範廬自序論語孔注辨僞。</p>	<p>俞樾曲園生 李元度次青生 曾釗勉士生 張海珊鐵甫卒（年四十） 劉開孟塗卒（年四十一） 許桂林同叔卒（年四十四） 彭兆孫甘亭卒（年五十四） 吳璉山尊卒（年六十七） 秦瀛小峴卒（年七十九）</p>
<p>二年壬午（一八二二）</p>	<p>郝蘭皋爾雅義疏成。 李申耆在揚州，搜集自漢迄隋八代全文；又編皇朝文典。 方植之復適粵。 龔定庵爲莊方耕神道碑銘，又壬癸之際胎觀九篇。</p>	<p>陳鴻壽曼生卒（年五十五） 莊有可大久卒（年七十九）</p>

<p>三年癸未（一八二三）</p>	<p>徐新田自序論語魯讀考。 李申晉至江陰，主講暨陽書院。 龔定庵爲五經大義終始論。</p>	<p>張裕釗廉卿生 李鴻章少荃生 黃彭年子壽生 桂文燦子白生 董祐誠方立卒（年三十三） 趙懷玉味辛卒（年七十七） 汪龍鑾泉卒（年八十二）</p>
<p>四年甲申（一八二四）</p>	<p>方植之在阮芸臺幕，著漢學商兌，又著待定錄。 李申晉爲劉申受刻公羊釋例。 龔定庵始治釋典。</p>	<p>曾國荃沅甫生 何秋濤願船生</p>
<p>五年乙酉（一八二五）</p>	<p>阮芸臺始輯刻皇清經解，嚴厚民主其事。 方植之在阮芸臺幕，著書林揚輝。 江鄭堂還揚州。 龔定庵始著古史鈎沉論。 包慎伯刻所著言河鹽漕之書三卷，曰中衡一勺。 李申書集八代全文成，凡二部，一以時次，一以類分。</p>	<p>黃丕烈彥圃卒（年六十三） 徐養原新田卒（年六十八） 郝懿行蘭皋卒（年六十九） 倪模迂存卒（年七十六）</p>

<p>六年丙戌（一八二六）</p>	<p>阮芸臺調雲貴總督。 李申耆刊縮本輿地圖，又繪皇朝一統全圖。 方植之成漢學商兌序例。是年往浙。 魏默深爲賀耦庚編經世文編。 陳蘭甫應學海堂季課。</p>	<p>包世榮季懷卒（年四十三） 姚學塽鏡塘卒（年六十一） 鮑桂星覺生卒（年六十三）</p>
<p>七年丁亥（一八二七）</p>	<p>阮芸臺著塔性說。 方植之在皖。 潘四農始識魯通甫。 包慎伯住吳門，魏默深來晤，述賀耦庚意，代詢山東治要。 龔定庵賦常州高才篇贈丁若士。 陳蘭甫問經學於侯君模。</p>	<p>李垣叔虎生 鈕樹玉匪石卒（年六十八） 姚文田秋農卒（年七十） 唐仲冕陶山卒（年七十五）</p>
<p>八年戊子（一八二八）</p>	<p>龔定庵成尚書序大義一卷、太誓答問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 劉楚楨、劉孟瞻、陳卓人相約爲新經疏，楚楨任論語，孟瞻任左傳，卓人任公羊。</p>	<p>黃以周傲季生 董沛覺軒生 錢林東生卒（年六十七）</p>



九年己丑（一八二九）

阮芸臺刻學海堂經解百九十種成。

龔定庵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廷試對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朝考以知縣用，自請仍歸中書原班。

李慈銘桑伯生

趙之謙揭叔生

張鳴珂公東生

薛傳均子韵卒（年四十二）

張金吾月霄卒（年四十三）

劉逢祿申受卒（年五十四）

胡世琦玉鐫卒（年五十五）

凌曙曉樓卒（年五十五）

夏鑾朗齋卒（年七十）

孫原湘心青卒（年七十）

張雲璈仲雅卒（年八十三）

十年庚寅（一八三〇）

林少穆、龔定庵、黃樹齋、彭詠莪、魏默深、潘四農等在京師，結詩社相唱酬。

潘祖蔭鄭龢生

翁同龢松禪生



<p>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p>	<p>黃潛夫箋注顧亭林日知錄，李申耆、吳山子、毛生甫助成之。</p> <p>俞理初編刻癸巳類稿。</p> <p>包慎伯有與周保緒論晉略書。</p> <p>潘四農南歸。</p> <p>龔定庵成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左氏決疣一卷，又六經正名篇、古史鉤沉論成。（又壬癸之際胎觀，據吳昌綬年譜，應成在前。）</p> <p>蘇厚子受業於方植之。</p>	<p>洪頤煊筠軒卒（年六十九）</p> <p>趙紹祖琴士卒（年八十二）</p>
<p>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p>	<p>李申耆刊日知錄箋注，毛生甫作刊誤一卷附。</p> <p>龔定庵作千祿新書。</p> <p>潘四農入都。</p> <p>沈子敦以優貢入京，館姚薦齊家。</p> <p>學海堂設專課生，陳蘭甫爲舉首，朱九江、侯子琴與焉。</p>	<p>李文田若農生</p> <p>陸心源存齋生</p> <p>陸繼輅邗生卒（年六十三）</p> <p>陳壽祺恭甫卒（年六十四）</p> <p>康紹鏞蘭皋卒（年六十五）</p> <p>王引之伯申卒（年六十九）</p> <p>張敦仁古餘卒（年八十一）</p> <p>朱彬武曹卒（年八十二）</p>

<p>十五年乙未（一八三五）</p>	<p>阮芸臺拜體仁閣大學士。 包慎伯在京師。 潘四農南歸。 龔定庵爲王伯申墓表銘。</p>	<p>姚謐子展生 吳大澂清卿生 高心夔陶堂生 蕭穆敬孚生 陳用光碩士卒（年六十八） 顧廣圻千里卒（年七十） 王紹蘭晚馨卒（年七十六） 曹振鏞儷笙卒（年八十一）</p>
<p>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p>	<p>魯通甫、潘四農會試，皆報罷。 蘇厚子重編張楊園年譜。 洪筠軒撰諸史考異。（時年七十二。）</p>	<p>汪遠孫小米卒（年四十三）</p>

<p>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p>	<p>李申書刊胡石莊繹志成；又刊歷代地理韻編今釋。 潘四農、毛生甫、姚石甫同遊金、焦。姚至臺灣任。 朱亮甫逸周書集訓校釋始屬稿。</p>	<p>戴望子高生 張之洞香濤生 黎庶昌莚齋生 汪宗沂駸廬生 楊文會仁山生 黃汝成潛夫卒（年三十九） 侯康君樸卒（年四十九） 程恩澤春海卒（年五十三） 端木國瑚鶴田卒（年六十五） 石韞玉琢堂卒（年八十二）</p>
<p>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p>	<p>阮芸臺致仕歸里。 李申書歷代輿地沿革圖刊成。 潘四農入都謁選，卽南歸。 林少穆爲欽差大臣，赴廣東，龔定庵爲序贈行。是歲成春秋決事比六卷，申劉申受誼。 羅羅山、劉霞仙始訂交。 陳樸園自序魯詩遺說考。</p>	<p>薛福成叔耘生 劉壽曾恭甫生 楊文榮雪漁生 呂璜月滄卒（年六十二） 江沅鐵君卒（年七十二）</p>

<p>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p>	<p>龔定庵以禮部主事棄官出都，過揚州，見阮芸臺、魏默深。至江陰，見李申胥。有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又重過揚州記。十月，北上迎眷，陳碩甫爲規劃一切。</p> <p>包慎伯贈龔定庵瘞鶴銘。</p> <p>鄧湘臬始刻船山遺書百五十卷。</p>	<p>會紀澤劬剛生</p> <p>洪鈞文卿生</p> <p>楊守敬惺吾生</p> <p>汪鳴鸞鵬亭生</p> <p>潘德輿四農卒（年五十五）</p> <p>周濟保緒卒（年五十九）</p> <p>陶澍雲汀卒（年六十二）</p>
<p>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p> <p>鴉片戰爭開始。英艦陷定海。</p>	<p>唐鏡海內召爲太常寺卿，倭良峯、曾滌生、吳竹如諸人在京相從講學。</p> <p>包慎伯在江西。</p> <p>宋于庭在柔陽，成論語說義、孟子趙注補正。</p> <p>劉楚楨成進士。</p> <p>陳蘭甫舉爲學海堂學長。（自是爲長十數年。）</p> <p>陳棣園自序韓詩遺說考。</p>	<p>吳汝綸至父生</p> <p>沈荃子敦卒（年四十三）</p> <p>方申端齋卒（年五十四）</p> <p>俞正燮理初卒（年六十六）</p> <p>吳德旋仲倫卒（年七十四）</p> <p>李穀介石卒（年七十六）</p>

<p>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二） 英艦陷虎門。</p>	<p>陳蘭甫赴會試，過揚州，謁阮芸臺。</p>	<p>陸潤庠鳳石生 高澍雨農卒 龔自珍定庵卒（年五十） 毛嶽生生甫卒（年五十一） 李兆洛申耆卒（年七十三） 莫與儔猶人卒（年七十九）</p>
<p>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 林則徐遣戍。 南京條約成立。 五口通商。</p>	<p>苗先簾自序說文聲韻表。 魏默深著海國圖志、聖武記。 陳棣園自序齊詩遺說考。 陳蘭甫著切韻考六卷。 朱亮甫逸周書集訓校釋成書。</p>	<p>王先謙益吾生 何維模詩孫生 黃承吉春谷卒（年七十二）</p>

<p>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p>	<p>包慎伯爲周保緒序晉略。 魏默深聖武記成，寄包慎伯屬審定。</p>	<p>劉光黃古愚生 梅植之蘊生卒（年五十） 吳榮光荷屋卒（年七十二） 李富孫鄉沚卒（年八十） 嚴杰厚民卒（年八十一） 嚴可均鐵橋卒（年八十二） 秦恩復敦夫卒（年八十四）</p>
<p>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p>	<p>魏默深成進士。 羅羅山館賀修齡家，著姚江學辨。始識郭筠仙兄弟。 郭筠仙應試入都，主會滌生寓。始謁唐鏡海，見其所著省身日課。 陳蘭甫再赴會試，再謁阮芸臺於揚州。 包慎伯刻安吳四種。</p>	<p>繆荃孫筱珊生 郭慶藩孟純生 湯鵬海秋卒（年四十四） 汪文臺南士卒（年四十九） 姚配中仲虞卒（年五十三） 錢泳立羣卒（年八十六）</p>
<p>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p>	<p>唐鏡海清儒學案成書。 羅羅山著孟子解。</p>	<p>王懿榮正儒生 陶方琦子珍生 馬建忠眉叔生</p>



<p>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p>	<p>宋子庭爲四書纂言。 朱克甫逸周書集訓校釋付梓。 唐鏡海致仕南歸。</p>	<p>袁昶爽秋生 朱一新荅生生 夏炯仲文卒（年五十二） 鄧廷楨嶢筠卒（年七十二）</p>
<p>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p>	<p>羅羅山改定人極衍義。始識唐鏡海於長沙。 龍翰臣簡湖北學政，著經籍舉要示學者。</p>	<p>葉昌熾菊裳生 汪喜孫孟慈卒（年六十二） 張澍介侯卒（年六十七）</p>
<p>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p>	<p>羅羅山與賀耦庚、唐鏡海過從，論學無虛日。著小學韻語成。 劉椒雲爲國子監學正，引疾南歸。 陳蘭甫成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p>	<p>黃遵憲公度生 孫詒讓仲容生 王頌蔚市卿生 劉傳等椒雲卒（年三十二） 賀長齡耦庚卒（年六十四） 徐松星伯卒（年六十八）</p>

<p>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p>	<p>羅羅山著西銘講義。 陳蘭甫又北上。 羅椒生爲胡竹村儀禮正義序。</p>	<p>楊深秀瀚春生 張穆石州卒（年四十五） 胡培釐竹村卒（年六十八） 梁章鉅正鄰卒（年七十五） 阮元芸臺卒（年八十六）</p>
<p>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 洪秀全起兵。</p>	<p>戴子高始讀顏、李書。 夏心伯成述朱實疑。 成美卿自序禹貢班義述。</p>	<p>皮錫瑞鹿門生 柯紹忞鳳蓀生 沈曾植子培生 林則徐少穆卒（年六十六） 錢儀吉新梧卒（年六十八） 朱珔蘭坡卒（年八十二）</p>
<p>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二）</p>	<p>羅羅山館賀耦庚家。</p>	<p>陸恢廉夫生 簡朝亮竹居生 鄧顯鶴湘皋卒（年七十五） 方東樹植之卒（年八十）</p>

<p>二年壬子（一八五二）</p> <p>太平軍入湖南。</p>	<p>羅羅山、劉霞仙練鄉勇，防守長沙。</p> <p>郭筠仙避亂山中，讀船山禮記章句；始著禮記質疑。</p>	<p>廖平季平生</p> <p>林紓長廬生</p> <p>姚瑩石甫卒（年六十八）</p> <p>姚元之伯昂卒（年七十七）</p>
<p>三年癸丑（一八五三）</p> <p>太平軍下江寧。</p>	<p>宋于庭編定過庭錄。</p> <p>曾滌生督辦團防，羅羅山等隸焉。</p>	<p>張耒齋庵生</p> <p>嚴復幾道生</p> <p>陳玉樹惕庵生</p> <p>江忠源岷樵卒（年四十二）</p> <p>鄒漢助叔績卒（年四十九）</p> <p>黃爵滋樹齋卒（年六十一）</p> <p>馬瑞辰元伯卒（年七十二）</p> <p>姚椿春木卒（年七十七）</p>
<p>四年甲寅（一八五四）</p>	<p>羅羅山成周易附說。</p> <p>陳蘭甫始草漢儒通義。</p>	<p>范當世肯堂生</p> <p>鄒代鈞甄伯生</p> <p>丁立鈞叔衡生</p> <p>曾釗勉士卒（年三十四）</p> <p>劉文淇孟瞻卒（年六十六）</p> <p>王筠蓁友卒（年七十一）</p> <p>徐同柏壽臧卒（年八十）</p>

<p>五年乙卯（一八五五）</p>	<p>劉楚楨論語正義成。 魏默深成書古微。</p>	<p>費念慈記懷生 江春霖杏邨生 戴鈞衡存莊卒（年四十二） 侯度子琴卒（年五十七） 劉寶楠楚楨卒（年六十五） 包世臣慎伯卒（年八十一）</p>
<p>六年丙辰（一八五六）</p>	<p>陳蘭甫始著學思錄。 戴子高始與姚子展相識。</p>	<p>羅澤南羅山卒（年五十） 吳式芬子苾卒（年六十一） 魏源默深卒（年六十三） 梅曾亮伯言卒（年七十二）</p>
<p>七年丁巳（一八五七） 英、法聯軍陷廣州，葉名琛被虜。</p>	<p>戴子高始得讀李恕谷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恕谷集。是年始從陳碩甫、宋于庭遊，治今文。 陳蘭甫避亂，居橫村沙舍。 鄭小谷自桂林避亂至廣州，復避至東莞。</p>	<p>楊銳叔嶠生 胡錫燕荊門卒（年四十八） 蘇惇元厚子卒（年五十七） 苗夔先麓卒（年七十五）</p>

<p>八年戊午（一八五八）</p>	<p>陳蘭甫聲律通考十卷成；漢儒通義七卷刊行。 俞曲園始寓吳，讀高郵王氏讀書記、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遂有意治經。 李少荃入會滌生幕。</p>	<p>易順鼎哭庵生 康有爲長素生 龍啓瑞翰臣卒（年四十五） 陳慶鏞乾翔卒（年六十四） 朱駿聲允倩卒（年七十一）</p>
<p>九年己未（一八五九）</p>	<p>鍾子勳自序數梁補注。 李慈伯入都。 汪梅村遊鄂胡林翼幕。</p>	<p>劉光第裴邨生 梁鼎芬星海生 袁世凱慰亭生 孫鼎臣芝房卒（年四十一） 張維屏南山卒（年八十）</p>
<p>十年庚申（一八六〇）</p> <p>太平軍破江南大營，陷杭州、蘇州。</p> <p>英、法聯軍逼北京，焚圓明園。</p>	<p>鄭小谷重至廣州，掌教書院，未幾返桂林。 陳蘭甫爲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p>	<p>汪康年恢伯生 江標建霞生 徐有壬碧青卒（年六十一） 宋翔鳳于庭卒（年八十五）</p>

<p>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p>	<p>俞曲園避地上虞，始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讀之。 譚復堂至廈門，始交戴子高。</p>	<p>端方午橋生 胡林翼潤芝卒（年五十） 邵懿辰位西卒（年五十二） 朱琦伯韓卒（年五十九） 凌堃仲訥卒（年六十七） 唐鑑鏡海卒（年八十四） 林春溥立源卒（年八十七）</p>
<p>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p>	<p>陳樸園自序今文尙書經說考。 俞曲園避寇自滬至津。羣經平議成；諸子平議亦成大半；始刻世室重屋明堂考。 倭良峯爲大學士。</p>	<p>宋衡平子生 何秋濤願船卒（年三十九） 顧觀光尙之卒（年六十四） 黃式三薇香卒（年七十四） 胡紹勳文甫卒（年七十四）</p>
<p>二年癸亥（一八六三）</p>	<p>郭筠仙權粵撫。 李添伯孟學齋日記始此。</p>	<p>魯一同通甫卒（年五十九） 錢泰吉警石卒（年七十三） 陳奐碩甫卒（年七十八）</p>

<p>三年甲子（一八六四）</p> <p>會國奎克江寧，洪秀全自殺。</p>	<p>汪梅村歸江寧。</p>	<p>姚諶子展卒（年三十）</p> <p>勞格季言卒（年四十五）</p> <p>鄭珍子尹卒（年五十九）</p> <p>吳嘉賓子序卒（年六十二）</p>
<p>四年乙丑（一八六五）</p>	<p>劉叔俛論語正義始寫定。</p> <p>俞曲園回吳寓，主紫陽書院講席。</p> <p>李慈伯歸杭州。</p>	<p>譚嗣同壯飛生</p>
<p>五年丙寅（一八六六）</p> <p>孫文中山生。</p>	<p>會滌生創設金陵書局，莫即亨、張孟彪、劉恭甫、戴子高、劉叔俛諸人爲之校勘經籍。</p>	<p>祁寯藻叔穎卒（年七十四）</p>
<p>六年丁卯（一八六七）</p>	<p>俞曲園羣經平議刻成，遂銳意成諸子平議。</p>	<p>唐才常佛塵生</p> <p>李瑞清梅庵生</p> <p>劉毓崧伯山卒（年五十）</p> <p>宗稷辰滌樓卒（年七十六）</p>

七年戊辰（一八六八）	俞曲園改主西湖詁經精舍講席。 戴子高始得全見顏、李書，爲顏李學記。	章炳麟太炎生 蔣春霖鹿潭卒（年五十一）
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戴子高顏氏學記成。	陳千秋通父生 鄒伯奇特夫卒（年五十一） 陳立卓人卒（年六十二） 陳喬縱樸園卒（年六十一）
九年庚午（一八七〇）		蘇源生菊村卒（年六十二） 吳熙載讓之卒（年七十二）
十年辛未（一八七一）	陳蘭甫大病幾殆，撰自述。 俞曲園又成第一樓叢書三十卷。	莫友芝邵亭卒（年六十一） 倭仁艮峯卒（年六十八） 譚瑩玉生卒（年七十二） 夏忻心伯卒（年八十三）



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	潘鄭龔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少甫兩疊軒彝器圖識刊行。 吳清卿初刻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孫仲容初撰古繡拾遺。	楊守仁篤生 薛壽介伯卒（年六十二） 曾國藩濬生卒（年六十二） 鄭獻甫小谷卒（年七十二） 梁啓超任公生
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戴望子高卒（年三十七） 劉蓉霞仙卒（年五十八） 吳敏樹南屏卒（年六十九） 王柏心子壽卒（年七十五） 何紹基緩叟卒（年七十五） 徐繼畲健男卒（年七十九） 吳廷棟竹如卒（年八十一）
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		馮桂芬景亭卒（年六十六）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張香濤提督四川學政，刊行書目答問。	林旭嗽谷生 丁晏柘堂卒（年八十二）

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朱蓉生成進士。 郭筠仙充出使英、法大臣。 嚴幾道留學英倫。 康長素始從朱九江問學。	陳衡恪師曾生 王拯少鶴卒（年六十二）
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俞曲園成曲園雜纂五十卷。 孫仲容始撰墨子閒詁。	王國維靜安生 鍾文蒸子勳卒（年六十）
四年戊寅（一八七八）		
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陳蘭甫自訂讀書記凡十五卷付刊。 郭筠仙著罪言存略。 俞曲園又成俞樓雜纂五十卷。 王益吾刻乾隆朝東華錄百二十卷成。 嚴幾道卒業歸國。	劉履芬彥青卒（年五十三） 沈葆楨幼丹卒（年六十） 吳可讀柳堂卒（年六十八）
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俞曲園始爲茶香室叢鈔；又有茶香室經說十六卷。 嚴幾道爲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	柳興恩賓叔卒（年八十六）



<p>十年甲申（一八八四）</p>	<p>吳清卿說文古籀補刊行。 王益吾續東華錄四百十九卷成。 廖季平經學初變始是。 康長素始演大同義。</p>	<p>劉師培申叔生 陶方琦子珍卒（年四十） 趙之謙揭叔卒（年五十六） 桂文燦子白卒（年六十二） 徐壽雪村卒（年六十七） 周壽昌苻農卒（年七十一） 陳介祺壽卿卒（年七十二）</p>
<p>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p>	<p>吳清卿印行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嚴幾道回籍，治八股文，納粟爲監生，鄉試報罷。 康長素著人類公理。</p>	<p>鄒容蔚丹生 金和亞匏卒（年六十八） 左宗棠季高卒（年七十四） 張文虎孟彪卒（年七十八）</p>
<p>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p>	<p>吳清卿始從事爲憲齋集古錄。 御史朱蓉生奏參李蓮英，以主事降補。 廖季平編古今學考。</p>	<p>丁寶楨稚璜卒（年六十七）</p>
<p>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p>	<p>張香濤聘朱蓉生至粵。</p>	<p>李元度次青卒（年六十七）</p>

<p>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p>	<p>王益吾皇清經解續編刊成。 孫仲容改商周金識拾遺爲古籀拾遺，重校付梓。 朱蓉生主講端溪書院。 廖季平分古今學考爲知聖、關劉兩篇；經學二變始此。 康長素始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 繆藝風選續經世文編八十卷。</p>	<p>方宗誠存之卒（年七十一）</p>
<p>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p>	<p>吳清卿古玉圖考刊行。 朱蓉生主廣雅書院講席。 康長素返粵。 廖季平在蘇晤俞曲園，至粵晤康長素。</p>	<p>汪士鐸梅村卒（年八十八）</p>
<p>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p>	<p>郭筠仙禮記質疑付梓；又成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 張香濤督兩湖。 王益吾主講思賢講舍。 康長素、廖季平再晤於粵垣安徽會館。是年廖赴鄂。</p>	<p>曾紀澤劬剛卒（年五十二） 潘祖蔭鄭龔卒（年六十一） 曾國荃沅甫卒（年六十七） 黃彭年子壽卒（年六十八） 彭玉璽剛直卒（年七十五）</p>

<p>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p>	<p>王益吾荀子集解刊成，自爲序。 康長素講學於廣州之長興里；新學僞經考刊成。</p>	<p>李垣叔虎卒（年六十五） 郭嵩燾筠仙卒（年七十四）</p>
<p>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p>	<p>王益吾合校本經注四十卷刊成。 孫仲容撰尙書駢枝成。 朱蓉生成無邪堂答問。 章太炎肄業杭州詁經精舍，俞曲園爲山長。</p>	<p>閻敬銘丹初卒（年七十六）</p>
<p>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p>	<p>孫仲容撰墨子閒詁成，又撰札迓成。</p>	<p>洪鈞文卿卒（年五十五）</p>
<p>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中、日之戰。</p>	<p>廖季平爲古學考，有致康長素書。 康長素入京會試不第，歸粵。 清廷下諭燬禁新學僞經考。康長素遊桂林，著桂學答問。 梁任公推本康長素意，爲讀書分月課程。 譚壯飛報且元徵齋，極論變法維新。</p>	<p>陳千秋通父卒（年二十六） 朱一新蓉生卒（年四十九） 薛福成叔耘卒（年五十七） 陸心源存齋卒（年六十一） 李慈銘龜伯卒（年六十六） 張裕釗廉卿卒（年七十二） 孫衣言劭聞卒（年八十一）</p>



<p>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p>	<p>張香濤刊布勸學篇。 吳至父序嚴譯天演論。 嚴幾道始譯原富；又擬上皇帝萬言書。 譚壯飛應徵至京師，與楊叔嶠、劉斐邨、林暉谷同參新政，下獄見殺。 康長素、梁任公出走。 廖季平經學三變始此。 蘇輿爲翼教叢編。</p>	<p>林旭暉谷卒（年二十四） 譚嗣同壯飛卒（年三十四） 劉光第斐邨卒（年四十二） 楊銳叔嶠卒（年五十） 楊深秀漪春卒（年五十二）</p>
<p>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p>	<p>孫仲容撰周禮正義成。 嚴幾道譯穆勒自由論。 濰縣商人初售安陽甲骨。</p>	<p>江標建霞卒（年四十） 黃體芳漱蘭卒（年六十八） 丁丙松存卒（年六十八） 黃以周儼季卒（年七十二）</p>



<p>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八國聯軍。</p>	<p>王益吾刻漢書補注百卷成。 王正儒初購安陽甲骨。 嚴幾道避亂之上海，開名學會，講演名學。始譯穆勒名學；原富譯竟。 唐佛塵起事，被殺。</p>	<p>唐才常佛塵卒（年三十四） 袁昶爽秋卒（年五十五） 王懿榮正儒卒（年五十六） 馬建忠眉叔卒（年五十六） 陳寶箴右銘卒（年七十）</p>
<p>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p>	<p>康長素在檳榔嶼，成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及孟子微。 章太炎煊書刊於蘇州。</p>	<p>譚獻復堂卒（年七十） 李鴻章少荃卒（年七十九） 薛允升雲階卒（年八十二）</p>
<p>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日、俄戰起。</p>	<p>王益吾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 孫仲容爲周禮政要。 嚴幾道爲編譯局總辦。始譯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羣學肄言，又譯甄克思社會通銓；評點老子道德經。 廖季平經學四變始此。 吳至父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 康長素在大吉嶺，成論語注、大學注；又成大同書。</p>	<p>丁立鈞叔衡卒（年四十九） 吳大澂清卿卒（年六十八）</p>

<p>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p>	<p>孫仲容撰古猶餘論成。 劉鐵雲藏龜印布。 鄒蔚丹、章太炎下獄。</p>	<p>劉光黃古愚卒（年六十一） 吳汝綸至父卒（年六十四）</p>
<p>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p>	<p>王益吾刻尙書孔傳參正成。 孫仲容撰契文學例成。</p>	<p>范當世肯堂卒（年五十二） 蕭穆敬孚卒（年七十） 翁同龢松禪卒（年七十五）</p>
<p>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p>	<p>孫仲容撰名原成。 嚴幾道赴英倫，晤孫中山。</p>	<p>鄒容蔚丹卒（年二十一） 費念慈杞懷卒（年五十一） 黃遵憲公度卒（年五十八）</p>
<p>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p>	<p>嚴幾道在滬講演政治學。法意譯竟。</p>	<p>陳玉樹惕庵卒（年五十四） 汪宗沂毀廬卒（年七十） 俞樾曲園卒（年八十六）</p>
<p>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p>		<p>汪鳴鸞鵬亭卒（年六十九）</p>







